敬齋古今黈

附拾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敬齋古今黈

附拾遺

李冶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
叢書尚有海山仙館叢書本畿輔
叢書本皆爲覆聚珍本

敬齋古今黈

御製題敬齋古今黈有序

永樂大典聚書雖多而依韻雜排割裂凌亂以有用之書散置無用誠可惜已茲命詞臣重加校錄裒輯于零斷之餘率多善本古今黈其一也此書目見于元史者凡四十卷今所收雖僅五之一而四庫臚編具有條理仍不失爲完書且辨析疑義折衷釐正尤極精審洵散篇中之最佳者至李治以黈名書惟取義于不外聽予則以黈纊塞聰有合于君臨之道因題什而序之

韻分書割太無端不學從來致浩歎裒散排全資翰苑連珠集腋得神完覃研喜見仁卿字冶著典核應同觀國王看方朔創言蘊古衍雖黈纊塞耳而聽于無聲張蘊古大寶箴語無繹文永惕作君難

敬齋古今黈目錄

卷一
經類三十三條
卷二
經類三十四條
卷三
史類四十六條
卷四
史類三十九條
卷五
子類三十三條
卷六
子類二十一條
卷七

集類四十二條

卷八

集類四十五條

臣等謹案敬齋古今黈元李冶撰冶字仁卿自號敬齋眞定欒城人金末登進士第辟知鈞州金亡後家于元氏世祖屢加禮聘最後以學士召就職朞月以老病辭去事蹟詳見元史本傳此書原目凡四十卷其以黈名者案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注謂示不外聽冶蓋專精覃思穿穴今古以成是書故有取于不外聽之義元史本傳邵經邦宏簡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古今難當因字形相近傳寫致訛文淵閣書目題作宋人則又其攷核之不審也冶此書專爲攷訂而作取載籍疑義一一詳辨其間偶疏者如以目擊道存解孟子不下帶比擬頗爲失倫又論匈奴傳單于乘驟遁逃淳化帖漢章帝書尙沿舊說又論小雅每懷靡及一條禮記鄭注溫藉一條皆參雜韻語成章亦不免涉文人狡獪之習然其記問淹通于千古沿訛習謬之故實能鉤深索隱而洞見其所以然故其說經自漢唐諸儒傳疏以逮程朱緒論皆折衷會通無所偏主其論史及子于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司馬彪令狐德棻歐陽修等紀錄之非楊倞李軌宋咸成元英王砅等注釋之誤無不剖別是正其評詩文于訓詁之異同體製之正變抉摘亦極爲精審在宋元說部中典核可比孫奕王觀國博贍可比洪邁王應麟其他實未有能過之者也冶著述最富今惟測圓海鏡尙有傳本

餘多亡佚。此書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雖不及什之四五。然菁華具在。猶可藉以攷見崖略。謹裒綴排次。依經史子集。以類分輯。各爲二卷。編訂成帙。俾不致泯沒。于讀書者旁參互證之功。實不無裨助云。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　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庶吉士臣平　恕

敬齋古今黈卷一

元李　冶撰

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剛柔仁義。陽陰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則初爻剛。二爻柔。三爻仁。四爻義。五爻陽。六爻陰也。只以乾一卦推之。便盡此理。

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令地正方。則天之四遊之處。定相窒礙。緾謂地體大率雖方。而其實周匝亦當圓渾如天。但差小耳。又地體凝然不動。顯著直方之德。亦得謂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圓。而說卦則云爲天。爲圜。說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則云直方大。

坎卦象辭。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辭。坎不盈。王輔嗣以前爲險陷之極。以後爲險難未盡。雖象爻各爲之說。而中間自有條貫。不可亂也。知此水流而不盈。專指九二言之。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于序卦則未嘗置論。豈于十翼舉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歟。將各有其說。或間有可否于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見翻置者。亦有彼此對待者。必以爲聖人一一而次第之。則殆有牽強之累。必以爲後人所述。特託孔子之名。以取信于世。則是輕以誣聖牘也。與其誣之。毋寧信之。此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聯。悉已如是。因而次第之。以爲目錄云耳。初非大易之極致也。或者欲以此爲義文之深旨。則謬矣。

郭兼山先生說。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別六爻也。所得則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也。所得則老陽老陰之正數也。義固然矣。然兼山先言大數。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當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三十六。又以四揲而一。則得九。是謂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則得六。是謂老陰。如此則爲相應耳。蓋算術凡言幾之者。皆爲相乘。非相除也。

陰陽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爲三百六十。則周朞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相得爲三百六十。亦周朞之日也。借使老陰少陰爲耦。則得四百有八。課于周朞之日。爲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爲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于周朞之日。爲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于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于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于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王弼既注易。又作略例上下二篇。唐四門博士邢璹爲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按禮記內則云。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玄云成童十五以上又云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又後漢楊震傳鸛雀銜三鱣魚（案鸛雀原本作冠雀今據後漢書改正）飛集講堂前鱣音善然則璹自謂年十五始入學也唐邢璹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仁三絕未臻區奧劉安九師尚迷宗旨以劉安而齒孔子邢子可謂不知類矣

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李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

晦庵語錄論周易多說占得此爻爲君子之行則吉爲小人之行則凶是有近于兒童之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何者不然繫辭所謂吉凶者貞勝者也又云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豈有爲小人之行而獲吉者耶晦庵議論必不出此此等直傳聞之誤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攷之司馬遷史記則云嫘力追反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至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

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按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靑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玄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玄囂是爲靑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旣不以玄囂爲少昊。謬謂靑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歷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然黎則今之黎城。史記作耆。何也。豈亦以音相亂乎。皆不可必也。

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寧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注云。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愼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案以興以禮求女者云云。是經文下孔疏。釋蟲云。草蟲負蠜至此。是毛傳下孔疏。李治引之。既稱疏曰。又稱正義。若兩人之說。失于不檢。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卽蝗類。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爲螽。又以螽爲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蠜螣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華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韋。好于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台卬。我。吾。五者一也。而于一二句之內。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心身從異。輕重之辭。

氓之蚩蚩。毛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此殊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攷其詩。則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及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也。夫其人也。又豈有敦厚者哉。若曰。氓之始來也。詐爲是敦厚之貌。而實相誑誘。意或可通。然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媸。又古無道之君。有蚩尤者。蓋以其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蚩蚩爲敦厚。則眞臆說耳。不足據也。

國風方秉蕳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爲外藉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既以盡其交結往來之懽。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

屋甚渠。庭甚除。拱兩手而閒居。何樂如之。廼無所事于閒。乃伐屋而瀦之。犁庭而茨之。扣扣焉。敝筋骨而胝手足。我既無廬。人且無以途。是人也。是果何爲者也。詩皇皇者華云。每懷靡及。每懷靡及。止言常恐不及耳。而毛以爲雖懷中和。猶自以爲無所及。鄭以爲每人懷私。則于事無所及。句之二先生者。豈非無所事于閒。而瀦屋茨庭者乎。鄭雖引春秋外傳以爲說。吾以爲外傳亦各自爲說耳。

古者登車有和鑾之音。謂馬動則鑾鳴。車動則和應也。鑾或作鸞。其義皆同。鸞以其有聲。鑾以其金爲之也。杜預左傳注云。鸞在鑣。和在衡。而毛氏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軾乃車內所憑之物。和在于軾。車動未必能鳴。衡軛之閒。與馬相比。動則有聲。此當以杜說爲正。

角弓。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善讒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猿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號爲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于讒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爲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聞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實勞我心。正指申后爲碩人。如碩人其頎。衣錦絅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爲褒姒。一何所見之偏耶。

詩大明。會朝清明。毛云。會甲也。疏謂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毛云會甲者。非訓會爲甲。以會朝爲會甲也。以會朝爲會甲者。謂其會于甲子之朝也。於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曰。羣后以師畢會。皆會集之明文也。會朝清明。言所會甲子之朝。不待前徒倒戈。已翦殷殺紂。天下翕然。變濁亂而爲清明也。疏謂甲子之朝則誠是。而云會值。則與毛傳悖矣。

生民。或簸或蹂。毛云。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潤也。舂而杵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趨于鑿也。疏引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既釋之。烝之。是其次也。箋義爲長。李子曰。孫毓之言非也。蹂者。挼抄之也。今之舂者。既已簸去其糠矣。必須重爲蹂挼。然後復投臼中而舂之。先蹂後簸。自爲次第。然今蹂字次簸而言。則是未簸以前。將舂之際。蹂雖不舉。其蹂自明。又既簸且蹂。必將復舂。再蹂舂。足以見趨鑿之意矣。孫取鄭說爲長。則必以蹂爲潤濕。富之。以蹂爲潤。匪治攸聞。案鄭箋以蹂爲潤濕。取柔字爲義。孔疏以蹂爲蹂踐。以本字爲義。此以蹂爲挼。抄。則蹂當改揉矣。于義未當。朱子集傳。謂蹂未取穀以前之訓解。既明。于詩之敘事。亦失其次。附識于此。不

卷阿篇。似先公酋矣。鄭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說者曰。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說者之言非也。士事也。公功也。先達例有此解。蓋先公卽是先王之功。

釋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

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荷天之休。傳曰。球、玉。綴、表旒、章。箋云。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斑也。執圭搢斑。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繸焉。擔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鄉。疏云。毛以爲湯受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鄭以爲湯受二玉。與諸侯會同。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于繸。釋文。繸。所銜切。絳帛。韻書史炎切。旗幅爲繸。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瑟。口詠其辭。而以琴瑟和之。所謂絃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彷彿于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

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言若之何不弔。所以致不敢不弔之意耳。以文勢觀之。其旨自見。杜註不弔。乃云。不爲天所愍弔。誤矣。襄十四年。衞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于衞。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曰。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執事。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謂若之何不弔。與弔宋之語。其意一也。杜于衞獻公無所釋。而于宋則遽謂不爲天所愍弔者。豈以爲莊公之傳已有此解。而襄公之傳不煩複說歟。以爲衞獻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天實爲之。故獨謂宋公不爲天所弔歟。求之二說。俱不可得而通也。跡夫弔宋之語。至于若之何一句。則止容有天不愍弔之義。而厚成叔既云若之何不弔。而其下方致弔辭。則不弔之語。必不主于天也。且客弔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已懇。以相慰諭。然後弔禮成

焉。謂天作淫雨害于粢盛。指彼事也。謂若之何不弔。道已懇也。今俱以爲指彼事。無乃鬧乎哉。若曰。淫雨由天降災。上天所當愍悼。若之何天不弔。宋播越由人失德。上天不當垂鄙。若之何魯不弔。衞宜事異而辭同。此又兒童之見也。夫天降災害。所以警人君也。播越固由于失德。而天作淫雨。安知其不由于宋君之失德乎。論事初不當如此。但因天作淫雨。輒以不弔主天。徵之事則有窒。審之文則不完。故爲辨之。

左傳僖公六年。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而孔穎達疏尙書于微子之命。不信史記。以爲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于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以爲穎達之言未必是。遷之言未必非。蓋大夫衰絰。非著衰絰。必齎持之也。許公使大夫齎衰絰。士輿櫬。微子所以如是。則齎而輿之者。必其從者也。宋世家又謂持祭器造于軍門。所謂祭器者。雖不必備計不一而足。亦當令從者持之。喪服櫬柩簟篨之類。皆屬諸從者。則左牽羊。右把茅。亦從者之事。決非微子兩手牽把之。穎達以手縛不能爲用。爲司馬遷之失。此非遷之失。乃孔氏之失也。然史記與左傳所載不同者。蓋其所採錄有或詳或略云耳。

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杜注。鋌。急走貌。孔疏云。鋌文連故爲疾走貌。治曰。鋌之爲文。安得爲疾走之貌乎。孔說以連文言之。曲矣。鋌。挺古字通用。挺挺。勁捷也。勁捷卽疾走之貌。

昧爽丕顯。後世猶怠解者以爲昧旦未明之時。已大明其德。此說恐非。蓋古先明主。憂勞政治。當其昧爽之時。已茲已大明矣。祖宗勤勞如此。而子孫猶復怠惰。今說乃云。未明之時。能大明其德。豈大明其德又有時乎。

春秋左傳。鄭人畏其又遷也。承或以承爲語佐。非也。古字通用。蓋承卽懲也。懲義雖近于畏。然所畏者在後。而所懲者在前。故兩言之。讀者當以承一字爲句。

國語。楚觀射父爲昭王言祭祀云。祀加于舉。且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八咳數以奉之。又鄭叔伯爲桓公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咳極韋昭注云。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爲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咳。備也。數極于咳。萬萬兆曰咳。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垓之數也。李子曰。以定名論數。宜從古率。以攷數論數。宜從今率。蓋億萬之數。今率必盈萬萬。而古率秖以十之而已。十之者。一進位也。是其循前後之名則順。而其爲數則局促而易窮。謂盈萬萬者所進之位。又有二等。一則萬之後。億之前。四進位而一改名。一則凡億之後。須八進位而一改名。是其于前後之名。或苦參差不齊。而其爲數則廣大。而爲用則不可以遽窮焉。蓋數有通率。有進率。退率。不可一槩論也。自一二三四而至十。此數之通率也。自一十百千而至于萬。此數之進率也。自分釐毫絲而至于忽。此數之退率也。其進數無窮。而退數亦無窮。今且以進數言之。自一至十爲通率。固不必論。自十至百。自千至萬之類。爲十進亦可。

爲一進亦可。夫一與十不曰始終之極歟。不曰相懸之甚歟。然得爲一進。而又得以爲十進者。爲有進率而又有通率也。然通率猶子而進率則猶父焉。父統子業。故取一進位而不取夫十進位也。自十至百猶不拘于通率。而況自萬以上乎。故自萬以前每進改名。自萬以後雖用進率而其名或改或不改。是以有古今之別也。自萬至億一進而改名者。古率也。四進而改名者。今率也。自億至兆以上又與此不同矣。自億以上依古率則一進而改名。依今率則至八進位然後得改名也。故今之算數自一至億凡八進位。自億至兆亦八進位等而上之。至于京垓秭壤溝澗正載皆若是而已矣。韋昭注前已著賈唐之說。後雖復引鄭司農古數之語。而卒言萬萬兆曰垓。則昭之意實用賈唐說耳。史伯論數云十百千萬億兆經。垓觀射父論數云百千萬億兆經。咳垓咳古字通用。今作垓。亦作陔。皆同經。亦數也。今算術大數曰億兆經。垓邵堯夫皇極數千億兆之後。卽繼之爲京。求之音義經正爲京耳。而韋昭注云經常也。經固訓常。而非史伯觀射父之意也。詳國語本旨。自十百而上皆進一位以命數。昭不及此。而遺經誤解。已爲背戾。乃復云萬萬兆曰垓。則是于古今之數兩俱不得其說也。爲韋注者。奚自而宜。宜云萬萬兆曰經。萬萬曰垓。則得其正矣。

公穀謂春秋日之者皆有事。籍未敢必。春秋雖經。其實史耳。史固有應日而不得不日者。有不應日而自不須日之者。亦有二事而俱在一日者。有事大而非日所能攝之者。固不可一槩論之。況年世寖遠。簡編蠹壞。不無脫逸重複。又安可盡以日與不日。執爲春秋大旨乎。

敬齋古今黈卷二

月令日在營室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有三十度總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辰各得四十二分案各得上今注疏本無辰字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惟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李子曰度不別爲一百分而別爲九十六者取分下之全數耳若以一度爲一百分則五度四分度之一通分內得五百二十五卻以十二辰分之則辰各得四十三分七釐五毫亦爲四十三分四分分之三也曆法雖有小分小移然此四分度之一本以零數難計故分割之時欲得全分今于分下又帶零數則無再分必欲再分則其數轉煩所以度別爲九十六分而于除之時每辰之下各得其全數也

禮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溫止謂習熟耳而鄭云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者也詔或爲紹釋文溫紆運反疏云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爲承藉案自爲今注疏本作以自又內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止謂和洽耳而鄭又云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釋文溫於運反疏云藉者所以承藉于物言子承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鄭孔全以藉解溫恐未盡善蓋韜者櫝也所以覆藏藉者薦也所以承托韜藉乃涵養重厚不露圭

角之意故前史謂有局量不令人窺見淺深而風流閑雅者爲韞藉唐明皇陳樂于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韞藉又德宗好文雅韞藉而柳渾賓客輕脫無威儀上不悅以是罷相韞藉之說如此今乃以膚藉解韞櫝于義何安乎輕改音切理既支離指韞爲藉益又可疑前人信之不敢譏後人畏之不敢違其誰知千古之是非

內則馬黑脊而般音班臂漏鄭注云漏當爲螻螻蛄臭也螻蛄之臭大低爲土氣也居土者多以此爲名故以蛙爲螻蟈蟻爲螻蟻

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盡天地之精微謂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祇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復菽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養之至也孔孟言之詳矣內則言事親則曆數饘酏酒醴棗栗飴蜜堇荁枌榆兔薨滫瀡脂膏之屬及夫羹齊醬醢之目膳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膾桃攢柤之名麋腜豕軒辟雞宛脾之別其事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而辭費義贅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闡明禮經之旨也竊意漢儒雜採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所尙筵合曲禮王制擅醲竹帛以射時取資耳案擅醲原本作檀醲不可解攷宋章衡編年通曆序云諸家淺陋擅醲陳振孫因革禮跋云繁簡失中以擅醲日之則檀醲當爲擅醲之譌今改正

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蓋推敬嚮仰之義卑者之于尊者所當如是而今俚俗無問老幼無擇賓主悉行爲不當然卑者輒爲尊者背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爲不當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

來尊壺者面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客有執謙者不敢擅居尊者之禮因以爲之辭曰不敢當此盛意後生不悟轉相傳承遂以面鼻爲不當焉

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金石竹匏土革木七音乃世間自有之物惟絲不然必蠶于桑者之手而後成焉世本及桓譚許愼皆云神農作琴而蔡伯喈琴操云伏羲作琴夫有琴則必有絃有絃則必有絲絲之爲用當不專于絃索蓋以織縑帛製衣服而爲之主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說者曰軒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然則羲農之世其無絲也審矣此時無絲又焉得以爲絃索者乎吾謂蔡邕及世家諸家之說皆妄也絃索之音必自夫黃帝時有之或者難予曰羲農之世果無絲則易胡云乎庖羲氏作結繩而爲網罟曰遂古悠遠是之與非非我輩所能悉大槩曩之所爲繩非若今之所爲繩也嘗觀之類皆得爲之豈可以網罟而擬絃索哉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鄭說恐非不足止是無厭謂人欲無厭譬之大水奔放衝激必有以障之此坊記所由作也

中庸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鄭氏謂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案讀如今注疏本作讀爲傃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班孟堅藝文志作索隱行怪顏師古注云求索隱暗之事石林先生以班鄭俱爲臆決云素當作素王之素謂無所爲而行怪也李子曰夫有所爲而行怪則固姦人也無所爲而行怪則直下愚耳安能使後世有述乎此素當同不素餐兮之素孔子曰隱居求志未見其人

舉逸民。天下歸正。又曰。作者七人。說者以爲石門荷蕢之徒。又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隱逸者初非孔子之所擯也。然而孔子之所與者非庸庸者也。必也身有其德而退藏于密。始得謂之隱者也。彼無一德之可取。而徒窮蹙于寒鄉凍谷之中。是則素隱者耳。素隱而行怪僻之事。庶乎後世之有傳焉。宜吾夫子之弗爲也。行怪者。不至于僪譎誕幻之屬。凡怪僻崖異。有不近于人情者。皆得以言之。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僪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同扶佛反。（案。扶佛。今注疏本作扶弗。）猶僪也。僪。九委反。鄭以費爲僪。僪卽違拂之意。謂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過庭錄說費卽顯也。讀如惠而不費之費。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爲闇然而日章。意謂雖隱而能顯云爾。康成則全屬上文。故獨明隱操而改其字。過庭則兩屬上下。故推廣隱德而倒其語。費實費用。今改讀拂音而訓之爲僪。中庸本無此意義。君子之道費而隱。不言隱而費。又何以爲闇然而日章乎。二說俱不得其當。晦庵謂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首下章而爲之說。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若晦庵之說。是眞得子思之旨者也。易曰。神无方而易无體。

絜矩之道。鄭云。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案。常執今注疏本作當執。）釋文。絜音結。其注中挈也。之挈苦結反。晦庵則復援引莊子。荀子之注云。絜圍束也。謂以物圍束爲之則也。音戶結反。李子

曰鄭朱兩說俱未爲得絜直當作挈字讀之矩者正方之具物有四隅吾挈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也故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也鄭說本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之說遂有蛇足之患晦庵乃引莊荀以絜爲圍束圍束其矩是何等語耶借曰以物圍束爲則而其則矩二字亦不可相屬借又曰絜爲則而矩爲法例言之以爲法則而其法則之道亦不成語也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複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鄭氏注禮記刪竄改革惟意所如純于爲逸則似太拘純于爲玄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矣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冶曰孔注是邢疏非此蓋謂先德行而後言語也先行斷句其言而後從之者猶云而後其言從之邢乃謂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殊無義理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王漳南辨而有二字羨文此說甚善然有此二字亦通蓋二有字皆繫上一不字爲義鮀之佞巧言也朝之美令色也苟無祝鮀之巧言宋朝之令色在于今世必不能免蓋言時世濁亂莫不惡君子而喜小人而邢昺云子魚有才故時世貴之朝美人而善淫故時世疾之如是則苟有祝鮀之佞者使可以爲子朝之淫矣因文攷事大害義理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或者以加假聲得相借。或以五十作卒。皆無然之說也。大抵論語所載。則是未繫易時語。而司馬遷所記。則作十翼時言之也。言本不同。乃欲強比而同之。宜乎若是之紛紛也。二說雖不同。然而謙抑之詞。則一焉耳。夫聖人生知。寧復有大過耶。寧復有不至于彬彬者耶。猶有是言者。所以爲學者法也。張籍書與韓退之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之說。不若著書。退之答曰。化當時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而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不能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退之于二家攘斥之切。曾不肯以暫舍。而顧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穎達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按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升三十。計爲縷二千四百。此布之極細者也。古以此布爲冕。故謂之麻冕。當孔子之時。其冕務爲純質儉約而已。所用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尙純儉。故違古而從衆也。穎達以純爲絲。不知別有所出否。

原壤夷俟。謂其放蕩無禮也。馬融說。以夷俟爲踞待。姑見其無禮之狀爾。至邢昺又以爲伸兩足箕踞。以待孔子。故孔子以杖叩其脛令不踞。此雖有理。其實未必然也。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所以扞外。正牆面而立。謂其背

治內之道。反而面乎外也。治曰。此說非是。牆面秖謂無所見耳。又何限乎內外之閒哉。

孟子。吾不惴焉者。謂不使之恐懼我也。古人爲文。有此等語。今詎能容爾耶。

孟子。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于人心獨無恔乎。比固親比之比。釋爲及亦通。謂比及變化銷鑠。晦庵解比爲爲。竊所未喻。

列子湯問。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方。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北。無隴斷焉。孟子公孫丑篇。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趙云。龍斷。謂埠隒斷而高者。丁云。按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肯綮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壟斷而高者。詳審衆說。張音。陸解。正與列子合。今當從之。斷則斷絕之處。俯臨低下。所以爲高也。丁說雖通。而于斷義稍疎。

孟子。兄戴蓋祿萬鍾。戴蓋秖是乘軒。

孟子云。富歲子弟多賴。賴者有所恃而爲善者之稱也。漢高祖自言。始大人常以臣亡賴。張釋之傳言。文帝謂上林尉亡賴。乃不善之稱。然今人反以凶惡無所顧藉者。詆其人爲賴子。是又不知何說也。五代史南平世家云。荊南地狹兵弱。介于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荊南。高季興從誨父子。常邀留其使。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苟得無愧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從誨爲高賴子。卽歐公所論以無賴爲賴子者。當是俚俗略言之耳。非復本孟子所謂多賴之賴也。許愼

又謂賴。利也。無利入于家。故云無賴。此說予所不取。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萬物皆備于我。則焉知萬物之中。不有至惡者存乎。動心忍性。則焉知一性之內。不有不善者存乎。此與性善之說。殆若胡越焉者。何也。蓋謂萬物皆有效善之質。一心獨爲持性之主云耳。不深探孟子之旨。而徒爲性善之說。是誤父之而不知其氏者。雖終身學而吾以爲未嘗學也。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趙臺卿以爲帶近于心。意謂道不離心。心不離道云耳。然而道之在人心也。使孟氏而雖不言。其誰不知此乎。禮。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孟子雖獨舉不下帶。而亦互明之。蓋謂于其上下兩間。瞥而見之。道已有所在矣。此與孔子之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案雪子原本作宣子。今據莊子改正。文則異而意則同。彼所謂目擊者。不待言語而得之者也。此所謂不下帶者。不待上下視而得之者也。

左右二字。從上聲則爲兩實。從去聲則爲從己。此甚易辨者也。今人皆混而爲一。不惟不辨其聲音之當否。至于禮數儀制。亦復倒錯。而世俗悠悠。皆不恤也。爲禮之家。欲以左爲上則左之。欲以右爲上則右之。原其所以然。亦從來遠矣。

人文盡于六經。今禮部韻略中。俚俗字備載。而六經中字。遺闕者甚多。此非有司之失。自是我輩之過。

晉郗超之郗。則讀如絺音。郤詵之郤。則讀如綌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予兒時讀李翰蒙求。先生傳授。皆讀郗作卻。長大來始悟其錯。俗又讀郗作客。可笑。

世俗有孤負之語。孤謂無以酬對。負謂有所虧欠。而俚俗變孤爲辜。辜自訓罪。乃以同孤負之孤。大無義理。

一飛冲天。志在冲天。鸞鳳冲霄。冲霄之舉。冲本蟲音。古今人悉用爲充音。二字古必通用。不然。則前人既誤。後人不加省察。狃而承之耳。

如若一也。然有時而爲異。彼如是。吾亦如是。因之以如爲往。如棠觀魚之類是也。彼若是。吾亦若是。因之以若爲順。欽若昊天之類是也。是以讀書者。貴反覆求之。

決字俗皆作決。蓋爲韻所誤。此字正當作決。而韻解決。則謂水流行解決。則謂決斷。不知有何所據。而別爲二義也。易夬決也。剛決柔也。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不以齒決之。古書中無有作決者。顏元孫干祿字書。分通正俗三等。如決等字。乃所謂俚俗相傳而非正者也。學者不可不知。

愆過尤。皆甚之辭。事無美無惡。甚之則皆爲過。行無是無非。甚之則皆爲尤。尤與過。皆甚之之辭也。故老子去甚。仲尼不爲已甚。

爽之一字。既爲明又爲昏。所以精爽爲魂魄之主。介之一字。既爲大又爲小。所以儐介成賓主之歡。貴介公子。則介爲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爲小。亂臣十人。則亂爲治。亂邦不居。則亂爲危。飲酒溫克。則克爲良。克伐怨欲。則克爲狠。擾兆民。則擾爲安。庸人擾之。則擾爲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爲恕。忍人殘忍。則忍爲暴。媚茲一人。則媚爲忠。取媚于上。則媚爲佞。父母昆弟。則昆爲長。垂裕後昆。則昆爲後。皇極。則極爲

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爲貧病夭惡之稱。

古人文字。有極致之辭。若以不敢爲敢。以敢爲不敢。以不顯爲顯。以無念爲念。以無寧爲寧。皆極致之辭也。世俗以可愛爲可憎。以無賴爲賴。以病差爲愈。亦極致之辭。

敬齋古今黈卷三

后稷、摯、堯、契四人同爲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于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夭。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爲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脫誤。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從。湯以爲相。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然則必有道而不肯以輕出者。謂之處士可也。中無所有而尸處士之名者。索隱而行怪者也。故杜牧之送辭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其在山也。非頑如水石也。其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論人若牧之。則可謂不失名實者矣。而今也畫工鑷師。人人得而稱之。人人得而與之。彼其畫工鑷師。果皆伊尹之徒哉。

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遂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爲非是。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丘明筆。中間事同而語異者幾半。蓋當纂集之時。其文字重複。不能具載。或具于此而闕于彼。或著于彼而沒于此。緝之爲春秋傳國語二書。各自爲義。所

以一事二說爲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爲冗複。此在史筆。最關利害。不可不深察也。倉公淳于意傳。案倉公上原本有太字。今據史記刪。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史筆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案云意原本作意云。今據史記改正。皆詣理。可爲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史經之亞也。煩猥則不足以傳久。且事之有可簡者。猶須簡之。況言乎。其有文賦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切于天下國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比。文雖多。亦不可以不盡錄也。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乃爲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簡策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在左氏春秋傳有之。在遷史故無此例。若以爲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跡明白乃爾。兩者皆無所據。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司馬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隨其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遷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以子我爲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而李斯上書二世云。田常因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蘇子摘遷之妄也。史筆承疑。一時誤錄。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傳。與李斯傳。所繫者大。非若游俠貨殖之比。自可審擇而詳攷之。而于一人之身。既以爲叛臣。又以爲節士。使後人何所取信哉。

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二女莫對。惟徵在曰。從父所制。已而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而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聖人也。紇則聖人之父也。徵在則聖人之母也。其始成婚。家語載之如此其詳。司馬遷輕以所聞誣之。其罪大矣。

老子傳。君子得時則駕。不得于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謂逐隊而趨。若蓬顆然。隨風積聚而東西也。一曰。累平聲。讀謂累累然。累累亦積累之意。說者或以爲戴笠而行。亦何紕繆之甚。

渭上翁公論。史記子政說云。邯鄲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期音基。大期者。周歲十二月也。太史公傳特著此者。所以證諸侯之史之妄。世傳之非。李子曰。大期之期。止當如字讀。不當音基。期謂生產時限耳。今音基而解作十二月。甚與本文相戾。渭上翁長于史學者也。所著公論。誠公不誣。但此段可削去。

史記載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長男往救之。既進金于莊生。俄而聞赦。以爲赦則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復見莊生取之。辭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有赦。楚王大怒。遂殺朱公子。其長男持弟喪歸。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治謂此事不可信。驗之史。蓋朱公初欲使少男往。長男以己家督不使。慙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長男行。且遺書所善莊生。曰至則千金聽其所爲。莊生素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乃以星變說王下赦令。夫以陶朱公之智。在父子間。有性命之急。審知少男可使。長男固殺

弟。乃因長男奮激之故。更無一語以解譬之。便爾捨棄中男。是豈有父子之情哉。此其不可信者也。莊生以廉直名一國。脫不廉直。朱公必不與善。國人必不師。廉直如此。而以孺子取金之故。遽生褊心。橫出詭辭。以殺所善之兒。則爲莊生者。亦不仁矣。且莊生誠愛人之金否乎。誠婦勿動。則誠不愛人之金也。誠不欲殺人否乎。勸王修德。則誠欲救人之死也。誠不愛金。誠欲救人之死。雖無所受書于朱公。無所得金于長男。猶將匍匐而前。而今也有可以活人之術。因金去已。而致人于死。又深負朱公所以付託之心。是烏足以語廉直哉。此又不可以信者也。有不可信者二。而讀史者皆信之。以事奪理。以辭奪事而已。學者毋以事奪理。毋以辭奪事。則其是非信否。雖在百世之上。當自有以見之。

廉頗三遺矢。或謂所挾之箭。三度遺之。或謂矢陳也。欲有所陳。三度遺忘。或謂矢卽矢溺之矢。一飯之中。凡三遺矢。言在坐不能自禁其汚穢狼藉。三說皆謬。廉頗智將。非鬬將也。時方閒處。兼同使者餐飯。不應三遺箭也。皐陶矢厥謨。矢雖訓陳。妄之史筆。貴于辭達。三遺陳已不成語。況以矢轉訓陳乎。惟矢溺之說爲最近。然非在坐不能自禁也。只是比及飯畢。三次登溷耳。誣其老而氣弱。臟腑虛滑云。

父命子亦得謂公。晁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諠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案。口語漢書作口讓。師古注云。讓責也。此依史記作口語。今仍原文。）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錯時爲御史大夫。三公官也。錯父謂錯爲公。豈以子貴而呼之歟。抑公亦而汝之類也。

史記尉佗傳。太史公曰。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李子曰。此誤也。嘗云。東閩興兵。南越動搖。按傳云。初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又佗爲書謝漢曰。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又云。建元四年。佗卒。其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胡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于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于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因遣太子嬰齊入宿衛。據此則其相攻者。閩越與南越。非甌駱也。其後呂嘉敗越桂林監居翁。始諭甌駱屬漢。跡甌駱始終未嘗與諸國相攻擊。何得云甌駱相攻也。又閩越未攻南越時。嘗發兵圍東甌。則是甌閩相攻。亦不得爲甌駱相攻也。甌駱相攻。乃在數年之前。了無與于南越。而嬰齊何爲而入朝乎。或曰。南越也。東甌也。西甌也。皆甌駱之屬。故云甌駱相攻耳。審如此說。義亦未宏。東閩。乃大禹之後也。南越。乃越佗之孫也。各自割據。何得併爲甌駱之屬乎。或者又曰。東閩南越。皆甌駱之地。二國雖殊。亦可謂之甌駱相攻也。此亦未爲通論。借使壤地相接。得以通稱。而相攻之說。亦無從發。若東越先攻南越。南越亦復報伐。謂之相攻可矣。今東越舉兵擠擊南越。南越束手稟命天子。謂之相攻。不亦悖乎。

尉佗傳。犂旦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犂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治曰。犂開也。取耕墾之意。或以昏明分色雜言之亦得。今釋爲結意。甚無謂。徧討傳注。初無以犂訓結者。又云。結猶連及逮至。則益又

穿鑿矣。漢書作遲旦。遲讀如緻。待也。犁旦或作黎明。又或作邈明。邈則遲也。書傳中又有詰朝質明之語。詰朝猶問人曰明未。亦遲旦之意。質明實明也。又或爲交質之義。

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又云。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劭曰。眩相詐惑。從應說。則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之亦通。

史記貨殖傳。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輕輳。不肖者瓦解。則字衍文。

漢書注。準音拙。今韻中準字亦兩音。果兩音俱通。漢書注自當並出。而單發拙音。是亦好異之蔽也。譬如閉門之閉。本讀音蒲。又方結切。苟與人語。專以閉門爲入聲。不惟他人不省。亦未有不笑者矣。字類此者甚多。正可隨俗呼之。

前漢趙過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耕而不犁。後世變爲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爲之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云。孔子言犁牛之子騂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犁。李子曰。石林說趙過以前已用牛耕。誠是。然方說冉伯牛司馬牛名字。而復遽云犁牛之子云云。何其說之不倫也。犁自是雜文。今呼貓犬之類毛色之雜者。皆謂之黧。古字少。凡音相近者。皆得通用。而石林以駁雜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眞誤矣。

漢元字。前書一見。後書三見。前書則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後書則安帝時。耿宋閻氏。貴盛。翟酺上疏曰。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

未有等比。（案。等比原本作等此。今據後漢書改正。）又桓帝時。郭泰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沖。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常勸其仕。又靈帝時。竇武白太后。欲悉誅宦官。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元始也。漢元以來。謂漢始得天下以至于今也。其後書三見。略皆一時語。其前書所見。則予竊有少疑焉。高祖卽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今以三十年爲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一何如是之多耶。豈天家子孫。有異于凡人歟。不然。何爲六七世之閒。而生息之夥。至十有餘萬也。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閒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劉歆說三統厤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蓍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于後世。至于章蔀發斂之術。則羲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爲妄取厤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爲辨之者。深可恨也。

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爲一次者。有以三宿爲一次者。或者謂四五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有定論否。前律厤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

其測望之時。遠近疏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案輿鬼原本作輿鬼。今據晉書改正。今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定爲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于正中者。皆得與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于是但視諸星運轉。即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率皆強名之。故謂其術爲綴術。所爲綴者。非實有物。但以數強綴緝之。使相聯絡。可以求得其處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強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殷四時。亦既名之爲宿矣。又從而分配四方。爲鳥獸之象焉。此所以所占之度。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正。天星可以強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亦可以減之。而其外。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爲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爲九十度有奇。次別居二。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爲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于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不爲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蓋其妙達無方。以神道設教。奇耦錯綜。中有深意。于其測望之時。略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今古厤法。所以參差不濟。且不能以行遠者。無他。蓋由布算之時。不論分秒之多寡。悉翦棄之。定位之時。不察八宮之淺深。遽強命之。積微成著。所以寖久而寖舛耳。前軌既差。後車復繼。而曾不之悟也。乃更過

求小巧以取捷。七政何由而齊乎。

漢書刑法志。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臏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鑽。鑽去其臏骨也。鑽音子端反。予謂鑽鑿二物。皆施之于臏也。韋以鑿爲黥刑。誤矣。黥復何事于鑿。又顏讀鑽爲平聲亦誤。志所陳刀鋸鑽鑿等。莫非指器物而言。鑽作平聲讀。則非器也。乃用器耳。鑽去聲讀之爲是。

溝洫志。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上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負薪填之。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捷。菑灼曰。淇園。衞之苑也。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按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師古曰。捷音其偃反。志又云。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其末曰。隤林竹兮捷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師古曰。隤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捷也。石菑者。謂垂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菑亦垂耳。音側其反。義與插同。又史記河渠書云。頹林竹兮捷石菑。如淳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菑。韋昭曰。捷。柱也。木立死曰菑。冶曰。捷誠如如淳之注。如復云。有石以石爲之。謂以石爲捷也。捷字前漢作捷。史記作楗。古字通用。無所不可。然作楗者爲優。按韻書。楗。闑。鍵。同音。乃關閉之義。今填塞河決。以竹爲楗。正與此意相應。故韋昭以楗爲柱也。菑有三說。師古以爲垂。韋昭以爲木立死。如淳雖無說。而謂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菑。是作災字讀也。如說亦長。顏韋俱短。歌所謂林竹者。即上竹楗也。所謂隤者。即竹楗爲水所摧倒。竹楗既倒。而石楗亦被災也。災字又與災字協。此說爲長。顏意以隤爲墮伐。伐得此竹以爲楗。且垂石焉。此意雖通。而楗石垂之辭既不可得而通。

兼菑字實不訓酉。單意亦以爲伐竹作楗。楗間著石。如立椳然。案。椳字前引韋昭注作菑字。此又作椳字。前後互異。考詩大雅其菑其翼。毛傳云。木立死曰菑。作菑字。爾雅釋木云。立死椳。實作椳字。李治蓋兼用爾雅之文。今仍之。來字音离。椳字亦得爲協。此義雖通。而石字則贅矣。故予以爲二說俱短。

漢書陳涉傳曰。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注引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與史記服注不同。史記服注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蘇林曰。第、且也。治曰。服說藉假。蘇說第且。是也。應說名藉。服說次第。非也。第本訓但。但亦且意。此言藉第令無斬。猶云假且使不殺。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卽碌碌。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石人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而不死也。

張文潛書鄒陽傳云。鄒陽傳稱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王長君。長君入言之。案。王長君原本作竇長君。考鄒陽傳所說。實王長君。卽蓋侯王信也。竇長君乃竇太后之弟。與此事無涉。今改正。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袁盎事也。而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梁王游戲事在前。非

勝、詭事也明矣。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李子曰。凡人行事。有主之者。有簉從者。有遂事者。據二傳所載。蓋安國兩見長公主。但所以見之者不同也。其救游戲事。必主安國。在他人無所與。故獨見于本傳。其求解殺盎事。必主鄒陽。而安國特遂事焉。故安國之見長公主。不具于本傳。而略附于鄒陽傳中也。宛丘以此爲班固之誤。冶以爲不然。二事較然明白。班固良史。不應遺忘至此。

衞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衞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衞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衞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霍去病。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衞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史又云。子夫幸有身。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李子曰。衞霍皆淫婦人所生。夤緣中宮爲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于君子小人。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少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于霄漢之表。以致敗衂者多矣。寧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爲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觀史筆所著。則二子之所遭遇。槩可見矣。

衞青傳。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冶曰。生獲不當言級。此顧上斬字爲文。而顏顧捕字爲解。誤也。既言斬。復言捕者。先捕得最後斬耳。

師古曰。最亦凡也。此說不通。下連言大將軍青凡七出。則最不得爲凡。最者。功最之最。言功之最大者也。上文曰。詔青尙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于此云字下發注。又以最字獨爲一句。恐不合班固意。愚以爲云字當下屬。不當上屬。云最者。云功之最大者也。故前最最大將軍。後最最票騎將軍。

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孔道止謂大道也。

霍去病傳。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倘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師古雖破服音。然依服音讀。其義亦通。而顏直不取者。正用荀紀文耳。此二字集韻亦皆收入去聲。蓋與顏意同也。老杜詩悉作平聲。則皆用服注也。案。杜詩。如將軍獨數漢嫖姚。恐是霍驃姚。皆作平聲。而王維詩。漢家將賜霍嫖姚。李白詩。獨有霍嫖姚。亦俱作平聲。不獨杜詩爲然也。驃騎之騎。今世皆作平聲讀。又不作飄音。而直作幖音。則又異于服音矣。

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治曰。今回紇人善畜騾。騾有日行七八百里。不必驢種馬子。乃自有騾種耳。其騾生時。須剖母腹。亦有不剖而生者。然其力不及殺母者。單于所乘。必此輩也。以騾堅耐。馬易乏。故不乘馬而但乘騾也。羸字。接韻作羸。或者羸與裸字同音。羸羸聲又相近。故借用之。不爾。乃印本之誤。案。單于自乘善走羸云云。恭讀評墜闡要。以騾非塞外所有。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實足破千古史家虛僞之說。李治此條。尙未免囿于隘見。謹附訂于此。

約軽齋。絕大幕。治曰。絕字。李廣傳。南絕幕。師古曰。絕。渡也。

李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一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李子曰。謂士氣不起。及士身不時起。皆非。正謂鼓音不起耳。不起。不振起也。李賀詩云。霜重鼓寒聲不起。蓋用此語。

司馬長卿。揚子雲。皆蜀人。能文而吃。玉壘銅梁之氣。于茲二人獨厚之以游、夏之才。而又吝于宰我、子貢之舌。何歟。美之所鍾。吝于其際。雖聖智無得而兼之。卿、雲而有予、賜之辨。則造物必不復予之以言、卜之學矣。曰。吾爲游、夏乎。吾爲予、賜乎。曰。其亦游、夏而已矣。晉世太叔以辨洽稱。摯仲以辭翰聞。每至公坐。叔談。仲不能對。退著文難叔。復不能答。相與紛然。然叔也無可紀。而仲也多所錄。于是仲爲勝。由叔、仲論之。卿、雲之吶吶。雖無取于一時。而黼黻河漢。固無廢于千萬祀之文章也。案。晉書摯虞傳云。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于世。此書所引即此事。其稱摯仲者。蓋以虞字仲洽。故舉叔、仲爲文。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定計遺脫。與煎巂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詭必得。案。羌靡書趙充國傳作羌靡忘。請罷屯兵。奏可。京房爲魏郡太守。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充國、房皆有自詭語。自詭。妄意也。蓋謙辭。漢元帝時。西域初置戊校尉。己校尉。說者或云。戊己。土也。土無正位。或云。土居中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以治諸國。李子曰。前說非是。後說近之。而不得焉。戊己居中。政取中國之象。以制四夷耳。何但居西域之中。以治諸國乎。

中山靖王勝傳。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微也。治曰。幼、音窈。眇、如字。幼眇。猶言幽咽也。

黃霸爲潁川太守。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張敞奏霸以爲挾詐干名。霸又薦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且令受丞相對。霸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李子曰。聖賢不能違時而能順時。苟非其時。而強爲之。不仆必顛。觀霸之始爲潁川也。其用志亦遠矣。既爲丞相。蓋將使天下之廣。爲一潁川之治也。而宣帝之心則有異于是焉。宣帝爲政。務欲使天下之人。雖一毫髮之細。蔑敢有欺于我。生殺予奪。惟我所欲。是則宣帝之心也。霸乃欲班布教化。一如潁川時。則所謂東南兕而西北矢也。庸烏得而合乎。若張敞之刻峭。則眞與宣帝同之。故出一言以劾霸。而霸不復振。亦理勢之常也。敞舍鷇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以聞。而敞遽奏之。帝遽信之。而霸以是疎。何帝之不諦如是甚耶。夫霸之神鷇雀也。此亦微瑕細類。初不足咎。況欲以聞之。而實未以聞乎。帝乃以此罪霸。至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則宣帝之于大臣。恩亦薄矣。蓋宣帝之心。與霸本殊。雖以一時之譽而相之。其論議大事。必多有以忤意。特無以爲名誚之耳。一聞敞言。則謂霸之所爲。皆無事實。張皇布濩。秖以虛名撼我。今又以鷇雀自爲治政美應。則其佹僪欺君。其來審矣。可不黜之乎。此所以疎霸而無疑也。噫。常人之情。與己少同則親。與己少異則疎。自古及今。其孰不然。何獨漢宣帝一人而已哉。吾姑借霸行事。以明夫人情同異之別云。

東坡論黃霸以鷇爲神爵云。黃霸本尚教化。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凰。蓋可疑也。治以爲不然。夫

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者。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爲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眞過論矣。盍亦思夫霸之時。得爲稷、契之時乎。潁川之民。得爲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爲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獷驁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小數之假。所以爲大道之歸也。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潁川之鳳。幾何其不爲洗垢求瘢歟。

經史意一而體二。經可言命。而史自不可言之。史雖不可言命。至于家人相與之際。一嘲一笑。小或係于女氏之貴賤。大或係于邦國之盛衰。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未能遽以人事斷也。如薄姬一遇而得子。元后之享國六十餘年。得非天歟。史記外戚世家序。及西漢外戚傳序。論夫妃匹之合。俱以爲在命。則此誠爲得。自餘皆不可以言命。蓋作史之體。務使聞之者知所勸戒。而有以聳動之。故前世謂史官權與宰相等。苟一切以聽之命。則褒貶之權輕。褒貶之權輕。則聳動之具去矣。又安用夫史筆爲哉。

范書論引易曰。人之所助者順。不誣矣。順當作信。此非蔚宗之誤。後人傳寫者誤耳。

俗語作不露樸。此出馬援傳。曰。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不

示人以樸。謂不令他人見其短長也。況此語。謂援齒雖少。而才器遠大。不能窺其際。今雖不好學。而欲就田牧。然將來或不可測。以故從所請。

馬援傳。騎款段馬。注非是。款段蓋連綿語。猶今世俗言骨董云耳。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羣臣其檝櫂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于其君矣。

後漢祭祀志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挾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仙。于是欲封禪。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諮在漢書郊祀志。司馬彪續漢志說武帝事。而云語在漢書郊祀志。似是牴牾。既舉漢書。則前後并包之矣。但謂在前書可也。案司馬彪續漢志。原本云。范蔚宗作漢史。殊誤。改蔚宗作范史者今改正。志未成。後漢書志。皆出司馬彪續漢書中。後人取以附入耳。

漢延熹三年所立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郟南鄙。南鄙即南郡江寧縣也。又云。莊王欲加封其子。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案叔敖碑。社稷下有圖而二字。衹有宮。必于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嗣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就其故嗣。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後太守。案即歲二字。據碑文增入。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尤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攸鐍祭祀。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枯廩乏。愛育黎烝。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僞養善。顯忠表仁。感想孫君。乃發嘉詔。興祀立壇。勤勤

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又云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如碑所言則是叔敖生于期思而其子孫居于固始也按後漢郡國志期思固始皆屬汝南郡志又曰期思有蔣鄉故蔣國又云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丘注引史記曰楚莊王以封孫叔敖子此自與碑相合然碑中前言即其故祠架廟銘碑後云福祐期思則此實在期思而不在固始也碑稱段君以固始令遷某郡太守尤期思縣宰段君云云語句似不相貫案古文苑載此碑則思縣宰下注云段君蓋假太守之名以重縣宰之權張掖未嘗之任又顧吉縣辨云按碑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爲立石銘碑期思縣宰段光庶慕先賢又爲刻石則固始所刻者一碑期思所刻者又是一碑此碑乃期思所刻者而令皆段姓一名光一不著其名非一人也攷水經注云碑在期思縣孫叔敖廟前天下碑錄云在固始縣本廟內則顧說爲近之集古錄目則第云在光州蓋宋時期縣固始皆屬光州也又碑載孫君諱饒按左傳叔敖乃蔿賈伯嬴之子又謂之蔿艾獵而此謂諱饒則必他有所據當竣博雅君子問之

爲言不難而文爲難爲文不難而作史爲最難史有體有要體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騁史乎史乎而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則凡有文字者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范蔚宗則既傳儒林而後文苑繼之皆得其體要者也雖然吾猶恨其不爲儒行一傳以爲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書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吾窮居陋處固不在筆削之位而輒爲是說冀乎後之人知尊其爲儒之身有愈于知尊其爲儒之書耳非故以爲夸也

敬齋古今黈卷四

魏文帝誅丁儀、丁廙、等。魚豢以人心窺望勢使之然。因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耳。予謂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政好對前兩句。蓋不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亦是事勢使然。

魏明帝大修宮室。至使公卿負土。董尋上疏諫曰。陛下既尊羣臣。而使穿方負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穿方者。穿土爲方也。黃帝九章。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其術皆以立方定率。穿土爲方。則穿空作立方以程功也。又衣冠了烏。了烏當竝音去聲。今世俗人謂腰膂四支不相收拾者。謂之了烏。即此語也。音料掉。

魏杜恕爲散騎黃門侍郎。在朝八年。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中太守。又傳嘏爲黃門侍郎。何晏等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又王基爲安豐太守。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起家者。蓋在家中牽復而起爲此職也。

士大夫大節。不必觀其所爲。但觀其所不爲足矣。魏高貴鄉公欲去司馬昭。夜召王沈、王業、王經。出懷中黃素詔以示之。戒嚴俟旦。沈、業馳告于昭。昭召賈充等爲之備。遂弒高貴鄉公。夫晉、魏之賊也。凡爲晉之忠臣者。皆魏之賊也。當髦之圖昭之際。使沈、業如經之不言。則髦必當得志。昭必先誅。魏祚必不傾。司馬氏亦無自而王也。成敗之機。在于呼吸。而沈、業二鼠子。背國佐賊。賊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變詐。若沈、業、

者。眞魏國之姦賊也。沈、業、以泄謀爲姦賊。則王經之不泄信爲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經而殺之。則是賊殺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于賊。則死于王事者也。于斯時也。魏之國如綴旒。魏之主如委裘。誠不暇于甄錄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筆者。可不特爲一傳。以勸後世之人乎。或謂經之行蹟不多見。自不足以立傳。曰君子之爲己。爲人。爲天下。必待世間之可稱美者。載諸一身而無子遺。然後爲得哉。雖聖人亦不能爾。而謂君子者能之耶。觀專車之骨。則防風氏之長爲可知。魏史不爲經傳。過矣。雖然。魏史不傳王經。晉史爲傳沈等。而千載而下。終不能廢經之美。而沈等之臭惡。借東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蜀志馬良與諸葛亮書曰。此乃管弦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晉書。謝尚作鸜鵒舞。王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又樂志云。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彈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蓋節者、節奏句讀也。擊節猶今節樂拍手。及用拍板也。故樂家以拍板爲樂句。馬良書稱敢不擊節。謂敢不賞音也。吳諸葛恪乞佃廬江、皖口、襲舒。以圖壽春。孫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于是徙屯于柴桑。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恪意以楊所論述。切中時病。既聞此語。使已喟歎。然當時之人。誠無知者。已獨擊節以稱賞之耳。

卻正釋譏云。九方考精于至貴。注引淮南子云。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臣有所與

共儕繅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案。九方堙原本作九方壧。考九方之名。淮子作歅。恒譚新論作諲。淮南子作堙。此所引淮南子之文。當作堙。今改正。後同。凡注解文字。其所援據有重複者。止當引用前人。而其在後者。略之可也。其或前後差池。有須訂證。則自不害兩舉而互明之。他無所發而併引之。已屬冗長。苟復舍先傳而取後聞。乃所謂不知其本者也。九方相馬。事具列子。列子前淮南子數百年。但列子作九方皋。淮南子作九方堙耳。今裴松之解釋卻文。專據淮南子。而不識列子。非也。或曰。乾陽物也。稘于七而老于九。坤陰物也。反是。稘于八而老于六。聞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稘。不于其齒。而于其目。人與目對視。己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歲之交。自首見胸。則七八歲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溟涬焉。則不可得而年矣。孫權傳。黃龍元年。注權告天文。末云。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卽皇帝位。惟爾有神。鑒之。爾汝后帝。始失文字之體。豈吳無一人耶。其後與漢爲盟文。亦曰。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胙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此雖泛及山川。終自先言上帝。蓋與前告文同出一手云。或曰。書武成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其下云。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上併陳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後併舉惟爾有神。則雖天亦得以爾之。子何獨病于吳之文耶。曰。武成與此不同。武成在前併數天地山川。而其下先言天休震動。乃復言惟爾有神。則有神者。正謂山川之屬。不謂天也。書又云。無作神羞。若以此神爲天。天固不得以言羞。況武成一篇。先儒咸謂本經脫誤。文無次第。又豈可全以爲據乎。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勤于長進篤于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二傳中皆用庶幾字庶幾者所謂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

邸閣者乃軍屯蹊要儲蓄資糧之所此二字他書無有見于漢末及三國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傳注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百餘匹宣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案廄馬百餘匹今三國志董卓傳注作廄馬直蓋言以馬之價直宣賜與此所引文異）李傕曰我邸閣儲峙少乃悉載置其營又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燧燧邸閣以備胡西羌恐舉衆二萬餘落降又王基擊吳別襲步協于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毋丘儉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于許昌基謂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興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邸閣又魏延傳注夏侯楙鎮長安諸葛亮于南鄭計議延曰云云橫門邸閣興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先主定益州芝爲郪邸閣督先主出至郪與語大奇之擢爲郪令又孫策傳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夏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兵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又周魴傳譎曹休牋曰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

作文敍事爲最難。挼抉辭旨。兩須允愜。杼思過當。多遺日前。龐統傳云。龐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此坐統樹下時。尚未識統。既共與語。必有以中徽心者。徽雖高年。便當下與統接。而止據樹上。自晝至夜。略無主客之禮。爲統者固樸鈍。而爲徽者。無乃樸鈍甚耶。以人情度之。殆爲乖戾。吾以爲共語之下。宜云徽頗驚賞。因延揖再與談論。自晝至夜。徽甚異之。若是則其言意始兩足矣。或謂徽與統齒相懸。不可以苛禮責徽。曰此不然。昔盛孝章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孝章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孝章以爲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爲兄弟。夫融之遇孝章之時。纔十餘歲兒耳。而孝章與之爲雁行。統之見徽時。蓋已成人矣。徽年雖高。苟有知人之鑒。則自不當倨傲如此。故予疑以爲史家激昂太過云然也。

晉天文志。荊州占載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曰長庚。如一匹帛著天。見則兵起。詩大東云。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毛不謂長庚爲妖星。然則長庚自有二星也。但同名耳。志又云。瑞星有四。其三曰含譽。光曜似彗。其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然妖星中。如火而下大上銳者甚多。今而格澤似之。古今史書中所載星變爲凶災者。莫過于彗。今而含譽似之。諸若此類。其果爲瑞耶。其果爲妖耶。

草與木異種。故邵堯夫以飛走草木爲四物。晉五行志。以桃李華非其時。梨根血出。大樹自折。桑生東宮。桑樹有聲。茱萸相樛。枯樹復生。木如人面。楊柳生松木仆反立。皆爲草妖。不知何謂。案晉五行志。載擊。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

一事。實在木沴金條下。未嘗歸入草妖。惟條末別引一說。謂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吳。爲存疑之詞。此合併以辯之。此桃李華非其時。正爲華孽。餘皆木妖耳。豈草木之妖。可以互稱。則交阯之稗。化而爲稻。鬼目苦蕢。生于江東。宮牆魋道。悉生蒺藜之類。亦得指以爲木妖也。而又可乎。是知草當云草。木當云木。爲宜矣。然則所謂木妖者。又非木不曲直。惟金沴木之謂。木不曲直。惟金沴木者。乃城門自壞。屋梁躍出。牙竿不正之類。是也。

晉惠帝時。劉頌上疏云。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使人主權斷。又熊遠上疏于琅邪王睿曰。凡爲駮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二子之言相合。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故表而出之。

晉書山簡傳。襄陽人歌曰。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䍦。案茗芋。山簡傳作酩酊。世說作茗芋。日暮傳作日夕。復能騎駿馬。傳作方時能騎馬。並文異而義可通。今仍原本。人說倒載甚多。俱不脫灑。吾以爲倒身于車中無疑也。言倒即倒臥。言載則其車可知。倒載而歸。既而復能騎駿馬也。蓋始歸時。以茗芋之故。倒臥車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馬。雖能騎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䍦也。上倒上聲。下倒去聲。著、入聲。

晉書索綝傳。劉曜入長安時。三秦人尹桓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骨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應劭風俗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本紀。絕不同。據劭、綝之言。知

高陵所謂薄葬者。特比漢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者。前書蓋從史筆。劭說蓋從所聞見。容有一誤。然質諸晉書。則劭說爲得其實。

晉書。王獻之爲謝安長史。太極殿新修成。欲使獻之題其牓。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牓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書法錄云。魏明帝凌雲臺初成。令韋誕題牓。高下異好。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王僧虔名書錄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牓。而未之題。籠盛韋誕。鹿盧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李子曰。魏明帝之爲人。人主中俊健者也。興工造事。必不孟浪。況凌雲殿非小小營構。其爲匠氏者。必極天下之工。其爲將作者。亦必極當時之選。樓觀題牓。以人情度之。宜必先定。豈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輩遽掛白牓哉。誤釘後書之說。萬無此理。而名書錄載之。晉史又載之。是皆好事者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事果可信耶。晉書雖引此事。而復著獻之語。謂寧有此事。則亦自不信也。書法錄言高下異好。令就點定。誕因危懼以戒子孫。則此說其或有之。晉書又稱誕書比訖。鬚髮盡白。此尤不可信者。前人記周興嗣一夕次千文成。鬚髮變白。已屬繆妄。而誕之書牓。特茶頃耳。危懼雖甚。安能遽白乎。

石勒救洛陽。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詭不正也。詭道猶言斜徑也。此蓋由捷徑而往。或言此二字乃兵法所謂兵行詭道。大段不識文勢。

晉書王沈有四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九卷其一亦自有傳見文苑其一爲劉聰中常侍奢僭貪殘賊害良善與靳準同用事其一慕容寶將寶出奔沈降魏○孫秀有三其一權弟匡之孫而歸命侯皓之從弟也爲吳夏口督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秀驚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時泰始六年也其一見潘岳傳初爲琅邪小史（案小史原本作小吏今據晉書潘岳傳改正）趙王倫輔政時爲中書令倫敗被誅其一伏波將軍孫秀以周處將死勸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者○劉胤有三其一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而司徒導不從後爲郭默所殺其一曜之子南陽王也侵石生次于雍爲石勒將石季龍擊斬之其一與之子爲劉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沒○王鑒有三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四十一卷以文章著稱其一爲劉聰尚書令其一爲苻堅將救袁瑾于壽春者○張茂有三其一涼州牧張軌之子而寔之弟也其一載之丁潭傳中字偉康與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茂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後爲吳興內史沈充反與三子並遇害其一見石季龍傳季龍殺其太子宣東宮衞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季龍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張華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六卷其一見慕容德傳德既據滑臺置百官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趙思召慕容鍾來迎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會天

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又慕容超時姚興拘超母妻責超稱藩超遣羣臣計議張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徐邈有二其一與宣帝同時其一見于簡文宣鄭太后傳其事在孝武太元十九年○韓壽有二其一賈充壻其一爲慕容廆別駕○王渾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爲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即戎之父也○李陽有二其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咸嘗與爭廁池迭相毆擊者其一爲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王衍患妻郭剛愎貪戾不能禁因謂之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少損衍傳又謂陽爲鄉人或當爲琅邪臨沂人其後溫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者即此李陽也○胡威有二其一見良吏傳字伯武壽春人武帝時爲徐州刺史其一義熙二年秦王興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鎮姑臧○孫登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于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又嘗往宜陽山不知所終其一見孫楚傳楚之曾孫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書郎早終○解系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卷字少連濟南著人與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己甚得聲譽歷豫雍二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趙王倫討叛羌與佞人孫秀爭軍事倫秀譖之系坐免官及張裴之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皆害之倫所謂我于水中見蟹且惡之者其一見陶璜傳璜爲吳將破晉九眞太守董元于交阯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王輿有二其一趙王倫欲簒位諸王公卿士咸勸進左衞王

輿人殿。譬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及三王舉義。河北軍悉敗。輿乃收倫而殺許超、士猗、孫弼、謝倓、殷渾、孫秀等。後與東萊王蕤謀殺齊王冏。伏法死。其一成都王穎。與張方伐京都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長沙王乂被執。其黨與斬輿降。○劉毅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五卷。其一亦自有傳。見列傳第五十五卷。○王愷有二。其一見外戚傳。恂之弟也。卽與石崇競侈靡者。其一見簡文七子會稽王道子傳。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王愷守常。國寶馳競。又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者。卽坦之之子也。○王濬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在王鑒傳。堂邑人。鑒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王脩有二。其一濛之子也。字敬仁。明秀有美稱。善隸書。年十二作賢全論。爲琅邪王文學卒。其一見石勒傳。劉曜斬石勒使王脩。又劉裕克長安。殺姚泓。留子義眞守長安。使王脩、王鎭惡、沈田子、輔之而還。○王祥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卷。其一與郭馨被呂光者。○石苞有二。其一自有傳。在列傳第三卷。其一季龍子。○劉裕有二。其一元海之子也。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改年河瑞。封裕爲齊王。及爲顧託之計。以爲大司徒。後爲呼延攸所殺。其一討桓玄者。○王瑜有二。其一爲李勢中書監。其一含之子也。案晉書載記。李勢侍中有王瑕。其中書監亦作王瑕。攷桓溫傳。勢降後。溫以其中書監王瑜爲參軍。是載記誤瑜爲瑕。附訂于此。○盧志有二。其一欽之從孫。見欽傳。其一爲劉聰弟乂太師。爲聰所誅。○劉宣有二。其一元海從祖也。元海卽王位。皆宣之謀。其一青州刺史曹嶷執建威劉宣。而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見劉聰傳。○劉弘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六卷。爲鎭南將軍。其一京兆人。挾

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于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見張寬傳。○王衍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三卷。其一石鑒時爲侍中。冉閔僭位後誅之。○王敦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六十八卷。其一見李特傳。特攻成都。趙廞死。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等七千餘人入蜀。○周撫有二。其一訪之子。破范賁斬蕭敬文者。其一爲彭城內史。殺周默以降石勒。詔劉遐、蔡豹、徐龕共討撫。太元二年破斬于寒山。○苻宏有二。其一堅之子。其一桓玄將。案晉書載記。苻堅子宏出奔晉。處于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以爲涼州刺史。義熙初。被誅。與桓玄傳所云。發江陵使苻宏爲前鋒。檀祇斬之湘東者。當是一人。李冶分而爲二。未詳所據。○王皮有二。其一劉聰時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其一秦丞相王猛之子。○張平有二。其一流民。在譙爲塢主。祖逖誘其部將。使殺之。其一苻堅所破者。○文鴦有二。其一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欽叛敗。同奔吳。事在景帝末年。其一姓段者。鮮卑人。匹磾之弟也。永嘉四年。石勒陷襄城。遂至宛。王浚遣鮮卑人文鴦帥騎救之。勒退。又元帝時。救邵續于厭次。擄勒三千餘家。其後又嘗與匹磾攻敗勒于襄國。及匹磾殺劉琨。夷、晉兩怨。叛遂帥其徒依邵續。續既爲石季龍所得。匹磾等嬰城拒寇。戰守疲苦。不能自立。匹磾及鴦等悉見獲。至襄國。匹磾被害。文鴦遇鴆而死。事詳見段匹磾傳。○張駿有二。其一涼州牧張駿。即軌之孫。而寔之子也。其一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者。爲江州刺史桓冲討斬之。事在哀帝興寧元年。○王遐有二。其一在外戚傳。即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其一睢陵公祥之曾孫。始平太守肇之孫。永世侯俊之子也。仕至鬱林太守。○高柔有二。其一宣帝將誅曹爽。假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其

一見王浚傳。浚將僭號。司馬掾高柔與劉摶切諫。浚怒誅之。○王濟有二。其一自有傳。在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元帝時。慕容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段勤有二。其一鮮卑人。勤初附于慕容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垂討勤于繹幕。及慕容恪進據常山。勤始懼而請降。案。常山原本作中山。考晉書載記。慕容儁遣慕容恪討冉閔于安喜。遣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暨恪進據常山。勤始懼而請降。則恪實進據常山。李冶因儁如中山而誤。今改正。其一常山樹根下得珪璧。慕容儁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兩段勤俱見儁傳。○郭敬有二。其一見石勒傳。鄴人。資給勒者。其一見苻健傳。案。苻健原本作苻堅。今據晉書載記改正。下執健同。永和十年。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王述有二。其一湛之孫。承之子。而坦之之父也。其一簡順皇后父遐之從子。○郭文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其一見呂光傳。王穆單騎奔駢馬。駢馬令郭文斬首送之光。○王澄有二。其一字道深。辯慧有才藻。歷位清顯。卽京陵公渾之子。而驃騎濟之弟也。其一字平子。卽平北將軍乂之子。而太尉衍之弟。衍使澄爲荆州刺史。族弟敦爲青州。以備三窟。案。平子以下。原本有脫誤。今據王衍傳校正。○余讀史次錄。其間不無謬誤。尙冀博雅君子見其遺佚者補之舛錯者改之。重複者削之。

料理之語。見于世說者三。韓康伯母聞吳隱之兄弟居喪孝。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王子猷爲桓溫車騎參軍。溫謂子猷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衞展在江州知舊投之。都不料理。料理者。蓋營護之義。猶今俚俗所謂照顧覷當耳。石林以爲料理猶言誰何。料多作平音。當作平音。石林固是。其言誰何則非也。誰何乃訶喝禁禦之謂。

宋孝武大明六年。策秀才于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神聖當作神勝。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蓋言其敏也。五行七行俱下。猶云一息讀竟耳。宋明帝好爲慘毒。周顒不敢顯諫。但誦因緣罪福事。亦爲之小止。耶律德光入汴。馮道見之。且曰。天下百姓。佛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故所賴全活者多。破執化愚。有力也如此。吾但懼其燎原耳。

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鸞廢之。鸞卽明帝也。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爲永明。後半年爲建武。沒不見鬱林之號。恐未爲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年沒而不舉。何哉。鸞既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鸞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鸞又廢昭文爲海陵王。海陵王卽位歷四月。于十一月。鸞又廢之而自立。跡齊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爲建武元年者。蓋鸞志耳。然槩諸予奪之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爲上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並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傷也。今一徇鸞志。而置踰年之君于無人之地。寧不爲史筆之累哉。

高洋時。能委任楊愔。時人皆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主既昏矣。政安得而清乎。吾但聞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未聞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也。此乃當時史官曲筆。巧譽柄臣。後人信以爲然耳。明主正當于此時察之。

北齊高緯時。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去所。通鑑注云。槊、長矛也。冶曰。槊雖

得爲長矛。然言之齊事則非。此蓋綦毋潛之棊。長行局所用之馬也。長行局、即今之雙陸。

舊唐書。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新史則云。朕要一奇士。通鑑則云。朕要一佳士。佳士、則風流蘊藉者也。奇士，則懷材抱藝者也。皆不盡好漢意。然好漢字大爲涉俗。非史書語。但曰奇男子可也。

唐藝文志。次第絕無法式。甲部經錄禮類中。載周禮、儀禮。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雜傳記類中。載圖稱陳留風俗傳三卷。而于地理類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類中言三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家。無乃太泛濫歟。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類中既純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呪。修攝。靈驗。變化。等爲神仙。然于神仙類中。復載玄景先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子通眞論三卷。此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玄眞子十二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而已。張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清靜無爲。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化事。皆不可得而考之也。

平價買物曰和買。新唐書吳湊言宮市事曰。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宜料中官年高謹信者。爲宮市令。平價和售。按韻書賣物出手曰售。今云平價和售。則卻是以平價和賣。非和買也。

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關五星聚于東井則爲秦亡之應考之書傳五星之聚不獨漢世有之在唐世爲尤多武德元年七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東井二年三月復然是年關中分裂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燕分也占曰無德則殃至德二載四月歲星、熒惑、太白、辰星、聚于鶉首元和十年六月四星復合于東井皆占中外相連以兵乾元元年四月熒惑、鎮星、太白、聚于營室太史南宮沛奏其地戰不勝營室、衞地大歷三年七月壬申五星並出東方占曰中國利中國利則四夷破兵也貞元四年五月歲星、熒惑、鎮星、聚于營室占曰其國亡地在衞分元和十一年十二年鎮星、太白、辰星、聚于危危、齊分又十四年八月歲星、太白、辰星、聚于軫軫、楚分占曰兵喪開成四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于南斗推歷度在燕分占曰內外兵喪改立王公咸通中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于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衰冕軍府稱臣以歸之文德元年八月歲星、鎮星、太白、聚于張張、周分占曰內外有兵爲河內、河東、地大約星聚少則其用兵少星聚多則其用兵多天變人事有若符契焉或曰星變偶然耳隨變隨應未必然也或者之言非也姑以唐事驗之其大者有徵則其餘槩可見矣太宗貞觀年中天下太平不聞有星聚之異天寶九年五星聚燕後數歲安、史煽禍中國塗炭至累世不息是何得爲偶然哉

李白子伯禽爲嘉興徐浦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伯禽之狂悖有以哉白自一生蹇傲視禮法如木索任放浪爲特達然氣豪才壯有所爲而然則尚可言也彼伯禽者何爲者也狃習所見強吾之所無而亦爲是幾何其不自絕于天耶吾謂慢神而得死非神殛之其所以取之者蓋已久矣夫爲人之子也得爲白也

後。則人之大幸也。不肖之子。反以得大不幸。悲夫。

歐公五代史李存孝傳云。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事雖可見。語殊不甚明。蓋存信傳云。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歐公因存信傳已用交惡二字。故疊用之。以爲閒無他事。但舉二人。則知其爲存信與存孝。其實二人各自爲傳。文勢不當如此。

通鑑。魏明帝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爲章句。以至于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衛覬于是奏請置律博士。從之。此云蕭何定律爲九篇。而前漢刑法志則云。蕭何捃摭秦法。作律九章。按高祖紀。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說者謂一條爲一章。今何作律九章。亦當爲九條而已。一則以爲九篇。一則以爲九條。則其數相懸遠矣。豈當時所作律九章。與所定法經九篇。各自爲書耶。決不得以一章爲一篇也。

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故稱僕射。舊音夜。楊倞注荀子云。射干藥名。且引陶弘景注本草云。射干、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干。倞既引陶說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復從夜音。據射人之射。自當音斁。而射干復從夜音者。當是射御之射。或音斁。或音夜。兩俱得通。但今世俗流傳。止從斁音耳。若僕射與射干。猶是從舊俗。呼之爲夜音也。

勾當二字。自唐有之。德宗時。神策軍又特置監勾當。以寵宦者。貞元十二年。改監勾當爲護軍中尉。以命竇文場、霍仙鳴、至炎宋過江後。以避諱改勾當爲幹當。則幾于吃口令矣。

郡守官府。亦得稱朝。劉寵爲會稽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以送寵。曰。未嘗識郡朝。又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夫朝者天子諸侯王之所居也。而郡守亦得以稱之者。一郡之守。一郡之君主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凡臣屬者。謂守寺爲朝。無嫌也。蓋古者不獨于府寺爲朝。雖私家亦得言之。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窒谷。皆自朝布路而罷。自朝而罷。乃伯有私家之朝。地里新書載三字姓。宮音曰步六孤。商音曰可足渾。角音曰侯莫陳。羽音曰赤小豆、郁久閭。此等已不可考。而又載三字闕五音者。曰破六韓、阿逸多、等。凡六十姓。前步六孤等皆有音。而此悉闕之。豈前步六孤等五姓。可配以五音。而此六十姓俱無所屬乎。夫有是姓則有是言。有是言則有是音。而此六十姓無音者。當是昔人以五音姓氏相配時。未始知之耳。且三字姓其無音者。尙如此之多。況自死獨膊、井強六斤、等。以四字爲姓者耶。以是知音姓相屬。眞同戲論。

自昔上衣下服皆有緣。今皆無緣。非其制也。無緣則古犯大辟者之服。傳曰。犯黥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

武珪燕北雜記云。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正灸。破使出行。不破即不出。李子曰。灸

琵琶骨。不獨契丹。凡蠻貊皆爲之。番禺記。載嶺表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牛卜、鼠米卜、箸卜、筊卜、乃知四夷尙鬼。遇物皆得以爲卜也。今北方灸琵琶骨者。與珪記特異。所灸之法。蓋有可入不可入者。疾病飮食。一動一止。悉有條理。珪則專謂灸破便出軍。不破卽不出。蓋當時所見適然。自以爲說耳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辨等。成身則貴乎美稱。辨等則貴乎易別。漢賈徽字元伯。而其子逵字景伯。晉王羲之生五之。父子之嚴。而如是其瀆。則亦難乎兄弟矣。近世搢紳之家。多用一單一複。使昭穆互見。雖年世寖遠。不相糅雜。法似拘而意則通。事似疎而理則密。誠爲得也。或者有以名繼姓。若管鮑、牛叶、馬希驥、殷獻臣之類。案牛叶二字文不相屬。當是牛斗之誤。如倡優家兒。此殊爲可鄙也。

敬齋古今黈卷五

三緘其口。謂緘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緘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

草可以爲本。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射干草也。獸可以爲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爲饌。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食也。佛可以爲僊。故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草亦稱林。楚辭曰。游閬泉兮蓮林。案。蓮林楚辭作薫林。而此條下有閬蓮皆草之語。則李冶實作蓮字。未知所據何本。又陸士衡招隱詩云。結風佇蘭林。案。結風佇蘭林。文選作激楚佇蘭林。注引上林賦云。激楚結風。疑李冶因此致誤。蘭蓮皆草也。

蟹八足而二螯。天下人無不識者。而荀卿子謂蟹六跪而二螯。楊倞云。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慎說文亦云。蟹六足而二螯。荀卿子趙人。仕齊三爲祭酒。後適楚爲蘭陵令。趙齊皆有蟹。而楚又蟹之鄉也。荀子大儒。而謂蟹六跪。何耶。許叔重嘗撰五經異義。當時號爲博物。而亦以蟹爲六足者。非不識蟹。蓋循荀子之說。而忘其所以爲誤耳。蟹之爲物。甚賤而至廣者也。荀說之誤。至損八足而六之。乃知移符坊州而索杜若者。未足多誚也。

荀子修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氏說云。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楊說疏矣。一好謂純一其好。思慮不雜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神一好之說也。案。楊倞注刊本。不怒惡作不好惡。即純一之謂。李冶所見。訛作不怒。實非原本。

荀子非十二子云。案非字上原本有正論二字。攷正論篇雖有嵬瑣語。但與此條所引。全係非十二子篇之文。今刪去正論二字。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喬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喬與譑同。宇大也。放蕩恢大也。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移易也。案移荀子作施。楊注云。讀爲移。堅白同異之分隔也。雖聖人之知。未能偃指。楊氏云。偃、疾也。言雖聖亦不可疾速指陳。偃、力主反。楊氏又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偃。何休曰。偃、疾也。齊人言也。李子曰。楊說宛轉不著明。大抵偃曲也。未能偃指。言未能曲指以一二數也。或以偃蹇古字通用。謂不能顯縷而指數之也。楊氏以偃指謂爲疾速指陳者。特牽何休之說耳。

楊倞解荀子。非綦文理、綦之而亡食、五綦之具、之類。其綦字皆訓爲極。又于五綦之下云。綦或爲基。其說固近。然綦正當作期。古文音同者。其義悉通。期爲要結止宿之處。固爲人所同欲也。亦猶孟子所謂天下期于帥噴。期于子都。期于易牙。無煩改字。

揚子重黎篇。或問洁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捌而梟磔。磽士猶腊肉也。越與抗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閒而不違。可謂曲矣。治曰始皇之世。是古非今者族。而越所請之事。援古證今。可謂有才伎矣。然而君子之出也。必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然後始可以分无妄之橈也。令、美也。閒、際也。違、去也。始皇自謂德兼三皇。功備五帝。所謂自美者也。于此之際。越不違去之。則亦不直矣。自令舊注。李軌謂越自令與始皇並以爲無道。宋咸謂秦無道如是。越自使令之間。案閒原本訛作聞。今據宋咸注言注改正。不能違去于秦。皆非。

王符潛夫論曰。小兒多病。傷于飽。又曰。哺乳多則生癗病。良以小兒氣血未完。其大腸如葱。其小腸如筯。食飲稍過度。易致病癖也。然符之此言。但知節食耳。不知衣食之豐。亦受病之源也。俗諺有之。小兒欲得安。無過飢與寒。飢寒之者。非故以瘠而損之。所以撙節之而已。亦非謂飢之寒之。而保其無疾也。但撙節之。則疾必差少也。是故富家兒多病。貧家兒多安。豈富家之養。不及于貧素者哉。正以所奉者病之耳。近世一醫師。謂貧兒誤得安樂法。此良言也。貧兒誤安。則是富兒故求病也。慈幼者可不知此言乎。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鄭云。裘太温。消陰氣。使不堅苦。案。堪原本訛作甚。今據禮記注疏改正。衣不裘裳且便易。案。衣不裘裳且便易。禮記注疏作未知李治所據何本。內則曰。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鄭云。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温傷陰氣。謂十歲則已踰于髫齔矣。謂童子。則已望于成人矣。猶不敢以成人之體畜之者。凡以爲安樂法也。必待二十而後聽與長者均焉。愼之至也。故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孔穎達云。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損傷。故可以衣裘帛也。古人之慈幼者如此。魏明帝屢失皇子。王朗上疏有云。人少小時。常恐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案。之縕原本作兒溫飽。今據魏志王朗傳改正。不至于甚厚。則必咸保金玉之性。案。金玉王朗傳作金石。而比壽于南山矣。夫朝廷之尊。君臣之嚴。猶替之際。猶且以此爲深慮。則夫有子者。徒知養之。不知所以安之。是眞愛子而賊之者也。

聖人之心如日。賢人之心如燭。又其次熖燼中微明耳。日中照天下。片雲翳之。曖然以昏。椽燭煌煌。盲風滅之。離婁無所睹焉。爲日而曖然以昏。爲燭而無所睹。其日與燭之罪歟。有物以賊之。雖有六龍之駕。十

圍之炬，願不如煨燼之中之微明也。蘊微明于煨燼之中，似有而若無也，似無而若有也。是固無所取者。有能推而廣之，或可以燎原，或可以亘天。此莊生所謂滑疑之曜，聖人之所圖者也。聖人則知所以圖之，衆人則惟有任之而已。任之之久，必將以墜白之昧終。吾如微明焉何哉。

歐陽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嘗書以教之曰：藏精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則不竭，善應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則得之易也。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蘇子瞻知定州，朝辭上書曰：古之聖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欲有爲也，惟憂太蚤，不患稍遲。近世趙禮部秉文周臣作平定湧雲樓記，全用歐、蘇語意曰：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昭曠則悔吝不生，淵靜則不撓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窔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秖其所以爲達也歟。趙禮部語，雖出于歐、蘇，然歐、蘇大旨，一本於易。易之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大抵人不能常動，亦不能常靜。常動則膠于陽，而有以失于陰。常靜則膠于陰，而有以失于陽。陰陽偏勝，則傷之者至矣。流俗蚩蚩，乃欲制動以求靜，靜者未至，而動者先與吾敵，則其病又豈止于偏勝也耶。吾將見百骸之不理，四體之不舉也。吾能持一靜于萬動之中，寓萬動于一靜之中，是終日動而未嘗動，終日靜而未嘗靜也。而又何病焉。司馬子微有言曰：束心太急，令人發狂。東坡題靜勝軒亦云：鳥囚不忘飛，

馬繫常念馳。靜若不自勝。不如聽所之。皆所以斥偏勝之患也。然束心太急。則所謂揠苗者也。聽其所之。則所謂不耘苗者也。若夫交相爲養。則所謂與時偕行者矣。至其終日動靜。而未嘗動靜。則又非時之所能囿也。其乾道變化者乎。其鼓之舞之以盡神乎。

讓幾于僞。而非僞也。然亦有僞爲者。王安石辭修起居注。力自陳憩。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而司馬溫公亦然。一起居注。非貴仕也。而二公退避如此。此果僞也而非歟。後之君子。當必有辨之者。

天下之病。莫病于似。然而實不然。然則天下之病。不病不仁。病在于似夫仁者之害吾仁。不病不義。病在于似夫義者之害吾義。不仁不義。人得而砭之。似仁似義者。既自不受和、扁之砭。而和、扁之精。亦未易以窺見當砭之處。

世之勸人以學者。動必誘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爲上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多。其誘之也非其所。則彼之昧者日愈惑。頑者日愈媮。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大抵今之學。非古之學也。今之學不過爲利而動。爲名而修爾。因其所爲（去聲）而引之。則吾之勸之者易以入。而聽之者易以進也。求之前賢。蓋得二說焉。齊顏之推家訓云。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當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案此句上原本有脫誤。今據顏氏家訓校正。）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則今人所謂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者也。韓退之爲其姪符作讀書城南詩云。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

即有餘。案此詩刊本身在則有餘。攷異云則或作即。則今世俗所謂一字直千金者也。古今勸學者多矣。是二說者。最得其要。爲人父兄者。蓋不可以不知也。

前人論三古各別者。從所見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從今日觀之。則洪荒太極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農至堯、舜爲上古。三代之世爲中古。自戰國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蓋吾目之所睹者今也。古今相對爲辭。自非吾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載之上。始得謂之古也。

今人以不達權變者爲慕古。蓋謂古而不今也。左氏傳曰。君子以爲古書無逸曰。昔之人無聞知。皆是意也。

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眞省氣力。非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黃太史莊子內篇論。不取向、郭以爲二子陋莊周爲齊物之書。其爲黃幾復墓誌。亦云。莊周雖名老氏訓傳。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又曰。予嘗問以逍遙遊。幾復曰。嘗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陷莊周爲齊物。至謂尺鷃與海鵬。案尺鷃。郭注莊子作斥鷃。之二蟲又何知。是則魯直之得莊旨者深矣。然其內篇論首云。鯤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爲有累于物。則此言反與向、郭輩同之。是又何耶。蓋將取彼以證此。舉麤以及精。而用意過差。賓主不明。遂使前後之辭自相爲戾耳。讀者不可以不審思之。

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舊說茲十有二者。皆情性之異。其理甚乖。蓋慮歎則怒哀之

類。或以變其常。姚佚則喜樂之類。或以作其態。故其下繼之曰。樂出虛。蒸成菌。謂聲譽出于虛寂。菌蕈出于薰蒸。亦猶喜怒哀樂。一出天機之自然爾。故其下又繼之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愍字成玄英謂爲屈伏不伸。陸德明音釋云之涉反。且曰。司馬云不動貌。按玉篇此字凡五音二解。其之涉切者。引司馬彪莊子注云。不動貌。其奴協切者。義亦同上。其之入、秦入、涉立、三切者。怖也。彪解之爲不動者。亦對變而言之。蓋與成玄英所謂屈伏不伸爲性情十二之一者。正同非也。若依玉篇作怖。謂慮歎之甚。則必變而爲憂怖。其說雖通。其意甚狹。今亦不用。竊以爲此字從執從心。當讀如執音。蓋人心之所主。謂其常情焉耳。以慮歎而變其常。豈止怖畏而已哉。將爲狂爲癡。而無所不至矣。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治曰。知讀從智。代、交也。而、汝也。謂人人各自有師。何必智交于汝心。然後自取而始有之。故雖愚蒙之人。亦有成心。可隨而師之也。成心者。呂惠卿所謂吾所受于天而無所虧者也。

薦、蓆也。草亦得以言薦。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薦即草也。趙充國傳云。今虜亡美地薦草。此薦字意與莊子稍別。薦草對美地爲言。則薦者特以見其草之茂盛云耳。謂草之盛。一如所坐薦然。

健羨、健忘、健倒、健者、敏速絕甚之謂。莊生之所健羨。則孟子之寡欲。老子之弱其志也。健羨非必爲惡。凡有所甚欲。皆謂之健羨也。

莊子養生篇。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猶云毋爲善以取名。毋爲惡以取刑。近、親附之謂。

德充符云。兀子食于其死母者。多焉朐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食字。或音嗣。或音飤。邑錦反。皆非也。食本如字讀。食于其死母。猶言就食于其死母。就食則就乳也。不煩更發他音。

胥易伎係于應帝王疏則云。胥勞苦。改易形容。于天地篇疏則云。以是非更相易奪。皆不得其說。蓋胥易者。以才智妄易是非伎係者。以技藝自爲拘係。故其下文繼以爲勞形憧心者也。胥、上聲。

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章下。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舊解及呂解。皆以漢陰丈人。背今向古。不知因時任物之易。爲非眞修渾沌氏之術者。故孔子有假修之語。而且有不知其二。不治其外之譏。以予觀之。理或不然。顧前後問答。皆深與漢陰之意初無奪之之辭。蓋渾沌氏之術。無得而修。漢陰丈人特假之耳。亦猶直寄焉。與夫寓諸庸之謂也。識其一。抱一之謂。不知其二。無所于雜之謂。治其內。立乎本原之謂。不治其外。無所事事之謂。豈以不知其二。便謂不通。不治其外。便謂偏枯耶。古人之文。不必以勢拘。所貴以情得。語似相戾。而意實相貫。詩、書、中類此者。不可以概舉也。讀者承上假修之語。遂并其下文而誤認之。甚無謂也。夫所謂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之間者。正所謂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案。識其一下。原本有而字。今據莊子節去。）夫所謂汝將固驚者。正所謂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也。若別以明白入素至以遊于世俗之間者。以爲眞修。則前所謂全德之人。果謂誰哉。治言謂世之讀書者。往往用意太過。而治莊、老者爲尤甚。何者。爲其說說而無窮也。使說說而有窮。夫又

何足以謂之道。惟說說而無窮。故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不言而有若雷霆之虩虩也。其知者由是而之。其不知者亦由是而之。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以漢陰爲假而非眞者。必以爲一與二具舉。內與外並行。天人無際。動靜兩遂。始可謂之眞修也。漢陰丈人僅能得其一而盡迷其二。僅能得其內而盡忘其外。是烏足以爲渾沌氏之術乎。曰乃若所論。益以知漢陰之爲至人矣。夫天人之無際。動靜之兩遂。謂之混同無閒。以併包內外聖王之道。固也。亦盍以此章前後之旨明之。此章大旨。大率不過以機械、機事、機心、爲非道。以德全、形全、神全、爲至道。條條井井。無他蹊徑之難覩也。今而強爲誇大之說。無可爲而爲不可爲之爲。無可言而言不可言之言。鑿之又鑿。鑽之又鑽。勞筋苦骨。必待胸喘膚汗。四體不能運掉。而後謂之得也。不亦狂惑哉。又況天人之無際。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人也。曰人者。直對天而命之人耳。動靜之兩遂。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動也。曰動者。直對靜而命之動耳。乃今混而一之。謂之爲天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人。謂之爲靜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動。始名眞修。則亦異夫混同無閒。以併包內聖外王之道者矣。

莊子說佝僂丈人承蜩。嘗讀至此而疑之。蜩、蟬也。佝僂者承之。則亦安用而取之耶。後讀禮記及荀子。始得其說。禮記內則數庶羞。則有爵鷃蜩范等物。鄭氏註云。蜩、蟬也。范、蜂也。又荀子致仕云。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楊倞注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則知承蜩者。所以取供食用耳。

戰國策劇辛諫楚頃襄王曰、案劇辛今本戰國策作莊辛。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案聖侯今本戰國策作靈侯。蔡聖侯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案蔡聖侯因是已君王之事因是已二句攷今本戰國策蔡靈侯因是以南遊乎陂北陵乎巫山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皆作以字連下爲句而此本皆作已字斷句且引莊子因是已爲證未知李治所據何本。此與莊子山木篇視雕陵異鵲其說頗相類。但立意殊別耳。戰國時縱橫之學盛。家自爲師。人自爲徒。所趣雖各不一。而于言語譔著之間。遞相仿託。故其辭旨雷同者甚多。不獨是事也。此因是已三字。亦見之于莊子齊物論。然語同而意二。劇辛所謂因是已者。謂由此事遂至于如此。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延論近之。若莊子之所談。則大異于是矣。莊子以爲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遂有因是因非之說。又繼之以指馬之喻。莛楹厲施之譬。且舉狙公之賦芧。而以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結之。喻以指馬。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譬以莛楹厲施。詼詭譎怪。道通爲一矣。舉狙公之賦芧。則以明夫聖人之所休。終之以三子之無成。以明夫聖人之所圖。則盡矣。蔑有以加矣。此其所以能齊物乎。秋水篇。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正與齊物論相爲表裏。蓋皆究竟言之。初非劇辛之所能知也。劇辛之徒。徒借其語以簧鼓云耳。

莊子徐無鬼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案其于或誤作于其。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不給改者。不疾改也。疾改則禍不至矣。惟其不速改。是以其禍滋多。故其下文云。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

以爲己寶。不亦悲乎。其反也緣功。謂一與道相戾。緣以危殆爲功能。其果也待久。謂果于迷繆。其所由來非一日。而人以此爲己寶。爲可悲也。此皆覆說殆之成禍之萃也。呂解不給改。以爲不暇給。則其禍之長也。茲萃一句贅矣。茲、滋古字通。

天下篇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此數句。郭解以下屬彭蒙、田駢、愼到。呂解以上屬宋鈃、尹文。郭說爲失。呂說爲得。

管子。齊國老人語曰。（案。齊字上。原本脫。管子二字。今增。）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註云。蠶要者。以蠶事爲要。非也。上云農時。則蠶要者。亦切要之時也。

商鞅爲秦築冀闕宮庭于咸陽。徙都之。令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案。有。史記作爲。）同室內息。謂同居一家。家中有子息而無所務者有刑。其所務者。則必兵農二者而已。近觀商子之書。則又得其詳焉。商子賞刑篇曰。（案。賞刑。原本訛作刑賞。今據商子改正。）聖人爲用也。一賞一刑。一教。一教者。雖曰聖智巧佞厚樸。皆不能以非功罔上利。（案。皆。今本商子作則。）然當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父子昆弟。（案。子。今本商子作兄。）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戰而已矣。故壯者務戰。老弱務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然則商鞅之禁。特主兵事言之。兵事畢足。然後及于農也。

呂氏春秋。荊有飲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註云。吳邑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楊倞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爲據。予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

孔穎達以爲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公羊傳則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亦進者狄于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能敵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范甯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攷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同爲一國呂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以于爲一國越爲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倞又以于越爲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者也若倞者眞類夫隨人誤走而又呼他人使隨己而東西也大抵于越與句吳本皆夷語即漸就簡而入于華耳此亦豈有難曉之理哉于越之說錯謬已如此市本荀子書又以于字作于魚魯虛虎之舛晚生後進何所適從

敬齋古今黈卷六

法帖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云云。又三年大穰。穰字作壤。古字或通。

梁周興嗣千文。說者謂上得王羲之故書。皆斷爛脫絕。前後倒複。不可讀。令興嗣次之。一夕書成。而鬢盡白。然今法帖。漢章帝所書。已有千字文中百餘字。何哉。豈梁臣所傳得羲之故書。已先背漢章帝之書乎。

西清詩話。辨痤鶴銘華陽眞逸撰。案。華陽原本作華陶。今據痤鶴銘原文改正。爲陶隱居無疑。而以爲歐陽公謂爲顧況道號。及蘇子美謂爲右軍書。皆非。子美論其書爲右軍。亦恐自出一時所見。歐陽公博古。謂華陽眞逸、顧況道號。語必不妄。古人名稱同者甚多。豈陶、顧二公。偶同此號耶。

予家舊蓄米帖四十有五。裝爲大看策。其中一幅。載筍簡法甚妙。大槩每一簡。用筍葉兩片。雜膠鰾髹漆等。黏連其背。復用漆押其邊。又一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皆古文或玉箸篆。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有曰米芾。及單芾字者。有曰辛卯者。有曰甲寅者。有曰丙午、丁未、及癸酉者。後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有火宋別之。

宣和畫譜。載李公麟作畫。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蓋深得杜甫作詩體製。甫作茅屋爲秋風所拔歎。雖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別離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于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于其意。其他種種類此。予姪壻張子敬云。公麟此筆。當取杜牧齊安郡晚秋詩

意。蓋其詩末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翁坐釣魚。此論甚好。

農家者流。往往呼粟麥可食之類。以爲物事。此甚有理。蓋物乃實物。謂非此無以生也。事乃實事。謂非此無以成也。此其言可與粒我烝民。莫非爾極。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之語。相爲表裏。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謂遇值本命及相衝之宮。則凶咎不祥。是不然。相衝而凶。固自其宜也。我以木而處夫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時。當有大來之吉。又奚凶咎爲哉。究其大指。亦所以儆戒乎太盛云耳。夫憂喜相尋。吉凶同域。禍或基于危駭之中。福或胎于通達之會。庸庸者誠不足以及此。惟明智之士。于是乎深致力焉。夕惕若厲。雖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益尊。蔑有一朝之患也。本命之說。實出于此。

日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瞽而慧。論人間事。極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目之人。有靈識者。略依往古。皆習爲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不屑爲伶倫者。可官給碓磑。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輩以口舌爲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

素問金匱眞言論曰。春善病鼽衄。（案。鼽衄。原本作鼽蚵。今據素問原文改正。）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痿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脅。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痿厥。飧泄而汗出也。啓玄子王砅注云。（案。王砅。原本作王冰。今據杜甫詩題改正。）按。謂按摩蹻。謂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是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氣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鼽謂鼻中水出。衄謂鼻中血出。又于冬不病痿厥下注云。此上五句。竝爲冬不按蹻之所致也。冶曰。王砅謂按蹻爲導引

則然.謂四時諸病.皆由冬月按蹻所致.則不然.冬不按蹻.下必多有脫誤.第後人弗思耳.且上文春善病鼽衄.至冬善病痺厥.所謂善病者.謂每一時多有此證也.繼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至冬不病痺厥.文勢全不相屬.而遽謂四時之病.皆由冬月按蹻而得.無此理也.夫按蹻之術.以常人推之.能知者百一.其能行者又百一.果按蹻而病.蓋萬一而有此病也.在萬人之中.其九千九百九十有九.由不解按蹻.悉獲安康.其一人獨以按蹻之故.遂得四時諸病.則按蹻者.非吉祥之道.乃殺人之具也.何爲古先賢達傳之天下後世耶.夫戶樞之不朽.以旦夕之開闔也.流水之不腐.以混混而常新也.詘信俛仰.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不云動作按摩.有以傷生也.故道家者流.多說熊經鳥伸.龍攫虎搏之效.(案熊經原本作熊頸.致有熊經乃道家導引之術.今改正.)而華佗常以五禽之戲.爲將攝之方.初無冬夏之別也.又隋世巢氏作病源數十卷.每論一證.必處以導引一術.亦未嘗以冬不按蹻爲主也.按本經血氣形志篇曰.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數驚恐.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又奇病論曰.息積不可灸刺.積須導引服藥.藥物不能獨治.此皆詳明按蹻之益.亦不說冬三月不得爲之也.王砅作注.輒立此說者.必以爲本經四時調神大論有曰.冬三月.是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既據此說.復見冬不按蹻.春不鼽衄之文.故云.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此眞誤矣.且鼽衄之證.猶得以強言之.若其下文春病頸項.夏病胸脇.洞泄寒中.秋病風瘧.冬病痺厥.豈盡爲重熱熏肺而然乎.而砅一主于冬月按蹻所致.是決不可信者也.按本經生氣通天論云.春傷于風.夏乃洞泄.夏傷于暑.秋

爲咳瘧。秋傷于濕。冬爲痿厥。冬傷于寒。春必病瘟。由是而言。春夏秋冬。無論啓閉。政宜隨時導引。以開通利導之。但勿發泄。使至于汗出耳。竊疑本經當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或病頸項。春不按蹻。仲夏必病胸脇。長夏必病洞泄寒中。夏不按蹻。秋必風瘧。秋不按蹻。冬必痺厥。其飧泄而汗出也一句。飧字當析之爲勿令二字。如此則辭旨俱暢。可爲通論矣。大抵導引四時皆可爲之。惟不得勞頓。至于汗出而已。苟勞頓至于汗出。則非徒無益。或以反致他疾。不特于閉藏之時爲不可。雖春夏發生長育之時。亦不可。王太僕不悟本經舛漏。堅主冬不按蹻。謂按蹻則四時俱病。蓋爲紙上語所牽。而肆爲臆說也。利害所繫甚重。予于是乎有辨。

內經言。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技雖不至于道。亦游于藝者之所貴。巧雖未至于神。亦妙萬物而爲言。不作強則何以得之。故知作強者。乃精力之謂。

大論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王砅注云。聖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砅說非也。佩、背也。古字通用。果能佩服于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安得謂之愚哉。

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足亦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腳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則懶。每臥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即止。亦覺得力。向來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倉使。足弱不能陛辭。褊篓責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又見雪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

下牀。過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偶記憶得。因筆于册。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難經說老人寤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以謂少壯者血氣盛。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榮衛之道澀。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以予思之。不特如此。大抵晝作夜息。人之常也。是在晝則當有經營之事。在夜則當無繫滯之慮。精神資稟雖各不同。然用之得其常。則于其不用之時。亦得其常。苟用之不得其常。則一切反是矣。衰老之人。經事既多。遭變不少。筋骸疲敝。日耗耳重。一毫之營。若負泰華。度前揣後。于利害之表。商是榷非。于興奪之間。憂未朕而已憂。患已銷而猶患。衆人皆息。己獨勿休。所以正晝昏昏。夜反無寐。此蓋精神用反其常。而寤寐亦反其常也。而年少之人。志剛氣銳。神壯膽豁。鬬力則膂力有餘。角智則智思無勘。劃然而動。屹然而止。事之未至也。利害無所撓其慮。事之既往也。是非無所留其懷。衆休而休。衆作而作。所以晝日常精。夜則常寐。此蓋精神用得其常。而寤寐亦得其常也。故男女十四五以下。纔得枕即穩睡。亦以其無情欲也。白樂天、司馬君實、皆明哲過人。而樂天有詩云。年衰自無寐。不是守庚申。溫公有詩云。蘇秦六國印。力取鴻毛輕。白圭黃金產。運智立可營。如何五更睡。百方終不成。此二公亦當是精神疲敝而然。若夫子元圖爽。臥內酣寐。忠愍扞賊。省中安寢。軒轅黜詠。倚牆熟睡。浩翁削官。投牀鼻鼾。閎通照徹。過物了了。又不當以老少論也。予過五十來。昔昔每苦無寐。或者教以數息。倣而行之。竟亦不能寐也。近得閑閑公一說。名速睡法。云。但于當睡之時。帖枕擁衾。貰身安穩。然後平心定慮。存眞氣如黃金細綫。發兩踵。自後而上。過腰合而爲一。衝脊上頂。至前髮際。卻散而爲二。繞

黃庭聽會橫行相交於人中環口貫下齦復合爲一下咽喉徑入太倉留之不動勃然出氣四道當如火熱青者入肝紅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腎四氣俱滿然後眞氣下臍入少府陰交復散而爲二下膝下臁下趺前裹中指尖順行度湧泉復至踵謂之一帀存想至五七帀已溟涬然入睡鄉矣大段無睡之人行之不過十數帀亦自得睡或用銅人鍼絡法兼達兩手指更佳予按之其效一如所云閑閑公又云此法乃金丹下手處也金丹大藥予未敢議但使昔昔得好睡眠則其神通變化與夫所謂金丹大藥者復何擇哉

政和本草盧會條下本經云俗呼爲象膽以其味苦如膽故也雷公云凡使勿用雞膽其象膽乾了上有青竹艾班此物是胡人殺得白象取膽乾入漢中是也而藥譜云盧會樹脂也本草不細委之謂之象膽殊非也藥譜破本草不細委謂盧會爲象膽爲非此說不明本草正言俗以盧會味苦如膽故呼象膽則本草非指此物是象膽特名象膽耳其言盧會本胡人殺象取膽爲之凡使勿用雞膽者乃雷公之謬也而藥譜不專指雷公之謬而但言本草之非無別白甚矣

江南野錄載韓熙載服朮食桃李瀉十數朮人長寸餘而卒此未必然予友人張君者服蒼朮凡三十年尤喜食桃李未聞有此異也熙載之敗此自根本不固耳李後主疑北人往往賜死韓縱酒多畜婢妾常隨後房歌伎乞丐此其所以來朮人也多食桃李何損于朮耶嘉祐本草蒼白二朮不別出但于蒼朮條下引藥性論云白朮忌桃李雀肉菘菜青魚豈熙載所服者乃白朮非蒼朮而然歟

黃庭經。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廬以自償。玉廬、一身也。保、保養也。灌、澆灌也。言脾胃爲倉廩之宮。能保灌一身。使之安樂。而還以自償耳。自償者、謂養身亦所以自養也。

道家三一說。上一中一下一。是謂三丹田。達道者。能使田復爲一。一復爲三。蓋三丹田。精、氣、神之舍也。曰下丹田。關元精之舍。中丹田。絳宮神之舍。則上丹田。泥丸爲氣之舍也。而上丹田。果非氣之舍也。曰下丹田爲氣海。可爲氣之舍。則精之舍安在哉。以精舍諸中丹田固不可。若以舍諸上丹田。尤不可者也。乃知下丹田雖名氣海。實精舍也。況下丹田不專在氣海。蓋在脾臍與兩腎之間。以臍腎爲人受命之始。則下丹田爲精之舍。可無疑也。又氣海有二。舊說氣海在臍下。素問則謂膻中氣海也。直兩乳間。準素問所言。則中丹田爲氣之舍。可無疑也。精舍諸下丹田矣。氣舍諸中丹田矣。神不舍諸上丹田。將安所寓乎。此三一之正處也。道家雖以三丹田爲精、氣、神之舍。而不著所處。故爲別白之。

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也。息之爲義大矣哉。衜訣以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者。出入之義也。俗以音問相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息者。增羨之義也。以舍勞從逸。謂之止息者。停憩之義也。人有嗣續。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休息者。了絕之義也。息既得謂之生。而又得謂之死。則息之爲義。不既大矣乎。濂溪通書。稱無極而太極。晦庵云。無極而太極。祇是艮卦而已。晦庵以艮卦當太極者。政以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者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之所終也。誰知色色而形形者。盡于止息中來乎。且艮之爲卦也。位則處丑寅之間。時則當十二月、正月之交。此非萬物終始而何。

晦庵因之復論云息便是百穀之實初聞此語愍不能省徐徐以思乃大朗徹實既爲種種復成實種實相仍種種無窮則云乎息者非百穀之種而何觀穀實之新新究萬物之芸芸吾然後知胎息之不妄也夫息之爲文從鼻從心說者謂自心爲息胎息之驗觀文又可見矣自昔老子發谷神之機莊周啓踵息之綸玉匱則敷陳上假黃庭則演說琴心是皆奪造化之權而執天地之祕者也道大事重悠悠莫知世之高亮之士雖有能言之者或隱之太深或衍之太漫誇張詭怪無從致詰惟晁承旨明遠張太保安道蘇端明子瞻黃太史魯直此四君子遂能曲盡要妙明著其說晁則立合和之論張則出清微之語蘇則談隨住之訣黃則述蓮燭之頌晁公之言曰心息相依息調心靜靜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長生張公之言曰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緜緜若存道乃通一來一往終無窮來無轍跡去無蹤踪散入八萬四千毛竅中蘇公之言曰數息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又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往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除癡滅自然明悟黃公之言曰蓮華合裏燭一寸牝馬海中燒百川鼻捕堆頭親拾得道人云是玄中玄此四君子之言亦可謂知言之選者也予少小多疾故常求所以攝養之方雖不得升堂睹奧蠡得近其藩籬竊之寓嶧山之同川嘗與李鼎之和論及于此之和遂于性命者也似有印可意予因贈之以詩云玄牝機關不死根自消自息自氤氳嗳于餤餤九微火輕似飄飄三素雲白玉池心流曉澀紫金鑪口裊餘熏未知與道相應否試作新詩一問君之和拊掌大笑曰子得之矣不可以語非其人晁迥明遠說（案晁迥原本作晁逈今據）

宋史改正心息相依，神氣相合，最方平安道說，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此達摩胎息法也。近世萬松和尙著從容錄，以爲達摩無胎息法，人謂達摩行胎息者，是其說出于曲學小智，予謂萬松之說非也。佛乘雖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故知胎息法，秖是以性命爲一致，若謂胎息等皆妄，則凡燈史所載機緣語句，豈非繫驢橛耶，胎息雖不足以盡至理，亦至理之所依也，今一切去之，則正所謂性外求命，命外求性，便是不識性命。

靜生于動，而復歸于動，則所謂靜者，特須臾之靜耳，惟動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以求靜，然後是非相繆，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身，孝義有某生者，宗丘、劉、學主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環堵者幾十年，主氏翁媼奉事勤甘益篤，庚子春正月望，有道人來，乃舊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不得已出，少間，急求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得已，暫坐一室，既張燈，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坐久，翁倒寢其傍，丙夜，生遽收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媼駭愕起救，生又斫殺之，有婢竊視，噤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鄰者怪有爭鬬聲，而尋復無聞，嗷問翁媼，翁媼莫應，踏門入視，燈火煌煌，生坐兀然，而翁媼二屍，狼籍于血中矣，鄰者縛生，生始開目曰，汝何事收我，鄰者曰，汝殺主氏翁媼，復何言，生曰，我適夢中見一偷將害我主翁，我倉卒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來，我亦斫之，仆，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鄰者執詣有司，府掾范貞之紿謂曰，汝善人，寧有害物心，恐鄰者殺是翁媼，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固殺翁媼，雖夢中不知所爲，尙能記其彷彿，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其

徒皆以爲生本非道者。與媪前有私。冀再通。故坐環堵俟其便。久而不得滿所欲。遂怨媪殺之。而及其翁。或曰。先殺翁。將逼媪。媪不從。故又殺之。是皆非生之情也。蓋其徒恥其醜聲。而故爲是說。以誑外人耳。此生雖愚。豈有苦心兀體。如是之久。而圖通一媪耶。又豈有十年之閒。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惡意于此時耶。又既殺翁媪時。何爲不即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縛也。又當有司誇問之際。何爲不妄抵冒。而乃靳速死也。然則此生竟何爲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心。則得其實矣。此生本自晉愚。性善不能了了。癡坐成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常若夢寐。乍出部屋。恍若殊境。既見燈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己。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于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之復。若生師者。罔罔然舍靜求動。棄動索靜。沈冥于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于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

西方之書。與中國之書。往往更相假借以爲誇。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脈歸于澤。聲歸于雷。動作歸于風。眼歸于日月。骨歸于木。筋歸于山。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草。呼吸之氣。復歸于人。圓覺經四大之說。大槩與此同之。但韓傳所謂歸者。一十有三。而圓覺之所謂歸者。止四而已。顧韓說之繁重。實不若圓覺之約且足也。然不知韓傳竊彼書耶。抑彼書之竊韓傳耶。韓嬰在圓覺前。不應掠取浮屠語。吾意譯潤者盜嬰語耶。

法華經說五欲。曰淫欲。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煩惱。故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此言五欲可厭。正法可樂。雖則云然。終不能免愛著之病。故佛說世間五欲樂。或復諸天樂。比之愛盡樂。萬分不及一。一切愛盡。雖復正法。亦不足樂。況諸天樂乎。況世間五欲樂乎。

敬齋古今黈卷七

前輩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又論韓詩。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格。然予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于對屬之間。至于散語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又凡經史中辭倒者。其義悉與此相近。

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絡繹、瀺灂、出入涇、渭。鄠、鎬、潦、潏。紆餘委曲。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李善曰。太湖在吳縣。（案原本脫在字。今據文選李善注增入。）尚書所謂震澤也。沈存中駁之曰。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入震澤。渭上老人蕭公。復爲辨云。此自賦客誇大之辭。廣張瑰瑋奇怪之說。以動蕩人心。然後列其諫諷之言耳。固非法度之言也。安可以圖經地志。責其物產所生成。山川所終始哉。沈存中獨譏相如。亦自強解事也。李子曰。沈存中雖似強作解事。相如亦自強爲文。蕭公亦與強出理。文人誇誕。固其常態。然要不可以悖理。賦雖主于華挩。何至使秦川之水。曲折行數千里。以入東南之震澤乎。存中以正譏之。而蕭公以權直之。吾見直者之私。而譏者之公也。

兩都賦序。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呂延濟曰。夷。平也。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也。李子曰。平非對盛之辭。夷言陵夷也。

二京賦天命不諂。諂。敢以渝。案不諂今文選刊本作不愔。二字通。杜預注左傳。以諂爲疑。今劉良以諂爲善。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蓋天啓其心。人基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云。超殊榛。撝飛鼈。薛綜曰。撝。指取之也。李善曰。撝。大結切。今人作畧竹者。皆謂之撝竹。或是此字。賦又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險害。薛綜曰。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案李冶謂平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據今本文選皆作守。惟仁宇。薛綜作人。謂擇任賢良也。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爲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轎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書所云。則其小之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章之美。案此出文選五臣注中張銑說。則既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無所統云耳。若果以下筆不休爲美之之辭。則固之于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爲而有小

之之言乎。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音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別無他義。此語亦甚易解。字既不必發音。語亦不必下注。今加音注。眞爲蛇畫足也。若據此音。則春秋二分。亦合作去聲讀之。無乃太僻耶。

子建之七哀。主哀思婦。仲宣之七哀。主哀亂離。孟陽之七哀。主哀丘墓。呂向爲之說曰。七哀者。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且哀之來也。何者非感。何者非怨。何者非目見而耳聞。何者不嗟歎而痛悼。呂向之說。可謂疏矣。大抵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而哀感太甚。喜怒愛惡等悉皆無有。情之所繫。惟有一哀而已。故謂之七哀也。不然。何不云六云八。而必曰七哀乎。

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故黃魯直送顧子敦爲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河東、通爲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稟生勁剛。春服楚楚。遊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內、洛陽、河東、河南、河北、皆得稱之爲三河也。然沈約注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爲三河。則謬矣。凡近河

者。皆呼水爲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爲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釋三河。毋乃疏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迨至莊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皐、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加史遷所記。韋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類。蓋三川者。謂伊水、洛水、竝河爲三耳。

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銷遠根。酖毒不可恪。意謂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逕庭。不似詩家語。不可。當倒恪、愼也。可不恪。則言不可不愼。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張銑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所習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此說大謬。沐浴所聞。乃浸漬乎本國所聞之語也。吳、蜀之人。沐浴所聞。不知中區之大。故家自以爲土樂。人自以爲民良。此甚易曉也。而銑說乃爾。不亦謬乎。大抵文選之註。往往反累本文。李善指明出處。中間雖有牴牾。亦足以發。而銑輩諸人。妄意箋釋。乖背指意。若是類者。甚可厭也。

左思三都賦。其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又云。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爲所著。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

在序如此。然自今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于蜀都則云：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游。又云：吹洞簫，發棹謳，感鱣魚，動陽侯。此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何所異。至于談吳都之賦則云：巨鼇贔屭，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雖詞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貸，亦其秉筆之際，遐探雄擢，偶忘己之所稱也。方之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矣乎。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猩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猩。冶曰：山海經曰：猩見人則笑，而賦言猩子長嘯，當是常笑而賦作長嘯者。板本錯。

左思詠史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

傅咸長虞贈何劭、王濟詩云：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李善曰：漢書注：長離，靈鳥也。善既以離爲靈鳥，而又以爲日月，何也。揣咸詩意，靈鳥爲得。

郭璞客傲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騂，驪當作犖。然莊子有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尋韻，內尋字當作循。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註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又蓄素琴一張。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此二事。正是此老得處。俗子不知。便謂淵明眞不著意。此亦何足與語。不求解則如勿讀。不用聲則如勿蓄。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爲章句細碎耳。何勞弦上聲者。謂當時弦索偶不具。因之以爲得趣。則初不在聲。亦如孔子論樂于鐘鼓之外耳。今觀其平生詩文。槩可見矣。答龐參軍云。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歸去來辭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與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使果不求深解。不取弦上之聲。則何爲載彈載詠以自娛耶。何爲樂以消其憂耶。何爲自少學之。以至于欣然而忘食耶。凝人前不得說夢。若俗子輩。又烏知此老之所自得者哉。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閑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閑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予以東坡爲強生事。

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憤激之極。理勢窘蹙。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卽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爲物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論。故託跡獨駕。不由逕路。至于車迹所窮。不能不慟哭也。

顏延年答鄭尙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岡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

范蔚宗樂遊苑應詔詩末云。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探己謝丹臒。感事懷長林。案丹臒文選刊本作丹藪。又顏延年和謝監詩云。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雖慙丹臒施。未謂玄素睽。呂延濟、呂向、皆以丹臒爲榮祿。而李善

又以爲君恩皆非也。丹牋、所以爲國家之光華也。范意謂揣已空疏。不足以華國。故感事思歸。顏意謂雖無文章。可以華國爲慙。亦未至始素終玄。如絲之改色也。

徐悱敬業酬到溉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嘆。案寄言。原本訛作何言。今據文選改正。何數、音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按前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衞青。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詳史所載。此則天子語天子以廣連爲匈奴所敗。故不令獨當單于。所以言數奇也。若以數字爲去聲。則是連數不耦耳。豈有天子于將帥。以命運救之耶。當從如說。音爲所角反。

鮑明遠擬古云。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劉良以兩說爲本末之說。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非也。兩說者。兩可之說也。謂兩可之說。能窮舌端。而五車之讀。能摧筆鋒云者。猶言禿千兎之毫者也。李善又以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爲兩說。則益疏矣。

開元間。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辭微引載繁。陷于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爲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自不當參舉。今而更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者。辭劉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攪心。予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攪心。而不知五臣之競攪也。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後送別者。多以此詩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陽關。予在廣寧時。學唱此曲于一老樂工某乙云。渭城朝雨

和刺里離輕。渭輕塵。客舍青青和刺里離輕。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不和。西出陽關和來離來。無故人。當時予以爲樂天詩有聽唱陽關第四聲必指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句耳。又誤以所和刺里離賴等聲便謂之疊舊稱陽關三疊。今此曲前後三和。是疊與和一也。後讀樂天集詩中自注云。第四聲謂勸君更盡一盃酒。又東坡志林亦辨此云。以樂天自注驗之。則一句不疊爲審。然則勸君更盡一盃酒。前兩句中。果有一句不疊。此句及落句皆疊。又疊者。不指和聲。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鄉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訪諸譜。或有取古今詞話中所載。疊爲十數句者。或又有疊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謂詞話所載。其辭龐鄙重複。既不足采。而疊作八句。雖若近似。而句句皆疊。非三疊本體。且有違于白注、蘇志。亦不足徵。乃與知音者再譜之。爲定其第一聲云。渭城朝雨浥輕塵。依某乙中和而不疊。第二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舉不和。第三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聲云。勸君更盡一盃酒。直舉不和。第五聲云。勸君更盡一盃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及第七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爲七句。然後聲諧意圓。所謂三疊者。與樂天之注合矣。

李白詩堯祠送別云。朝策犁眉騄。舉鞭力不堪。犁牛、騄也。騄、黃馬黑喙也。然則犁眉騄者。黃馬黑喙。而眉斑駁者耳。

李太白送李女眞歸廬山詩云。一往屏風疊。琱鸞著玉鞭。謂其地形疊疊然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闌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闌風二字無出處。偶讀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述職期闌

暑、埋棹變金素。翰曰闌暑、夏末暑闌也。闌風當用此語、謂薰風闌盡、將變而爲涼風也。一本闌作闌。古字通用。

杜詩醉中往往愛逃禪。或者云。逃禪之逃。卽逃楊逃墨之逃。逃、畔也。杜詩此言、謂逃禪而醉也。或者之論非是。逃固畔也。而謂此詩爲畔禪而醉。則誤矣。逃禪者、大抵言破戒也。子美意謂蘇晉長齋于繡佛之前。及其既醉、則往往盡破前日之戒。蓋逃禪者、又是醉後事耳。若謂畔禪而醉。何得先言醉中乎。又有人說云。逃禪者逃于禪。謂竄投于禪也。如其說。則大與孟子逃楊逃墨之逃異矣。

陶淵明夏日臥北牕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上人、謂宓羲以上人。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蓋用陶語也。杜詩本或作白日到羲、黃。謂伏羲、黃帝、時意亦同之。近世劉迎無黨題歸去來圖云。餘子風流空魏、晉上人談笑自羲皇。劉所謂上人者。果何等語耶。又以羲皇對魏、晉、則亦疏矣。編纂時有如此者。便可削去。

詞人多用劃字。杜甫詩。久居夔府將適江陵云。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荊南述懷云。得喪初雖失。榮枯劃易乖。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東坡後赤壁賦。劃然長嘯。草木振動。劃之一字。蓋出于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丁解牛。砉呼然嚮許然。奏刀騞呼然。騞劃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近者皆通用。

顏眞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皋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

固之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固見采于孔氏。按魯頌閟宮云。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班固何得以與皋陶爲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承揚雄之誤也。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按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又商頌那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吉甫同作頌者。若正考父。但爲得頌之人。奚斯則但爲頌中所稱之人。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睎者。爲睎何事乎。此雖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正考父所作。雄既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詩之人也。司馬遷、揚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此。況後之學者乎。

乖角猶言乖張。蓋俗語也。然唐人詩有之。獨孤及酬于逖、畢曜、問病云。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蹭蹬風波中。

退之論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即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自不免。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爲學。故著原道等篇。詆排異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斥。幾萬里而不悔。斯亦足以爲大醇矣。奈何惡其爲人。而日與之親。又作爲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相愛慕之深。有是心則有是言。言既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者。豈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師詩云。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送靈師云。飲酒盡百錢。嘲諧思愈鮮。送文暢云。已窮佛根源。麤識事軏軋。送無本云。老懶無鬬

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顧（苦感反）。領聽穎師彈琴云。嗟予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牀。送澄觀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別盈上人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廣宣上人頻見過云。久爲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又有送文暢、高閑、等序。招大顛三書。皆情分綢繆。丁寧反覆。密予弟紹。又其與孟簡書。則若與人訟于有司。別白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荀揚已乎。文公而猶若是。自其下者。蓋又不足道矣。

神祠名之閟宮者。謂巖邃之宮也。名之清宮者。謂清淨之宮也。而亦得以爲明宮。韓愈南海神廟碑云。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亦得以爲壽宮。崔融啓母廟碑云。壽宮澹兮不擾。蓋明宮則神明之所宅。壽宮則死而不亡之義也。

柳子厚遊朝陽巖詩。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又禪室云。法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構屋用茆。自是常事。必言菁茆者。當是彼土所出。別有名爲菁茆者也。按尚書禹貢。荆州云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疏云。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蒁菁也。蒁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未善也。左傳僖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禮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縮酒。全用鄭興之說。而安國言菁菹。亦本周禮也。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知其不可。乃以辭。（案原本知訛卻今據史記封禪書改正）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

耕。此乃拒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又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案原本脫一茅字。今據尚書疏增入。重之。以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據前諸說。孔安國以菁茅爲二物。鄭康成以爲一物。然鄭說菁爲莫菁。則不說茅。說菁茅爲一物。則不說莫。其意亦以菁與菁茅爲二物也。是則子厚詩所用菁茅。豈鄭玄所謂茅之有毛刺者歟。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案原本羞訛著。今據孟郊詩改正。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游。又失意歸吳寄劉侍郎云。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夫窮通得失。固自有命。郊一躓踣。便爾忽懣欲死。又自以至寶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綴緝語言。布露當世。則郊之爲丈夫也。何其淺也。人言郊及第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到。然何待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忽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云。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時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曉將屢立戰功。雖麤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效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李子曰。盧仝以黔婁對董秦。則初不論功。但論其德之何如耳。東坡乃謂秦驍勇有戰功。無乃失評甚歟。忠臣之節度淮西也。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壻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于其父。都虞侯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衆心怨怒。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之所爲如此。

歲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玉川子所以涕泗而訟之天也。玉川之詞直，而東坡曲之，其亦誤矣。然則有功如秦者，不當官耶。非也。以有功而官之爲當，則國家之權也。以無德而祿之爲不當，則君子不易之論也。二者各自有道，而妄欲一之，則非其道也。東坡稱忠臣頗知忠義，始終有功，意以爲大歷中君父在難，不擇日而行，爲可尚也。此爲可尚，獨不念建中之變乎。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輿播越，忠臣久懷觖望，望風投泚，其所謂知忠義而始終有功者，果安在哉。且舍功而論德，德則殘賊矣。舍德而議功，功則叛人矣。兩無所取，而東坡猶深惜之，殆見埋而不見空者也。莫細于埋，莫大于空，見莫細而不見其莫大者，有物蔽之而然耳。歲星主福德，舊作坐福德，今改作主。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曰，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按左傳，子革誦祁招之詩曰，祁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預曰，愔愔、安和貌。又韻書愔字訓靖，施之德音，則誠然也。故嵇康琴賦，其辭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李周翰注云，愔愔、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琴賦云，游子心以廣觀兮，聽德樂之愔愔，然則愔愔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謂商耽愔愔而亡，則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

杜牧晚晴賦，賦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既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渠也，杜誤以芰爲菱。

張祐詠薔薇花云，曉風抹盡燕支顆，夜雨催成蜀錦機，當晝開時正明媚，故鄉疑是貴臣歸，薔薇花正黃，

而此詩專言紅．蓋此花故有紅黃二種．今則以黃者爲薔薇．紅紫者爲玫瑰云．

敬齋古今黈卷八

司空表聖詩喜用韻字春晚云憑高憐酒韻引滿未能巳漫題云率怕人書謹閉宜酒韻高以韻與酒而人不道也又光啓四年春云小欄花韻午晴初撫事寄同遊云春添茶韻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茶又王宮云風荷似醉和風舞沙鳥無情伴客閒是物此中皆有韻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鹿門隱書曰舟之有仡猶人之有道也仡不安也舟之行匪仡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仡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仡于項項遷仡于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其自注云仡五勿反舟動貌按韻及尚書注釋皆云仡仡爲壯勇貌仡許乞魚乙二切音訖俱與皮說不同又偏旁字書並無音五勿反而解爲舟動貌者此必杌字之誤詩云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傳曰杌動也五忽反（案杌字原本俱作抏毛詩本作杌從手不從木今改正）

按魏晉舊制三公黃閣廳事始得置鴟尾陳後主以蕭摩訶爲侍中特詔開黃閣廳事寢室並置鴟尾然則黃閣鴟尾皆宰相所居之制也自唐以來亡之矣今人舉皮詩往往以黃閣作黃閣閣自館閣之閣偏攷書傳宰相無有黃閣故事皮日休七愛詩房杜相國云骯髒無敵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眞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

唐羅鄴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濃華過一春韓令謂韓弘也弘嘗除去所居牡丹故云濃華當

作穠華詩何彼穠矣、穠如容切毛云、穠猶戎戎也按廣韻穠、穠同音醲又而容切穠衣厚貌穠華多貌然詩既言棠棣杕杜桃李則自當作穠而作穠者蓋古字通用

韓偓詩安貧云牕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又劉師道詩嘆世云野馬飛牕日醯雞舞甕天所用野馬皆不當按莊子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二詩皆以野馬爲遊塵誤矣

詩史云歐陽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云柳絮霞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治又以爲不然魚未必食楊花而肥蓋此時魚之所食之物皆豐美故魚自肥也今驗魚廣之處當其盛時莫不肥好豈必其地悉有楊花耶

羅隱說石孝忠事李愬愬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恭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肩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邢部侍郎韓愈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陊者再三吏執詣節度使悉以聞天子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伺吏隙舉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怒使送闕下因召見孝忠頓首曰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肩、齒愬固無所言矣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非以明憩之功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也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揭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多其意遂赦之因號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巽淮西碑一如孝忠語今韓段二碑具在其敍李愬入蔡事韓止三十餘字而段則近三百言蓋段承憲宗之旨據孝忠之憤不得不大爲鋪張誇詡也然細攷韓筆其三十餘字與段之三百言者大略亦不異但文昌所作稍加絢麗而已李義山稱退之謂公之勛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宋世詩人亦有云千載斷碑人膾炙秖今誰數段文昌（案此二句乃蘇軾所記臨江驛詩朱子韓文攷異引之作不知世有段文昌與此稍異）則二公文字之優劣不難判也憲宗亦何爲以卒隸之一言遽命劉摩舊作再更新製乎予以退之平生攷之蓋有由焉李漢序昌黎先生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爲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蹇後動輒得咎退之所爲每爲世所阻抑當淮西之平鴻功鉅業歌頌洋洋將貽千萬世而無斁事體之重譬之九鼎而先生獨以一手扛之當時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羣囂隊譟踵之以孝忠之舌衆喙所漂太山一羽其勢無足怪者然則爲憲宗者當如何哉要察所聞之言爲如何耳如其言可諒韓筆不能以盡偏裨士卒之勞自應別錄名氏列之碑陰足矣亦不可以輕信人語劃然而改章也如其事無甚遺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以殺人蔑王法以暴狠求雄名曰吾欲勸天下之爲人下者是爲咫尺寸之地而奪乃父乃祖之天也盍磔之獨柳之下與元濟同尸顧義而赦之賞罪人爲烈士又用其騰口之說以輕易星斗之文爲憲宗者不亦惑甚矣乎春秋書齊豹爲盜說者曰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

之士。誰或不爲。今羅隱次孝忠事。惟恐不傳于後。則于春秋之義乖矣。

定風波曲凡有五。唐歐陽炯定風波首云。暖日閒牕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殘霞。詩句定風波也。至今詞手多爲之。此不可以備錄。近世趙嚴可作詞。有曰。芳心事事可可者。定風波慢也。俚俗又有定風波者。所謂宮調者也。又本事曲子載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第一首云。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懽緒。尋其聲律。乃與漁家傲正同。又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瓊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煙柳渾清。寂寞文園淹臥久。推枕。援琴涕自零。無人著意聽。緒緒風披雲幌。駸駸月到萱庭。長記合懽東館夜。與解。香羅掩翠屏。瓊枝半醉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陣子正同。右五曲中。前三腔固常聞之。其後二腔。未有人歌者。不知此二曲。眞爲漁家傲、破陣子。而但爲改名定風波乎。或別有聲調也。予以爲但改其名耳。不然。何爲舉世無人歌之。而又徧攷諸樂府中。無有詞語類此。而名之爲定風波者也。

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厮。短勒靿兒末厥兵。歐公云。末厥亦當時語。予景祐間已聞此語。時去陶公未遠。人皆莫曉其意。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于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冶曰。末厥蓋俗語也。歐公雖以此爲當時語。亦自不知爲何義。大抵末厥者。猶今俚俗語言木厥云耳。木厥者。木強刁厥之謂。

王德用神道碑、歐公所撰。康、邠、二人、衛議、皆同押。又晏元獻碑、氏、裔、洛、學、詔、後、皆同押。歐公去今纔百餘年。其文律寬。猶有古人風氣。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有譏議。乃知律度益嚴。而其骨格益以弱也。

歐陽永叔作詩。少小時頗類李白。中年全學退之。至于暮年。則甚似樂天矣。夫李白、韓愈、白居易之詩。其詞句格律各有體。而歐公詩乃具之。但歲時老少差不同。故其文字亦從而化之耳。

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窒。謂印刓則可。謂印窒則不可。

石曼卿詩贈孫可久云。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或云。閉字不若作開字。以爲不然。戶開而有蛛網。閉則斷之。見其無人往來也。若云。開戶斷蛛網。則是閉門時有蛛網。而開則斷之。又何足以盡幽閒之趣。

蘇子瞻紀游五百言。崢嶸依絳壁。香茫暖奔流。按莊子。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莽蒼並側聲。前人詩句。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莽茫蓋本莽蒼。但以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亦何足致疑。

東坡詩。婆娑亘敞屣。脫去但足借。注云。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敝躧耳。按廣韻。屣、躧、同音所綺切。而屣乃不踐履也。躧乃步也。二字皆無敝意。然史記云爾者。此本用孟子語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躧也。說者曰。躧草履也。草履而可躧者也。音與前二字正同。詳坡詩意。孟子、史記、兩俱用之。史記不云躧而云躧者。古人用字。不類今體。其聲相近者。猶許借用。其音切正同者。爲相通無疑也。

東坡雪詩。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風驚落屑。或以爲落屑亦體物語。或者之言非也。此蓋用陶侃竹頭

木屑事耳。

東坡書韓幹二馬云。赤髯碧眼老鮮卑。迴策如縈獨善騎。按晉書。王湛乘其姪濟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此善騎之騎。自合作去聲讀之。書傳中言善騎射者多矣。今押作平聲。定誤。

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使花開。按古今詩話云。韋七七每醉歌云。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又詩史載殷七七事云。七七有異術。嘗與客飲。云某有藝成賓主歡。卽顧屏上畫婦人曰。可唱陽春曲。婦人應聲隨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柳白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然則使花開者。乃韋七七。非殷七七也。東坡此詩。誤以韋爲殷耳。不然。二事所載。果有一誤也。

東坡有老饕賦。前後皆說飲食。按左傳文十八年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此賦。當云老餮。不當云老饕。

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一本作共樂。當以食爲正。賦本韻語。此賦自以月、色、竭、食、籍、白爲協。若是樂字。則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盞更酌爲協。不特文勢萎薾。而又段絡叢雜。東坡大筆。必不應爾。所謂食者。乃自己之眞味。受用之正地。非他人之所與知者也。今蘇子有得乎此。則其間至樂。蓋不可以容聲矣。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爲樂哉。素問云。精食氣。形食味。啓玄子爲之說曰。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又云。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啓玄子爲之說曰。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同。

東坡跋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云莊子世無有誰知此疑神四注本載東坡自說云（案蘇軾詩注今所傳惟永嘉王十朋吳興施宿二本此所云四注者未知何本檢王施二注內亦無此條所引之文疑元時有其書而後已佚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案宋張淏雲谷雜紀載東坡說自孔子曰以下至此與文並同又濁醪有妙理賦云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疑神四注本據此說一斷以爲疑神又酒賦云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則注家無所說治曰四注所援東坡之說吾恐非蘇子之言也信如蘇子之言則蘇子之見厥亦偏矣所謂先輩不敢改書是固有理若斷凝神以爲疑神則吾不知其說也莊子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正如繫辭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今東坡以爲與陰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同殆非也（案張淏雲谷雜紀謂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之語出于列子改作凝者誤與此所論有異）何者陰疑于陽乃是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乃見疑于人此用志不分亦見疑于神乎凡人之心以先入者爲主東坡蜀人先見蜀本因目生心承文立義皦如星日牢如膠漆久之又久心與理化忽覽別本如覩怪物矛前盾後能無改乎東坡以蜀本爲善本而四方本皆後人所改又安知四方本不爲善本而蜀本獨非前人之誤乎

東坡漱茶帖云茶性暗中損人爲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此說亦未盡得茶性固多損漱茶則牙齒固利脾胃固不傷然不知齒自屬腎茶入齒罅氣味之所蒸全歸腎經脾胃雖不覺而腎則覺之消陽助陰漱啜無異或謂啜之與漱啜之爲力甚多而漱之爲力甚少漱滌之

損。終輕于啜。此亦不然。飲啜則氣先歸于脾胃。而後始傳于餘臟。今而漱之。則其氣獨歸于腎。是其力多少適相等耳。若脾胃則漱實勝于啜也。

東坡云。治曰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曰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醫者韓懿之曰。東坡此語強爲說爾。其實不然。治曰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曰者。燒烙漸浸。鉤割針鑷。無所不用。又其所用藥。如石膽、石中黃鷄子、白銅、青礜、青硼砂、白丁香之類。性俱有毒。豈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說雖有理。亦未敢以爲至論也。比見張鍊師。幾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家叟。病曰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既去。遺一銀藥餅子。開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以爲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叟病已不治。政復不效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曰似見物。叟因更點少許。痛亦如前。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連點數曰。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別時。遺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問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烏頭汁雜諸毒物熬成者。他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爲可信。

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時詞手。多用此格。如魯直云。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秖恐花深裏。紅露濕人衣。蓋效坡語也。近世閑老亦云。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時眞。笑拍羣仙手。幾度夢中身。

東坡蓄墨。墨文有文公檜鼯臘墨六字者。且自言不知其所謂。予以爲此亦易曉。文公檜、當是作者之姓名。鼯臘、則所造之歲月耳。鼯、鼠也。謂歲陽直子。臘、則十二月也。

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詠沖融浩翰庸何敢議爲然其才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間時時有少隉杌者如腧廁廁腧之倒滹沱河蕪蓑亭之誤皆是也今聊疏其一二可以爲峻健者之戒和劉貢父云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按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東坡此詩意全用晉語事而押韻處便加梧字豈非太峻快耶次韻秦少章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則全用劉禹錫石頭城詩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太峻快也桓魋墓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爲袁紹檄曹操云曹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則摸金乃校尉非中郎也病起云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長桑君出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矣坡則以爲倉公倉公淯于意也送陳六云去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薏苡按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薏苡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用薏苡不得便爲牛次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按晉書折者屐齒而非屐也若云得我新詩齒折屐則其爲喜下言可知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牽黃狗本譽李斯善作篆而復引黃犬事殆似勉強次韻周長官見寄云罔罔可憐眞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喪家之狗而止用兩字似不甚妥又送客云鍾乳金釵十二行樂天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今便配合爲一句恐非後學楷式觀歐陽鈐轄刀劍戰袍云書生只宜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此語雖有激而出然使不知道者觀之能無失倫之嫌乎

文叔通濟陽雜記云徐凝爲廬山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笑之謂之惡詩及

坡自題則曰闢開蒼玉峽飛出兩白龍予謂東坡之闢開與徐凝之界破其惡一也冶訢讀坡集其游灊山詩（案灊山原本作泉山今據蘇載集改正）又云闢開翠峽出雲雷裁破奔崖作潭洞然則坡之峽凡兩度闢開矣

王詵晉卿收寶繪堂以前後所得法書名畫盡貯其中東坡爲作記云桓靈寶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留意之禍也東坡又嘗謂其弟子由之達自幼而然每獲書畫漠然不甚經意若坡所論眞所謂寓物而不留物者也然烏臺詩話所載款狀與晉卿往還者多以書畫爲累是豈眞能忘情者哉世所傳洪覺範燈蛾詞云也知愛處實難拚覺範特指蟲蟻言耳人之逐欲而喪軀者抑有甚于此此深可以爲士君子之戒也

人情譽之則喜訾之則怒喜不于其譽于其榮也怒不于其訾于其辱也小人則不然反甘心于得惡聲既不以爲辱而更自以爲榮焉夫小人亦人也亦人之心也榮辱與人同之而其美惡之間盡與人相反者何哉吾之所利者在此焉耳彼世之所謂榮辱者非吾所恤也唐穆宗時李逢吉之黨潛貶戶部侍郎李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率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夫衆之所以憚又新者憚其惡聲也又新之所以獲衆憚者賣其惡聲也吾方賣之惟恐惡聲之不四馳也利在于辱辱吾榮也又何辱之云乎人君之所以理世人之所以處世惟榮與辱兩端而已榮辱兩無所施則賊君戕父無所不至矣人亦安得而不憚之哉頃有一人焉才而甚（案此下原本缺一字）稍親要路嘗于廣坐厲言曰吾之力薄誠能不與人爲

福。惟是朝夕議論之間。或能與人爲禍。吁。此又學爲文新而市惡聲者也。賈者必珍其貨而後市。小人則惡其聲而後市。一聞之市。厥有如此。

人言山谷之于東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詩文字畫。別爲一家。意若曰。我爲汝所爲。要在人後。我不爲汝所爲。則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爲論也隘矣。凡人才之所得。千萬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恒也。鳧自爲短。鶴自爲長。鳧豈爲鶴而始短。吾足。鶴豈爲鳧而始長。吾脛也哉。近世周戶部題魯直墨蹟云。詩律如提十萬兵。東坡眞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閒事。猶與先生抵死爭。周深于文者。此詩亦以世俗之口。量前人之心也。閒讀周集。因爲此說。以喻世之不知山谷者。

魯直喜見八叔父詩云。稍詢耆舊開。大半歸山丘。小兒攜婦子。襁褓皆裹頭。東坡詩有云。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康強。案。蘇軾超然臺詩。用十五刪韻。作而我安得留朱顏。此康強二字誤。蘇、黃所狀皆一類。而黃不若蘇之簡而詣理也。

黃魯直作東坡墨戲賦云。筆力跌宕于風烟。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又其他詩。多喜用跌宕二字。此出于蜀志簡雍傳云。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風儀、疑作風議。

介甫詠韓退之詩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集唐百家選。其自序云。廢目力于此。良足惜。此其爲言。可以爲達矣。求其用心。可以爲遠矣。然撰著字說。及三經新義。前人論議。皆斥去不用。一出新意。必使天下學者。皆吾之從。顧不知自謂費精神廢目力否也。文字固不足道。觀其得君柄國。專以財賦爲己任。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黨相

煽之禍。此豈非言語自爲一人。而其事業又自爲一人乎。吁。可怪已。

陳無已詩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餬口。兩地爲鄰闕寄聲。注云。顏魯公帖曰。闔門百口。幾至餬口。案。陳無已集。此詩題作答晁以道。顏魯公帖以下十五字。任淵所注。按左傳。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杜預云。餬、粥也。粥乃貧家所食。陳詩自謂仕久而貧。因用鄭莊公語。而顏眞卿謂其家幾至餬口。則其意與左氏異。豈以餬口謂都無所食乎。

陳無已每登臨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金國初張斛德容作詩。亦以被蒙首。須詩就乃起。

米元章治第潤州。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爲世以致字爲學以致其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外以致爲語助。似是訓甚。李子曰。以致爽之致。爲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訓甚。則其言義含糊。模棱手耳。致自爲甚。致爽自得以名軒。此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爲語助。則大段乖刺矣。

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十百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爲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爲好人。

張本孝叔爲孔毅夫雜說序云。其言漢景免笞人背。明皇親擇守令。宣宗立太子。不委宰相而屬宦官。至

言祥瑞風鑒不可憑。議論甚趫。其引父命亦得爲勅母亦可稱大人傳或有之。不可爲後世法。則近贅言焉。孝叔謂後二事不可以爲後世法。非也。毅夫錄此者。蓋見前史有此語。因而表出之。初不定以爲後世法也。而孝叔以此爲贅。何不量己之贅耶。

世傳筆詩。使盡好心無所用。只因閒管得人憎。又豈知今日成閒管。痛悔當時用好心。又自從蒙管束。轉覺用心勞。此三聯語雖不甚婉。格雖不甚高。而皆以心對管。其意各有所主。亦可以見風人託物。靡不至到。

納紙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竟不知何人所作。投謁固可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于人。亦可愍也。

近世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詞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佛、老、異端固所當恨。至于學士大夫。譯經潤文。雖有異于顏子之若愚。曾子之一唯。本諸故訓。開釋奧義。是亦儒學之所先務。又何足訾乎。今飛卿一切以此爲恨。殆見世之爲文之士。大章短篇。略無自己一字。第剏削詩書中一二語。重摹而複寫之。以爲文之至。則此誠可恨耳。所見有疑似。所恨有當否。吾恐後生輩泥飛卿之說。便以爲準繩。則必有棄經之實。而專從事于詞藻之華者。故爲別白之。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爲佳什。非也。

古文用韻。鄰傍上下。凡聲音之近似者。俱得相與爲協。若東、冬、江、爲協。旨、有、語、協。歌、麻、陽、庚、哿、馬、屋、角、之類。皆得通用。至入聲則有兼用五六韻者。蓋古人因事爲文。不拘聲病。而專以意爲主。雖其音韻不諧。不恤也。後人則專以浮聲切響論文。文之骨格。安得不弱。

鄰韻而協者。詩家間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爲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

諸樂有拍。惟琴無拍。琴無節奏。節奏雖似拍。而非拍也。前賢論今琴曲已是鄭、衞。若又作拍。則淫哇之聲。有甚于鄭、衞者矣。故琴家謂遲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而能改齋漫錄論胡笳十八拍。引謝希逸琴論云。中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七曲皆言拍。果是希逸語否。在琴操其實不當言拍。止可言幾奏也。今琴譜載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者。乃後世琴工相傳云爾。

鮑昭有井謎。世傳東坡有賀資謎。又黃庭堅有粥謎、豪棊謎。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謎固小技倆。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談笑一助也。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腳。中間全無肚腸。外面許多棱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爲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還相連。左右排雙羽。縱橫列二川。闔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一絃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盡人間曲。染物瑕頭謎云。在染何

曾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性自分明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一

晉書天文志儀象云。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周禮地中之說。以土圭句股法入之。得天徑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減於甄曜度、考異郵、之數。餘一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問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甄曜度、考異郵。其數曾不及半。是何二說相懸如是之殊邪。曰。此蓋甄曜度、考異郵、之數。自天之極際言之。土圭之數。自黃道言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日月又居天地兩間。故其數當半天徑也。而猶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說者謂麗爲附。然日月之麗乎天。非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亦本乎天者親上云耳。故邵康節解離麗之麗。不取舊說。但謂文彩著見之義。

又晉書天文志云。傳說一星。在尾後。主章祝巫官。傳、徒人從專。音直孿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傅說得之。以騎箕尾。則傳、徒人從專。說、讀如悅音。是爲殷相之名。而不傳說之義。然晉志言此星在尾後。則實當箕、尾、之間。而復云主章祝巫官。何也。豈莊周之言。與此各自爲說。不相本耶。博聞君子。當有以辨之。

前漢西域傳云。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

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音彼義反黈曰此義是而音非波止當如字讀之波之爲言自有循順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謂之邊河波河之語與邊河政同傳又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孔道止謂大道也前言辟在西南故後言不當大道若謂不當穴徑是何說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鄯善則知鄯善正當大道耳

李益鸛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知長魯直初至萊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左傳莊公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氏解如爲而晉書禮志載成帝納皇后杜氏舉晏桓子語夫婦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實作若而人因知而如二字古語相通俗謂如今又謂而今亦當本古語云然

鐘言撞鼓亦得撞見前漢西域傳龜茲王絳賓樂漢制度歸其國出入傳呼撞鐘鼓

五經中詩最難讀以音釋參糅故也教讀者當專從毛不得已當從鄭何者師傳已來皆曰毛詩不曰鄭詩蓋康成本用毛說特毛義有不安者以己見改易或毛氏不爲傳則以箋明之今之人一不從毛一不從鄭但視陸德明釋文易曉者雜之讀所以前後齟齬無所統紀而義益晦惟舍一而取一則無是患矣予之爲此說也不爲毛氏純是而鄭則非也要知兩家之說必從其一焉耳

沈田子殺王鎮惡而王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通鑑小浙本載之義熙十三年而大字本作十四年此本爲正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搖落對云疏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閑其優劣大不相侔覽者自當見之詠槿花云月裏寧無姊雲中亦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用之於槿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爲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相徑庭誰字止宜作寧

根非生下土云醁醽本酒名也花新開以顏色似之故取名莊曰花之色類醁醽者甚多皆不以爲名獨取此花理不應耳蓋兼以風韻芳馨名之不專取色而已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徑誤到葛洪家自不害爲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爲此皆假對意謂下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爲春夏之夏子爲朱紫之紫塵俗哉

素問上古天眞論岐伯曰上古之人飲食有取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使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啓玄子王冰之注取數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少也岐伯此言以爲今人逐末喪本塞華遺失天理之大全則是以妄爲常今冰以爲寡於誠信失其旨遠矣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止言情欲之伐其生今注云輕用曰耗意雖相近質以文理耗散二字實相連屬耳逆於生樂謂迎逆乎生之樂注謂逆養生之樂亦未可憑也

又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爲發陳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爲蕃秀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爲容平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爲閉藏早臥晚起必待日光黈曰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而陽則爲德陰則爲刑刑則主殺德則主生故其情性常喜陽而惡陰冬爲閉藏之時夜臥早起者所以順陽氣於未明之晝也是固宜其然矣然其春三月發陳之時自當早臥早起以順陽氣於開暢之旦而今稱夜臥早起與夏三月無別則眞誤矣夫陰陽寒暑均布四時若令春夏同科耶秋冬亦當一體則何以爲四時也哉故春之早起不必置論則其夜臥二字必早臥之舛也又其秋三月容平之時自當晚臥晚起以謝陰氣於肅殺之曉而今稱早臥早起是又誤之甚者不可不辨也夫秋氣之嚴莫嚴於霜降之辰萬物凋落攝養之家最爲深懼而使人早起與雞俱興則是作意犯冒與霜亢也無乃乖全生之理乎王冰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懼申寒露故早臥欲使安寧故早起以常情度之人亦豈有畏寒露之霑裳衣而不畏肅霜之戛肌骨乎此妄說也惟早晚之文一政則其下錯繆與雞俱興之類皆可得而正之矣蓋素問一書脫誤贅複如是者居十七遇不可通者不可強爲之辭政當以意會之耳

韓退之自謂頗陳編以盜竊柳子厚自謂好剽取古人文句以自娛歐陽永叔亦自謂好取古人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時以穿鑿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三先生自謂之盜者所謂齊之國氏也不過點注前言往行以爲我用耳而世之不善爲文者莫不手目所及輒自探討其身爲穿窬之子而寧死莫肯承服強自揜蓋強自粉澤將以欺天下而卒不能以欺一人是所謂宋之向氏也歟

世以祕監爲奎府。御書爲奎書。謂奎宿主文章也。故宋有奎文閣。寶奎樓之稱。又薛奎字伯喈。吳奎字長文。悉以文藝配奎爲言。予考之晉書天文志。則云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而東壁二星。在北方。實主文章。蓋爲天下圖書之祕府。其星明王者興。道德行。國多君子。其星失色。大小不同。下者好武。經士不用。是則圖書文章。皆當取象東壁。於義爲愜。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東壁。而獨取奎者。豈奎宿森羅錯綜。有象於文。而東壁無之邪。或前人誤耳。而後人承之邪。抑別有所出。而吾未之見也。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呂延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故後人用牛、女事。及詠七夕等。皆以爲牽牛、織女。案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織女、天女孫也。天紀九星。乃在貫索東。距牽牛甚遠。然則牛、女之女。非織女。乃須女也。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牽牛、亦賤役也。故須女與牽牛相媲。又同列于二十八宿之中。密相附麗。但隔天漢。詩人以是有盈盈脈脈之語。若以爲織女。則天女牛郎。非其偶也。或者引大東之詩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此自以牽牛、織女、爲類。延濟之注。於何繆戾。曰。大東義取有名無實而已。呂說義取伉儷。難以彼此相證也。

詩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而疏家乃謂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誤矣詩意本主所牧之多謂毛色有三十等亦大率言之今云每色各有三十則計其所牧能有幾何而當時之人詠之詩邪若又以爲每色色別三十種則爲色太繁反更難通毛言異毛色者三十政謂總括諸色至有三十等耳其義甚爲明白不勞異說

乾陽物也稺于七而老于九坤陰物也反是稺于八而老于六聞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稺不於其齒而於其目對視己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之交自首見胸則七八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溟涬焉則不可得而年之

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來濟引齊國老人語曰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注云蠶要者以蠶事爲要非也上云農時則蠶要者亦謂切要之時也故濟又云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夫子與夷齊而不與衛君公羊子與輒而不與蒯聵質此一事足明公羊全書之妄君子不可以一事妄全書以一事而妄全書甚之也甚之奈何甚此一事之妄也

草可以爲木荀子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射干、草也獸可以爲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爲饌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食也佛可以爲仙彼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

鐔字尋淫二音。廣韻以爲劍鼻。莊子注爲劍口。呂吉甫曰。鐔者、劍之所以爲本也。又曰。所植者也。又鋏音頰。莊子注云把也。呂曰。附鐔者也。蓋所持而行之者也。鋏既爲把。則鐔乃俗謂隔手者也。又姓音蟾。

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克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朴次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因各定。大作不相沿。

主化布于下。人心孚自天。上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行苟并至。位名尤兩全。末由弓冶手。安比父兄肩。幸及布衣仕。宜希守令先。尺刀元並用。丹白具同研。去吏多甘老。休兵坐力田。干戈包已久。永卜本支延。歐陽永叔戲爲也。小兒初作字。點畫稍多。卽難措筆。必簡易則易爲力。故小學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語。歐公此詩。當亦爲兒輩設也。

柳子論四維爲二維。以爲廉與恥。皆義之小節也。不當與義抗而爲維。究而觀之。柳子之辨。凡數百言。祇是解釋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八字。

東坡詩曰。口業尙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尙紛紛。又曰。口業不停詩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若眼花則或然或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晉書段匹磾贊曰。匹磾勁烈。隕身全節。點實凶殘。自貽罪戾。戾字協韻。讀從入聲。

又荀崧傳。崧鎭宛。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而其烈女傳。載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陽將軍石覽。計無從出。崧小女灌。時年十三。突圍夜出。自詣覽乞師。先謂覽爲襄城守。後謂崧爲襄城守。二說不同。當有一誤。

法帖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宋之向氏。遂蹤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目字作自。意謂自手所及。又三年大穰。穰字作壤。古字或通用。

小說中載宮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旁人認繡毬。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宮怨落句云。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一本云。相伴。則上下支離。不成語矣。

晉文帝崩。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猶深衣素冠。降席徹膳。大宰司馬孚等奏請改坐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其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言及悲殺。奈何奈何。此悲殺之殺。從去聲讀之。殺即衰減之義。而謂之甚者。蓋物極則反。哀痛之極。理當稍減也。故今人言甚者。皆謂之殺。武帝第二詔又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不能自勝。其義與殺無以異也。或曰。殺。損也。損殺如言悲剝。

退之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有類於晉書武帝紀史臣論云。靜洶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此史臣語。又有類於陸機文賦。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予初學東坡先生字。聞有教予以臥筆取媚者。當時不悟。謂坡公心畫之妙。盡於是矣。今而老大。轉覺字畫骫骳不成。雖折釵拗腕。力自改悔。竟莫能奪去舊習。且學小技。一言之誤。爲累終身。況心術之微。運動無方。易放難收。後生輩得不亟近大人君子之門。以端其本而澄其源耶。

前漢陳涉世家。吳廣殺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以失期當斬。籍弟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服虔

曰、籍、假也、弟、次第也、勰劭曰、籍、吏士名籍也、蘇林曰、弟、且也、蘇曰、服說籍假、蘇說弟且、是也、應說名籍、服說次弟、非也、弟本訓但、但亦且意、此言籍弟令毋斬、猶云假使不殺、

離騷經、宋玉招魂云、娛酒不廢、沈耽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王逸注言、鐙錠盡雕琢錯飾、設以禽獸、有英華也、案玉篇、鐙、都滕切、說文云、錠也、廣韻曰、鐙也、又都鄧切、鞍鐙也、錠、徒徑切、錫屬、說文、錠、鐙也、韻又丁定切、豆有足曰定、無足曰鐙、去聲、錠、又堂練切、鐙有足也、然則鐙錠二字、各自有三義也、

通鑑、魏明帝使女尚書六人、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處當畫可、皆從己字也、晉食貨志、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而杜預書疏中、又有都督度支其處當之語、此處當字、卽處置句當之義、與通鑑不同、

荀子、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楊倞注云、蘭槐、香草也、其根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宏景云、離騷所謂蘭茝、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滫、溺也、倞說如此、而史記三王世家引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然則如馬遷所載、則蘭根也、白芷也、斷然其二物也、荀子謂蘭槐之根是爲芷、則蘭槐自爲白芷、苗又徐廣史記注云滫者、淅米汁也、據荀子及史記、皆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指其可惡之狀、今投蘭茝於淅米汁中、則其芳香大壞、已自可惡、楊倞謂滫爲溺、未必乃爾、案韻滫、息玄反、久泔也、當從徐廣說、

近世御史大夫張文正公諱行簡字敬夫文集十卷雜論云孔毅夫雜說言今之與夷狄最多者歲纔百萬不若漢所遺之多漢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余謂漢以文計今以貫計十貫乃一萬也七千四百八十萬即七萬四千八百貫耳一億九十萬亦纔十萬九百貫也而宋歲與契丹五十萬兩匹直一百萬貫視漢孰爲多哉足明孔說之非集中又有蠟梅詩云池邊乍想漸臺帽堂下遙驚虢國衫用事亦新奇又樂章有教坊腔子三十五首內道調一中五遠六中呂近十二中三遠八考諸詞曲中止見名近者不知所謂中與遠者何等聲也異日當求知音者問之

莊子知北游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一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東反徐則音篁李則音墜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恬反詳上下文意正當從隨音爲勝捶即鍛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修治者悉爲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爲玷捶鉤之輕重謬也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文文帝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擲也投也擿也與提耳之提異

李華寄趙七詩云丹邱忽聚散素璧相奔衝出於老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吳陸遜傳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又云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遜之一疏之中其言僅盈二百前云見衆損減而後云見衆足以圖事首尾相違自爲水火何邪此非獨陸遜之誤亦史筆去取之不精也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皆作蟹音。孟春東風解凍。無音。則當讀如字。爲佳買反。蓋角解之解。自解也。解凍之解。有物爲之自解也。

封燕然山銘。謂竇憲竇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納于大麓。則堯、舜、內禪之事也。惟清緝熙。則文王受命之詩也。而固也施之於憲。雖文人造次之辭。亦不倫矣。

應璩休璉百一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善曰。新序。孫叔敖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簡書。善誠是。然筐篋二字。實用賈誼語也。誼政事書云。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曰暘曰雨。各以其時。則謂之和平。一有所偏。則謂之隔幷。隔幷者。謂陰陽有所閉隔。則或枯或潦。有所兼幷。安帝延光元年。陳忠上疏云。今天心未得。隔幷厥臻。青、冀之域。或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盈溢。兗、豫則蝗蝝滋生。荊、揚則稻收斂薄。又順帝陽嘉二年。郎顗上書曰。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上。則歲無隔幷。太平可待。夫忠、顗所言。皆謂旱乾水溢之偏也。

予至東平。得一算經。大概多明如積之術。以十九字。忘其上下層數。曰仙、明、霄、漢、蟲、層、高、上、天、人、地、下、低、減、落、逝、泉、暗、鬼。此蓋以人爲太極。而以天地各自爲元而陟降之。其說雖若膚淺。而其理頗爲易曉。予偏觀諸家如積圖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則升之。除則降之。獨太原彭澤彥材法。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復軌等書。俱下置天元者。悉踵習彥材法耳。彥材在數學中。亦入域之賢也。而立法與古相反者。其意以爲天本在上。動則不可復上。而必置於下。動則徐上。亦猶易卦。乾在在下。坤在在上。二氣相交而

爲太也。故以乘則降之。除則升之。求地元則反是。

漢宣帝朝。同時有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

三國志劉焉傳注。陳壽益都耆舊傳曰。董扶發抗論。益都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之也。然則當號至止。不當號致止。而今云致止者。得非以扶所至士大夫畏服。遂致止談論與耆舊傳恐誤。

又潘濬傳注。襄陽記曰。襄陽習温爲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濬子祕過辭於温。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温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爲尚書僕射。代温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昔因之因錯。定是目字。

孫休傳。永安五年。休欲與常曜、盛沖、講論道藝。張布忌二人切直。因飾說以遏之。休答云。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今曜等入。但欲講書。不爲從曜等始受學也。又恐布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史言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觀其所答張布語。非其好學。徒因事以自衒耳。果能以進修爲樂。雖百布拒遏。必不肯終至廢輟。傳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言好惡之眞也。如休所爲。豈得謂之眞好學者邪。

越世家載陶朱公中男殺人當死。公之長男救其弟之楚。進千金于莊生。莊生非有意受之也。欲以成事。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自有如病至勿動十字。其意曖昧。讀者多不能諭。然究上下文。其脈絡自相貫通。初不

難曉。蓋莊生指所得之金而語其婦云。此金非吾家所有。一如病患之來。不可使宿。因又誡其婦云。待事成後。卽復歸之。宜勿動也。

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壬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此有數說。曾子者。謂陰不佞不應賣玉。蓋拘得玉者將取之。則詐之曰。此爲石也。賣欺紿也。不佞以此得玉。劉子者。謂此倒簡。當是將賣之則爲石六字。在津人得之河上之下。津人不識寶珪。雖欲賣之。而自謂此石耳。所得能幾。遂不賣。張子者。謂不佞拘津人取其玉。意欲得玉而賣之。其津人不肯與。則曰。祇是石耳。故不佞不復取。及王定。津人獻之玉。王與之東訾。蓋喜子朝之寶珪。復歸於己也。當以取其玉將賣之爲一句。高子者。謂成周之寶珪。旣沈之河矣。翌日復自出外。明神物之有所歸也。故不佞將賣之。化之而爲石焉。已而復爲玉。因得以獻。李子曰。以上四說。皆非也。只是不佞將賣玉而賈者不識。則以爲石耳。事定。不佞獻王。王喜。與之東訾。

李白瀑布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蟾咏瀑布云。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可謂天冠地履矣。

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狄燠詠柳。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模寫李白體。而蜀妓贈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是又其變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以意對耳。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一字浪發者。人止知以意對。不知七十與尋常。正爲切對也。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數也。故得對七十。

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西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雖非其數。而預四方之名。與數相近。準或者之言。猶得借用。如杜位宅守歲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豈飛騰亦爲四方之名。或者之意不可信。

東坡九觀人散月紛紛。出於老杜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絺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

堯舜稱帝。三代稱王。帝王皆天子也。春秋之世。吳、楚、僭王。吾夫子故又以天子爲天王。王既王矣。而又以天之。非故爲是誇大而華美之也。直以爲吳、楚之嫌耳。是則夫子之爲萬世慮也深矣。然而後世猶敢以僭言之。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載西昌侯鸞徙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爲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過襄陽。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又此年冬十月。鸞殺諸王事下。載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曰。子響逐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戴僧靜、世祖稱諸王爲天王。猶謂諸王皆天係。似有說也。而子懋自以爲天王。是其意以王與皇帝等爾。故自稱之爲天王也。當是時。西昌侯鸞方圖弒立。綱紀蕩然。豈子懋以名爲不足校而遽爾耶。不然。名數階級。古今所最重者。何子懋一切不顧。敢以自與。如是其輕也。是故知爲國者。禮爲重。知爲禮者。名爲重。齊之世。禮既壞亂。名又盡廢。尙爲國乎哉。

書高宗肜日。乃曰其餘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台。今王其如台。此一句。蓋高宗肜日中語也。孔安國皆以台爲祖己、祖伊自言其身。三山林氏以台爲紂自言之。案言台者多是帝王自舉。猶稱朕云耳。上下語只以一字論之。林爲優。

東坡贈勝之減字木蘭花。有云。要賭休癡。六隻骰兒六點兒。東坡以爲六隻皆六點。此色乃沒賽也。然此一句中間。少皆字意。卻便是六隻骰兒都計六點而已。纔得俗所謂六丁神。乃色之最少者耳。只欠一字。辭理俱詘。

杜詩宴楊使君東樓云。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此爲字。乃用論語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及三年不爲樂之爲。或讀樂作洛者非。

俗以優伶爲無過。蠱此亦有所出。晉語曰。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爲吾具特羊之羹。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檀弓上。子路弗出姊喪。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注云。行道猶行仁義。非是。行道之人。猶云塗人。先王制禮。自不可過。若謂不忍。可除而猶不除。塗之人皆有此心。安在其爲先王之禮乎。故子路聞而除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李子曰。天下萬事之不同。必歸於至正。天下萬理之不同。必歸於至當。苟以是而不歸。如之何其拒人也。祇有受之而已。然當孟子時。楊、墨塞路。孟子不以辭

而闕之。聖人之道息矣。因自云。今吾之所以與楊、墨、辨者。如追放逸之豚。雖已入其闌苙。猶恐防閑之不密。或奔走而至他。故又須時時從而招呼之。蓋病異端之甚。

荀子。青出於藍青於藍。此語明白。無可疑者。而東坡以此爲無異夢中語。原坡意。必以青藍二者皆色。不應色出於色而疑爲夢語也。坡公寧不知青自其色而藍自其作色之物耶。東坡不喜荀、揚、學故凡二子之書。纖芥之言。攛撦者無不至。

肉薄攻城。或以肉薄爲裸袒。或以肉薄爲逼之使若魚肉。然皆非是。肉薄、大抵謂士卒身相市。如肉相迫也。

齊澣言於明皇曰。王毛仲小人。寵過生姦。願陛下密之。已而因餞麻察。道禁中語。察遽奏之。下制。澣、察、交搆將相。離間君臣。俱貶。澣戒上令密。而自洩其語。坐此謫降。臣不密則失身。宜矣。而爲察者。言之無所益。不言無所損。亟以澣語奏。曰。浮躁傾險。賣友要君。吁。可畏哉。事在開元十七年。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二

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孟子云人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貞省氣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蕭望之傳鄭朋楚志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盡屬楚蘇林曰楚人肥急也治謂二說皆非楚志猶痛心也楚者謂若捶楚然

後臧洪傳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續漢書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者雲集於京師案范史左雄傳備錄此事然雄前此嘗上言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卻郡雄之始爲四十之請所以求合往古強仕之制且恐白面少年之亂政繼之過抑徐淑深加詰訾者欲以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舉謝趙二兒爲郎何耶豈初志太銳迨遲至此而忘之耶抑謝趙二兒聞一知十果與顏氏等耶何其所言所行前後自相違戾若是其甚也蓋雄之意始上言時惟患天子之不我聽也已而班下郡國矣猶患天下之不我喜也

故因徐淑之舉。深詰而卻絕之。及其所請之盛也。珍材奇樸。亦頗沈鬱於下。雄始洒然自悟。鄙者之請。有近於苛。乃奏徵鴻碩居博士職。且使公卿子弟爲諸生。又見物議無他。於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爲郎焉。凡以自開而自闔之。自奪而自與之。初無一髮爲己私計。上之爲公是。中之正士風。下之合輿情。但其機甚微。權甚密。有似於繳繞耳。史籍具在。載究載復。則舉主之得失。與夫所舉者之當否。又得而言焉。三子未必有優劣。雄意未必有厚薄。始終之時異。逆順之情遷。首低所以生末昂。舊詰所以激新奏也。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徐廣曰。當爲鄭。）姓秦氏。名越人。而不著扁鵲爲官爵爲諡若字。以爲官爵。則前未始聞。以爲諡。則尤非其體。若以爲字。則史家無言。首標其字。而續書姓名者。間有之矣。必在他傳附見。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首。此單稱扁鵲。則斷非其字也。又禮經言。古人始生命名。既冠而後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後有伯仲之字。夫扁鵲之稱。既不與越人相干。又略無伯仲等意。意者其爲越人之號歟。書傳不著。又不敢以自必。每每問人。人無知者。頃讀道藏經、軒轅本紀。乃始知扁鵲已爲前世名醫。案本紀。得岐伯帝乃作內外經。又有雷公泡製方。又有扁鵲、俞跗、二臣定脈經。然則軒轅時已有此號。今爲越人之藝獨冠當代。故亦以此號之。初非越人之自稱也。

老杜詩。文思憶帝堯。杜牧之文思天子復何湟。東坡詩文思天子師文母。皆用堯典聰明文思語。思字舊兩音。實作平聲用爲優。

賈島詩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此固無可取者。然倒其三二字云。孤館留人雨。長江送客風。則便入詩家闥域矣。又俚俗壁間語。風吹前院竹。雨灑後庭花。其鄙猥甚者也。若倒云。後庭花灑雨。前院竹吹風。雖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作詩鍊句爲先。

小說載明皇遊月宮聽樂事。人多疑之。以跡卽心。此固無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樂。性習體服。與物合而爲一。彼其霄漢之舉。絲竹之音。雖不實想於一時。而方寸之所固有者。已去來於夢寐之中。然夢月宮而後夢聲者。神仙之事。固在於有無之間。而聲樂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謂淪於肌膚。藏於骨髓。而不能自已者也。當其始夢之時。於其疑似之念。乍萌於靈府。故忽然神交於望舒之庭。及其心適意暢之極。則胸中固有之物。不覺自至。故卒聞杳眇之音焉。此事槪可推見。而世俗悠悠者。因之附以怪誕之說。則謬矣。

近世李致美作白雲亭詩云。白雲亭上白雲秋。桂棹蘭槳記昔游。往事已隨流水去。青山空對夕陽愁。案廣韻槳、檝、檝、卽兩切。更無他音。而李今作平字用。誤也。東坡赤壁賦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李必以槳、光、方、皆叶。不容有別韻。遽認作平聲讀之耳。

老泉既破揚雄太玄以爲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爲樂天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玄無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玄總例。何哉。玄既不取。則總例亦不作可也。今作爲總例而無取於玄。是疑其父而信其子也。而可乎。老泉之意。豈不以太玄實贅於易。其書當廢。而雄旣立例矣。又不可以

盡廢之。惟其總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既欲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

痀僂丈人之承蜩也。自謂我有道也。五六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鉄銖。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見莊子達生篇。郭象謂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爲所失愈多。非也。此乃謂所失愈少耳。前言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鉄銖。失者鉄銖。謂其取蟬嘗失於鉄銖之間。習之漸久。累三不墜。則承蜩之失。十僅有一。至於累五與物化。則承蜩之時。恆若掇取。此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郭既以鉄銖爲少。故反以此十一爲多。

列禦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注云。適、去也。箭適去復歘沓也。方、方去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疾之妙。疏云。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復往重沓。（前箭所謂譬當作臂。）括而大者。箭方適埱。未至於的。復寄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後俱通。惟方矢復寓。此一句不通。蓋適矢已往之矢也。方矢將發之矢也。去矢復沓。前括而後矢之括。已寓諸弦上矣。今郭謂方矢爲方去未至的。義既詭激。而且云。復寄杯水於肘上。則元所措之杯。果在何處。（見田子方篇。）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休文明遠。）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口駱。（富家舊）近代借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證戲爲等篇。則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葛洪稚川自號抱朴子。著內篇二十卷。外篇數十卷。內篇則多述仙人丹藥神變之事。外篇則文字雜著而已。唐藝文志錄內篇於道家。而神仙類闕之。其外篇正宜歸之道家。而列於雜家類中。蓋皆考之不

精也。

柳子厚爲伯祖妣李夫人墓誌銘。末云。艮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者青烏子。青烏子、葬書也。李夫人葬時。未必專據此書。但文勢至此。因而韻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翟方進傳。陂當復。兩黃鵠語乎。案地理新書云。孫季邕撰葬範。引呂才葬書僞濫者一百二十家。奏請停廢。自爾無傳。且具列僞書名件。而青烏子葬經亦在其閒。則知子厚時。此書復行於世也。

楚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札、甲葉也。射貫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以一矢復。言其射必中也。事俱見左傳成十六年。然養字前後無音。則自合如字讀之。而世俗皆從去聲。其必有所本乎。不爾則妄作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口口旅之時。各以陽剛居物之上。俱遭焚毀。故九三之象則云。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九之象則云。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謂三上兩爻。義當如是耳。王輔嗣云。三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爲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王說雖近。而其說不明。與者相與爲親比也。三居旅泊之時。以孤子之陽。下比二陰。喪亡之義也。今止謂思及於二。則王之說褊矣。

周顗歎重桓彝云。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也。渭上老人以爲古人語倒。治以爲不然。蓋顗謂彝爲人不羣。世多忽之。所以見笑於人耳。此正言其美。非語倒也。

嚴武巴陵答杜二見憶云。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步兵、謂顏延年。非阮籍也。沈約宋書曰。顏

延年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出爲永嘉太守。光祿則謝莊希逸也。仕至光祿大夫。

詩序。國史乎　至　以風其上。疏曰。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口口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有作詩者。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李子曰。凡詩之去取。皆關乎國史之手。序因論變風變雅。故下文復言風雅皆本於人之情性。風雅無正無變。雖皆出於人之情性。亦由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知作者之志。所傷者人倫之廢也。所哀者刑政之苛也。吟咏情性。將以諷上也。又知作詩者。近能達於事變。遠能懷其舊俗。是以詩之去取。無一之不當焉。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其始也。一出於人情。而其終也。常止乎禮義。非洞達作者之旨。何以及此哉。此子夏所以不推作者之功。而於風雅之體。禮義所止。一歸諸其國史也。言詩若子夏。抑可謂深於詩者矣。今鄭氏乃謂詩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故讀稱國史。孔氏又謂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官。是何言歟。

又鄭答張逸云。國史採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李子曰。鄭說誠有據。然未審令瞽矇歌時。先已有

其聲耶。悉使之創其聲耶。只如鄭說。是則初得詩時。略無其聲。國史去留既定。而復樂工造作新聲。以配其辭也。耦以爲不必皆然。觀今所傳三百五篇。雖其辭之多寡不同。而章句大率相類。不容併以所得之篇。徧付瞽矇。令隨其辭而爲之歌也。蓋採詩者。初得辭時。或有有其聲者。或有無其聲者。其辭之去留。則在乎史官。其美者錄之。惡者去之。其聲之去留。則在乎樂工。視其合者因之。其不合者改之。或因或改。皆求合其正聲而已。若元無其聲。或失其聲者。則樂工始創爲聲調。亦配其辭耳。

六詩義疏曰。周禮太史言六詩。彼注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疏又云。其實美刺俱有比興。又云。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又云。凡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又云。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李子曰。比興之爲譬諭。等耳。論語。詩可以興。孔安國云。可以引譬連類。引譬連類。非比而何。比興雖等爲譬諭。中間自有小別。亦不敢直爲一等也。但前說主以比爲刺。興爲美。則乖矣。孔疏概言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蓋有見於此也。然則前說亦胡爲專以善惡爲言乎。故鄭司農以比爲比方。以興爲興起。已心意。此誠得子夏之旨也。潁達明悟前說不暢。因復辨云。比顯而興隱。故比居興先。尋潁達此語。特解駁鄭司農意耳。校之兩說。後說爲優。但興字乃

有兩讀讀從去聲則爲興起之情讀從平聲則爲興起意

四始正爲國風大小雅及三頌耳鄭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是也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圖讖家語顧何足信乎故鄭改四始專以人事言之不以詩緯爲據誠得之矣及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說含五際則復以汎歷樞推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是何耶

洛言洛下穆言穆下相言相下敖倉言敖下吳郡言吳下又今人言都下縣下言稱下者猶言在此處也

離卦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疏謂進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合韻本經未必有此意王公亦一體也王公階級雖殊然五等之爵以公爲最貴公侯不嫌爲君但俾爲王耳又疏以離爲附著釋文離字音作去聲必當與麗同之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注云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疏云退謂退避遂謂進往觀注疏大意當謂外卦以向上爲退向下爲進又象曰不詳也疏以詳爲祥云祥者善也注及釋文俱無所發經疏詳祥不別豈古字通用乎然伊川易傳辭此爻云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角之觸藩離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不能是其處之不詳愼也此說爲優

文章兩字之學兩字之體變不已遂至於無窮然用沈存中括棊局法求之亦自可盡沈謂棊局之多非世間名數可紀但運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率彼局路止於三百六十一而其變動亦無名數可

紀況數字之多乎今謂其數可盡者世間字書固有限量其變雖多亦不容以無盡也嘗試一二字約之其數遂無所逃一二字既已得之則雖多至百千萬皆可以得之矣且以一字爲主而欲括盡世間多言之變者以一字乘舉世所有之字而倍之復虛減元數畀一是也所以盡乘字數而倍之者既立一字爲主別得一字則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也所以虛減元數畀者正倒之外又有所重也

臣工篇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注庤具錢銚鎛鎒銍穫簍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觀之也疏釋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鎛鋤類或云鋤也銍穫禾短鎌也疏又引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疏又云鄭讀爾雅以淹爲奄故云久也王肅云奄同也李子曰鎛鋤類銍穫禾鎌此二物無疑惟錢銚爲刈物之器其義頗昧說文止言銚古田器不言所用而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疏因宋注遂以銚爲刈物之器以詩意求之銚必開墾之器或種蒔所用決非刈物之器也何者農事耕穫悉有次第必先耕耘然後鋤鎒既堅既好然後收穫故錢也鎛也銍也詩人以次言之若以銚爲刈物之器銍又穫禾之器刈即穫也穫即刈也兩句之內前後重復而復雜言鎛鎒此詩不亦太猥亂乎乃知銚爲耕墾所須但古今器用不同名號隨時屢改不可考耳奄觀字鄭氏讀奄爲淹以淹爲久既不可從又以觀爲多亦不可曉王肅解奄爲同孔安國註書亦以奄爲同則奄字當從同義觀者止是觀漁觀稼之觀此詩蓋謂命我衆農具女錢鎛等物以趣事候秋成時同汝共觀見其銚刈之功也

前李廣傳。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張騫將萬騎。與廣異道。匈奴將四萬騎圍廣。漢兵死者過半。廣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爲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顏說非是。先言漢兵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不言勝負。何得爲虜所勝。又能勝虜乎。蓋廣敗衂當誅。以騫失期後至。而廣獨與虜戰。其功過相補。此謂自當亡賞。

又李陵傳。搏戰。如淳曰。手對戰也。蘇曰。搏戰、若鳥獸之攫搏而戰也。如淳言手對戰。是何言歟。戰自相對。又人持二升糒一半水。如淳曰。半讀曰判。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蘇曰。倉猝之際。人各持冰一片以備渴。若云人須五升。此甚無理。顏以半爲判。謂判爲大片。亦太緻繞。半字從片音讀爲是。

又田蚡傳。蚡爲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甚、謂自尊高示貴寵也。蘇曰。侵與寢同。古字通用。寢、不揚也。服說短小非。生猶身也。貴甚、貴重之地。生貴甚、言身居丞相之位也。不與上文爲人相屬。顏說自尊高示貴寵非。

又蚡以肺附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折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己也。肺附二說。以上下文斷之。其後說爲優。肺附字此一卷凡三見。此與灌夫傳。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又韓安國謂田

蚡曰。君當免冠印綬歸。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披尋語意。皆是過自卑抑。若以肝肺爲解郤見親密之甚。其下非痛折節至天下不肅數語。顏說頗乖。此謂非痛自折節。以禮屈下於人。則天下不敬重矣。故下文云。鷹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是上禮屈於人之一端也。其上文亦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此其前後之意。極明白也。師古解以禮屈之。翻謂屈己爲屈人。是何說耶。古意必以爲其下文有坐其兄北鄉。自坐東鄉事。而此言折節以禮屈之。當是使人屈節以下己也。殊不知蚡始則折節下士耶。漸權移人主。其終驕恣至於如此耳。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卽碌碌。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且帝至碌碌一十五字。師古曰。石人。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帝存不死也。碌碌者。循衆也。石人二說。當從後說。碌碌言循衆。非也。碌碌苟且意。此之一字。指田蚡也。是屬卽汲黯、鄭當時之屬。太后旣自言百歲後。人皆魚肉吾弟。故又言景帝寧能爲石人而不死耶。此田蚡特以帝在。卽得碌碌苟活。設爾百歲後。是汲、鄭之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以碌碌爲循衆。則指言景帝汝在尙循衆也。其說雖通。殊爲牽彊。

又田蚡怒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蘇曰。服說非。張曰。是張說雖是。亦頗鑿。禿翁祇謂年老髮少耳。不必言嗜酒而禿也。

又劾嬰濆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黈曰矯先帝詔書以爲國家害也東坡大全集所載漁樵閑話凡十一事萬回言明皇五十年太平天子一也李嶠眞才子二也寇裳曲誕妄惑人三也妃子竊吹寧王玉笛四也田承嗣殺舞馬五也李忠化虎六也玉穀玉樹曲七也聶隱娘爲劍俠八也長慶中人見倀鬼九也李尚書以皮城守五原死求德政碑十也李義山賦三怪物十一也其言論頗涉麤淺恐非坡筆縱是坡筆決其少作然獨記倀鬼一說爲能曲盡小人之所爲雖百世不可廢也又載艾子雜說凡四十一事雖俱俳優俚俗之語而所託諷大有切中於時病者卻應貞出坡手

又坡集中有詩評兩卷引據叢雜殊可鄙笑蓋中間既有坡說而復有後人論坡者一切以坡語概之不知其纂者爲誰也

用爽厥師則爽爲明女也不爽則爽爲昧父母昆弟則昆爲長垂裕後昆則昆爲後驩虞如也則虞爲喜閒於憂虞則虞爲懼貴介公子則介爲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爲小亂臣十人則亂爲治亂邦不居則亂爲危媚茲一人則媚爲忠取媚於上則媚爲佞秉心塞淵則塞爲實茅塞子心則塞爲敝飲酒溫克則克爲良克伐怨欲則克爲狠降之百祥則祥爲吉亳有祥則祥爲凶作汩作則汩爲治汩陳五行則汩爲亂擾兆民則擾爲安庸人擾之則擾爲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爲恕忍人殘忍則忍爲暴皇極則極爲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爲貧窮夭惡之稱因知古人文字字無定論惟所從言之異

今人以有書借人。借書還人。爲二癡。此出於殷芸小說云。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爲可嗤。借書送還亦可嗤。雖嗤癡兩字不同。而意則同之。

李白寄遠云。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注云。一作日日採蘼蕪。上山成白道。小本云。百里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三聯意各不同。予謂首聯爲勝。

淵明責子詩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云。天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而杜子美以爲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又云。生子賢與愚。何以挂懷抱。如子美此言。則淵明爲未達。及觀黃魯直書淵明責子詩後。乃云。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第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爲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於詩。可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如魯直此言。則子美爲俗人。淵明而果未達道乎。子美而果爲俗人乎。乃知子美之言。亦戲言耳。陶、杜兩公之詩。本皆出於一時之戲。誠不可以輕議。此當爲知者言之。

乘輿之乘。經書音釋俱去聲。讀老杜詩。巴山云。巴山遇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而乘字作平聲用之。似誤。

詩采芑篇。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淵淵自爲鼓聲。闐闐自爲軍旅衆多之狀。闐闐、猶俗所謂駢闐也。而鄭氏以爲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詩意恐不其然。

雨無正篇。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鄭以巧言爲善言。謂其事類風切剴微之言。非也。此乃巧言篇所謂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之巧言也。巧言中。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此乃當篇所謂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之行言也而毛以蛇蛇爲淺意鄭以碩言爲言不顧行皆非也

信南山疆埸翼翼自是疆畔比次整齊之意毛以翼翼爲讓畔疏又以爲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人使疆埸之上翼翼然開整讓畔然則下文黍稷彧彧亦當云黍稷所生之地其農人皆彧彧然有文禮也尋文觀義寧有如是之理乎

既醉篇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李子曰羣臣助祭之時更相攝飲濟濟然威儀具是可謂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羣臣所以皆然者豈非君子之成王有孝子之行以感動之乎成王之有孝子之行也無有匱竭常能錫予汝之族類德教所漸天下成風故使羣臣化之威儀如此今鄭氏以爲王之羣臣威儀甚得其宜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則此說失之矣其實經中君子皆斥王而言鄭氏祇以序稱人有士君子之行遂誤箋此句直指羣臣若必謂之羣臣則下云其類惟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胙胤果何屬歟疏家既申毛說復與鄭同又以謂羣臣有此孝行不有匱竭能以此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予汝王以善道意謂臣行大孝天錫人君以理推之一何乖異蓋天子之孝莫大於使天下太平以此錫類則宜乎當世人有士君子之行此詩之本意也

愆、過、尤、皆甚之之辭故愆從衍從心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愆、非摭苗也不忘、非舍田也茲成王所以爲令德也夫

桓帝時渤海王悝多不法史弼上書事曰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據隆於友于一

句似不成語。今詞賦家用此等謂之透字。俚俗人道此等謂之歇後。是皆破碎之極。輕佻之甚。固非爲文者之所貴也。況君相與都俞之際。可如是之俳乎。史筆此章。若曰。隆友于之情。則猶爲典雅也。

東坡贈王子直詩首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掛百錢游。其第三聯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晉阮脩字宣子。常步行。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而飲。今改云。杖端。蓋避下句橘千頭之頭也。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耶。鼓吹者。所謂鹵簿之鼓吹也。稚圭自以蛙鳴爲鼓吹。今以蛙鳴爲笙歌。亦似與本事不類。

相於、相於爲也。俚俗語耳。而老杜詩兩用之。贈李八秘書云。此行雖不濟。良友昔相於。奉贈盧五丈參謀云。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三

世本云奚仲作車。或謂虞書云車服以庸。奚仲、夏之車正。乃在唐、虞之後。何以謂之始作車乎。予以爲不然。蓋奚仲以前雖已有車。治皆椎輪。制至奚仲則加改而新之。亦得謂之作也。

淳南王先生病淵明歸去來辭樂琴書以消憂。謂既云樂琴書矣。復有何憂之可消乎。蓋先生亦過論矣。

論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自言樂以忘憂。自謂樂道以忘憂也。孔子樂道以忘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惡乎不可。爲政篇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疏云。衆星共尊之。故釋文共音去聲。鄭玄作拱。俱勇反。鄭說實優。故學者皆讀從上聲。

奚其爲爲政。疏云。此外有何事其爲爲政乎。依疏此說。是二爲字俱平音也。予謂不然。奚其爲爲政者。此言孝友便是爲政之實。何必爲人復爲政乎。上爲字于僞反。

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言當時貴文章而賤德行。文莫吾猶人也。猶言文章吾不能如當時之人。身行君子之道者。則吾未之有得也。未之有得。猶言未之見也。

前人辨開元通寶錢。爲高祖時鑄。歐陽詢書。後來無再鑄者。此考覈之不精也。案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

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是則高祖時已鑄此錢．高宗時又鑄之．玄宗時又鑄之．不得獨云高祖時鑄此錢也．錢又舊有三等．曰八分．曰篆．曰隸．不得獨云歐陽詢書之也．然今所存．止見詢書者．蓋爲分、篆、二體者甚少耳．

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等大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少水草．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廣固辭．大將軍勿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又廣與右將軍食其、趙卬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還．使長史糒醪遺廣．因問其失道狀．廣未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廣自失道．吾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之莫府三字．凡兩見．顏師古注曰．之、往也．莫府．衞青行軍府．顏說非也．之語佐．此廣之莫府．謂李廣之莫府也．若以之爲往．以莫府爲衞青莫府．則何爲曰急詣部如書也．其下文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其意與此不殊．廣以長史責其莫府上簿．因拒之曰．諸校尉亡罪．乃自我失道．吾今自上簿．已而廣身至已莫府中．乃謂其麾下云云．前以廣不從．故令急詣部．後以廣失道．故令急上簿．長史之責者．此二事耳．俱非使廣親往大

將軍府也。莫府雖將軍所居。其下諸校尉幷參佐等。皆得言之。上文莫府省文書是也。

又捕斬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師古兩說俱通。然當字不著音切。後人無所適從。據當字亦有兩音。平聲讀者。謂過其相當之數。則師古之後說也。去聲讀者。猶今世俗言其太甚者。則師古之前說也。又下文殺傷太當。師古曰。各太相殺傷冶以爲不然。殺傷大當。止是殺傷大率相當。此當字乃從平聲讀。

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十七。師古曰。祭天金人。今之佛像是也。屠、音儲。師率減十七者。言其破敵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蘇曰。捷、捷報也。首虜言級者。言虜得而斬之。師率減十七。言漢兵少而匈奴兵多也。去病能以少勝衆。故嘉之。師古謂師爲匈奴之師。史法匈奴兵不得言師。又謂所減爲漢兵失亡之數。武帝此語。本欲褒賞去病之功。不宜復言漢兵有失亡也。二說俱不安。

渾邪王等謀歸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蘇曰。道音導。使人先要約。令漢軍導引入邊界。

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邱呂反。以是推之。去病之去。亦應上聲讀。而音發不著。蓋闕。

去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尙穿域蹋鞠也。服虔曰。穿地築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蹙蹋而戲也。蹋、音徒獵反。鞠、音鉅六反。蘇曰。鞠今之氣毬也。古質朴不解著氣。故但實之以毛。穿

域蹴鞠者、穿地築作場域、蹴蹵毛毬其中、蓋古軍中之戲、非若今世築毬之巧也、

隋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蓋西晉未有此法也、於南渡後始有之、今世定稅錢、則每三十分中取一、與古不同、隋志云、萬錢估四百、是三萬錢估一千二百也、據今法三萬止取錢千、是今輕於古六分之一也、隋志又云、賣者三百、買者一百、今法亦與此不同、今則應有市易而漏稅者、有契坐買主、無契坐賣主、則今之法、課之於古、大爲緻密而詳盡也、蓋古法意謂賣者得錢、故輸多、買者已費錢、故輸少、殊不知賣者爲不足、且無所事券劑、故不當輸、而買者爲有餘、且文契須在手、故當輸、至其買賣而無文契書、匿物不稅、則自是賣者之罪、此豈不爲緻密而詳盡於古乎、

揚子雲謂餘、耳、光初、竇、灌、凶終、此語頗不類、子雲所謂光初者、謂有昧於卒也、所謂凶終者、則必謂有吉於始也、皆指交友之難而言之、餘、耳、初相與爲刎頸交、可不先爲光乎、其後迭相魚肉、是於卒甚昧昧也、若王孫、仲孺、則有異爲是矣、始嬰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是其始相得甚驩也、厥後夫爲嬰故、遂怒武安侯、駡臨汝侯賢、灌賢至衆辱程將軍、程不識　夫既繫居室、劾遣吏分曹逐諸灌、則嬰愧、爲資使賓客請、嬰夫人諫嬰毋銳救夫、恐併得罪、嬰曰、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縑上書、盛推夫善、且言劾短、卒與俱棄市、是二人始終之閒、交友之分、無一毫之不盡也、若嬰之不知時變、夫之無術不遜、取禍之道、甚於自戕、則子雲

謂之凶終亦宜矣。然是言也。特以答或者之問交。不主爲脩身而發。前既言餘耳。則後不當以竇、灌、承之。繩謂竇、灌之問。當爲田、竇之問。則其言有緒可抽矣。蓋嬰爲大將軍。方盛。蚡纔爲諸曹郎。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姪。丞相綰病。議置丞相太尉。蚡又從籍福之說。讓魏其爲相。而已爲太尉。又俱好孺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禮爲服制。以興一太平。此其始吉也。已而嬰一斥不復。墨墨不得意。蚡起爲丞相。驕橫日甚。而灌夫麤疏。忿激其間。及夫得罪。嬰之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它事誣之。復因言丞相短。武安迺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心謗。不仰視天則俯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而嬰竟以蒙顯戮。蚡竟以被鬼誅。此所謂田竇之凶終也。雄著書以竇、灌比餘、耳、誤矣。

素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謂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因變化不常。遂復判而爲二。有能練是二者。使復歸一本。非古眞人而何。

歐詩。歡時雖索寞。得酒便豪橫。老蘇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二老詩意同。

歐公黃楊樹賦云。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疑此以前別有語。古人文字。無有鑿空便云若夫者。禮記曲禮。於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下。卽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鄭氏釋若夫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原鄭氏於此注釋者。意謂上下文本不相屬。無用此句相發。故別引先穀語。以夫爲丈夫。鄭之此說亦強爲解耳。其實若夫二字衍文耳。且曲禮汎說爲人之

禮前已有語尙不須此二字況歐賦聲律文字專以華藻鏗鏘爲美前無一言遽以若夫一言爲喚句豈爲文之體哉歐公一代儒宗定無此失故予謂此賦其若夫以前必別有語也

又韓詔言事書論禦戎之策曰契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安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若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此策前既言中國頻爲元昊所敗而後云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軍威大振何其言之戾耶此殆繫鈴卻貓之說爲可哂也而公言之者知西北二敵通謀急於墮壞兩國之勢不覺言之之失也又以此爲上兵伐謀亦非是此乃伐交者也

就吏有二說蕭望之傳弘石建白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厚恩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此就吏謂從有司追攝繫囚也晉阮籍傳太尉蔣濟辟之籍詣都亭奏記云乞回繆恩以光清舉濟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之乃就吏此就吏謂入仕也

石林過庭錄第四卷記虞仲有三而其第九卷說論語虞仲、乃仲雍也仲雍初本隱者然則虞仲止有二人矣蓋貪議論之多所以前後自相亂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亦有無妄之禍揚雄法言論淄于越曰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橈吳志王、樓、賀、韋、畢傳評曰此數子處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朱英所謂無望與易不同揚雄所謂无妄正用卦名予既辨之矣而陳壽所謂无妄之世則爲傳

寫之繆王、樓、等當孫皓晉酣之際豈得爲无妄之世哉此正無望之時也范曄博達之士苟以無望爲无妄是進晉皓於三代令王之列也寧有是理乎以無望爲无妄其爲傳寫之誤較然可知矣

乾卦利見大人者二此謂天下利見之也以其龍見去聲故天下得以利見之或者以爲二與五口相見非其說也

詩序哀窈窕云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謂中心怒之鄭康箋詩其所改多矣無如此說之疏

關關雎鳩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雄雌情意至而有別按釋鳥注郭璞曰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陸璣云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愼、皆曰似鷹尾上白數家說雖不同而俱以搏擊之鳥也摯鷙古字通用鷙鳥以搏摯爲義正鵰鷹之屬也今鄭轉以摯爲至言雌雄情意至而有別然則亦穿鑿甚矣決不可從

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以爲后妃既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此正合詩人之旨及此篇之序也鄭乃謂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此說殊無把鼻序言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則是窈窕淑女宜爲君子之嘉配也毛傳極爲明白而鄭以三夫人九嬪化后妃之德又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仇怨此其爲辭無乃太宛轉而不明乎且君子好逑一句何緣該此數節後之言詩者復不當致疑於其間也

又左右流之。流者、流之於水中也。荇菜流在水中。可以爲薦宗廟。如淑女居幽閒之處。可以配君子。故后妃寤寐之時。常且求之。毛萇直以流爲水。無此義。

又思服之服。悠哉之悠。毛俱釋之爲思。非也。悠遠也。悠哉悠哉者。言所思遠之又遠。而莫之得焉。悠蓋思之意。而非思也。鄭說寤寐思服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此說是。

上古天眞論曰。男子伍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八八。天癸竭。形體皆極。此謂古今之人皆然也。然復云。上古之眞人爲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壽敝天地。中古之至人爲能去世離俗。積精全神。亦歸於眞人。其次有聖人者。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則亦可以百數。前說男子四十已衰。六十已老。後說古之人皆壽。是豈古人之形神精氣。所稟受者。與今人異耶。何壽夭相懸之甚也。竊嘗考自黃帝、堯、舜以降。至於周之文、武、之時。君其臣無不壽者。蓋皆如素問所論。知道而能行者也。不惟壽考康寧。又其創功造事。以利於生民者。若與元化語。若與鬼神接。非後世人耳目心智所能彷彿者。是又何哉。余以謂惟精與明能壽。惟得壽故精者愈精。明者愈明耳。今之人一切反是。亦可哀也已。

景帝子傳。河閒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莊曰。爲朝廷立之。又被服儒術。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莊曰。被服、其身衣被之也。非居處。又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莊曰。應劭於三雍宮下注云云。據書傳章句。當於三十餘事下注釋。

又孔子十九娶於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王肅注云。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

伯魚死時孔子且七十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以爲誤李子曰此非誤也後人誤解論語耳顏回死時鯉實未死孔子因路之車遂設言之設使鯉將葬我但作棺而已不必有椁也孔子之志亦未必然但拒路之辭云然

春秋穀梁傳曰雩之必待其時窮人盡力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蘧云四時之雩禮之常也旱而雩人之情也以請爲去讓是賤雨而貴旱也穀梁子之言何若是迂耶果以請爲去讓則雲漢之靡愛斯牲噫嘻之祈穀上帝孔子不當錄之於詩也凡祀事有三曰告曰祈曰報今以祈請爲非禮則告之與報之者舉皆棄之可也借曰告則示其所以尊敬之至報則示其所以酬賽之勤若請則近於鬼於褻於貪是以爲不可也以是言之理愈乖矣夫人事盡廢惟怪之依則鬼也朝夕巫覡男女雜沓則褻也妄意覬禱非其福則貪也今而嘆旱極矣齋心滌慮而請命於天何爲而不可也耶穀梁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有是其迂哉予於是乎不取

三山書解序曰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所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晉齊之間眞古文漸出至隋開皇二年求遺書然後始大備而霸書遂廢蘧曰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爲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

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儒林傳雖云其文淺陋與中書不合然霸所造書初非鑿空敢爲臆說要是綴緝諸家之言以成之雖不得爲純是亦不得爲純非故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徒以樊並謀反迺黜其書況其後眞古文復出乎眞古文既出則此書廢之可也而直與之以僞造之名霸亦屈矣政以壁書未出霸說先傳一旦壁書復行則此書不免爲僞也春秋三傳董仲舒劉向治公穀至向子歆始治左氏左氏復立學官而公穀二傳曾不以爲僞而黜之也三家至今卒以並行於世何霸書泯沒而無傳而公穀竟與左氏鼎峙於今耶亦幸不幸存乎其間耳始霸書以樊並反故黜之而其學者無或廢之也何以驗之趙岐之注孟子杜預之注左傳韋昭之注國語至若劉歆之博聞賈馬鄭伏之通經未嘗有一言僞霸者迨乎壁書再耀衆口囂囂而因以僞之則霸之書豈眞爲僞哉第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聞於所聞而知之間有異同及純駁而已彼公穀兩家謬誤皦然而世希復言之者初不敢以訾公穀大率畏舒向之名而不敢以議之也班固藝文志云仲尼以載籍殘缺思存先世之舊故與左邱明觀魯史記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以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然則公穀乃道聽之學也道聽之學而鼓行幾何而不爲僞也以霸則未必僞而廢以公穀則道聽而與左並此豈非幸不幸存乎其間哉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注云嚶嚶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蝗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

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此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愼曰。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子云。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卽蝗類。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爲螽。又以螽爲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螣。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華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葦。好于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又小星詩云。三五在東。注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疏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喙。鳥喙者。柳星也。以其爲星之口。故謂之喙。李子曰。三五者。言其星或三或五耳。天星三五者多矣。定以爲心噣。非也。

又吳都賦云。其竹則篔簹林箖。桂箭射筒。劉逵曰。箖是猿公。越女所與試劍者也。賦曰林箖。劉止解箖而不解箖字。箖箖必一物。或單稱箖。或單稱箖。而此賦板本誤以箖爲林耳。

濟南先生李鷹方叔將心論曰。白起爲將。以書攷之。不言斬首坑卒者置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莊曰。兵固有實一而號十者。若起殺敵之類。恐皆計其所號者書之。敵始張虛名以待我。我旣勝之矣。我又從而大吾之功。是以若此其甚也。雖然。就使以千爲百。而百爲十。起之所殺。猶近於十萬人。則亦酷矣。況其中亦有以實書者乎。詩人有勸君莫話封侯事。一

將功成萬骨枯之句以起言之萬骨之枯斯固無足卹者也伐國不問仁人仁人不可以伐國乎伐人之國雖曰能之要非仁者之心也俗人以材論將方叔以心論將方叔其仁哉

許渾灞上逢元處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王生韈此客空彈貢禹冠辭逢上崔相公云公車未結王生韈客路空彈貢禹冠二人所對皆同然許語似暢於辭

唐德宗嘗自謂本好推誠亦能納諫及與李泌語則云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氣色麤惡難之則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惟與卿言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然李泌所論與回鶻可汗合骨咄祿和親終不許泌因乞骸骨上乃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事在貞元三年莊曰吁哉德宗之爲君也自謂好推誠而喜折難口口以察察爲明自謂能納諫而喜人之從己以詐爲小心既不誠矣既愎諫矣復自謂與人較量理體夫理所以定國也體所以正朝端也欲定國是而正朝端乃以非理而奪人之理以非體而屈人之體何如是悖乎自古人君拒諫飾非者代皆有之未有如德宗之甚者也

陳後山送趙承議德麟云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猷堪語笑頻此更字意恰如近世李屏山所謂更道劉三量如海怎生容得辟陽侯

儒翟先生碑其篆文作鬻歐陽公疑之以爲鬻字無所出治謂鬻乃學字之誤以鬻字故又轉而爲翟也

爲儒不得爲翟。爲翟不得爲儒。豈以先生兼是二者。而當世從學者。推美而稱之歟。無是理也。故予以學爲斷。

乾卦具四德。四德。元亨利貞。雖云四事。然元亨又合而爲一事也。利貞者。又合而爲一事也。故爲文言前段則云。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而後段則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坤之彖云。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亦以此四德。析之爲兩事也。

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注曰。將至死不聞之有道。疏云。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莊曰。聞道。謂身自聞道耳。舊說以聞道爲聞世有道。舛矣。然舊說云然者。意謂孔子天縱將聖。秉生知之質。豈不聞道乎。出此言者。蓋因衰世敗俗發之。殊不知孔子之言。其爲人者多。其爲己者少。此實教人者之言也。而說者以爲疾世。非也。

子美送韋書記赴安西云。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舊注云。無籍。謂無籍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籍。此說殊繆。蓋籍在。顧賴之意。子美自言身已衰老。無所顧籍矣。而韋書記有哀矜於我也。籍在之籍。音去聲。若言無籍在。爲無籍在朝列。則何得以哀憐爲對耶。

子美夔府書懷云。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宛轉。滿座涕潺湲。案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然則弟子所傳者。乃天寶曲。非開元曲也。而子美謂爲開元曲者。意以爲其曲雖盛於天寶。而原其所自來。則在開元時已有之矣。故雖天寶之曲。命爲開元。亦自

無傷也。

陸賈傳名聲籍甚。注云。狼籍甚盛。非是籍甚謂若編籍然甚隆盛也。狼籍則猥亂之意。故孟子謂狼籍人也。於其名聲言之。非所以爲美矣。

豐卦象曰。豐大也。注云。大音闡大之大。大止一音耳。至於足發音爲闡大之大。豈小大之大復別有反切乎。疏云。凡物之大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弘使大。原孔疏音。祇是附王注云爲之說耳。夫訓詁與音韻不同。王立此說。孔伸此說。固無不可者。予但不知玉所謂音者何音也。

琴賦。閒遼故音庳。弦張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之敗聲也。東坡志林注曰。嵇賦琴。自說琴德。必不得說琴病。若謂音庳爲敗撒。則正是說琴病耳。嵇意必不其然。竊意閒遼爲徽外音庳爲聲緩。其或近之。

旅卦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王輔嗣以懷爲來。以童僕貞爲得童僕之所貞。疏內言懷來資貨。又得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皆未爲得。伊川以爲蓄以得童僕貞。爲童僕亦盡其忠信。誠得之矣。於羈旅之中。懷蓄資貨。苟不有忠信之僕。則害或及之。惟得童僕之貞。故終無咎。

又九四。得其資斧。輔嗣謂客於所處。不得其次。而得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也。伊川以爲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其義似短。既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則我心奚爲而不快乎。又以資斧爲二事。大是牽強。資斧不相爲對。

又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羈旅於外。艱苦備。其志意無所稱遂。是將射雉而忘其矢也。然六五有文

明之德。每事居中。則其爲矢也多矣。射雉而但忘一矢。餘矢尙多。故矢雖少誤。志不能伸。而終以譽而獲其爵命焉。晉重耳在外者十九年而卒以得國。蓋類此爻。始小亡而終大獲也。

又上逮也。疏謂羈旅不可處盛位。然處文明之內。能照禍福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故終得美譽而見爵命。此說解釋王注甚明。而伊川以爲逮與也。上逮則上下與之。且經止言上逮。初無及下之文。不知伊川何以發上下之義也。必不可從。

又上九象曰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輔嗣謂喪稼穡之資。不在於難。而無有一言以告之者。伊川謂喪順德於躁易。而終不自聞知。程說喪順德於躁易。誠優於王。但以爲終不自聞知。則卻與本文不合。其終莫之聞。此一句。蓋對終以譽命爲辭。六五上九俱在羈旅之時。但六五則以柔故以見譽。上九則用剛過亢。故終以莫聞。上九言凶。而六五不言吉者。互文。

巽卦。利見大人。王氏以爲大人用選。其道愈隆。程氏以爲巽順雖喜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如王說則是利在於大人。如程說則是利在於見者。二說程氏爲長。大人之號不一。或聖人。或君子。或長者。或王公。皆得稱之。

又六四悔亡。王氏乘剛悔也。程氏云陰柔無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李子曰。巽順之時。能承乎剛。未必有悔。但此六四乘三之剛。故有悔焉。二說王氏爲長。

又田獲三品。王氏云三品乾豆賓客充君之庖。程氏云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李子曰。三

品具見於王制。蓋一如王氏之說。而程氏乃於乾豆之外。併以賓客充庖。爲一品。又以徒御。爲一品。夫頒賚徒御。自當在獲禽之始。已而分爲三品。若復以徒御參之爲品。則是有四品也。恐不宜然。

又九五悔亡之悔。王謂以陽居陽。損於謙巽。故有悔。程謂柔順之道。所利在貞。此成五色也。程說長。

又无初有終。王云。卒以剛直。用加於物。故初皆不說終。於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終。程云。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盡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何用更乎。此說甚好。蓋盼下文先庚後庚之語。

又上九。喪其資斧。疏謂所用之斧是也。程氏。資所有也。斧以斷也。是以資斧爲二物矣。蓋程於旅卦。已解於貨財器用。於此不得不爲是說耳。

又貞凶。象曰。正乎凶也。王謂失其威斷。是正之凶。程謂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李子曰。程於爻辭已注正道爲凶。則是與王意吻合。於象辭乃再解爲疑而斷之之辭。蓋止因乎字而發。巽之九二。以陽處陰。故曰巽在牀下。巽之上九。過極於巽。亦曰巽在牀下。是皆以不得其位。雖於巽順。而反獲其罪者也。但二以履正居中。故用巫而終吉。而上以損威失斷。故喪斧而貞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云。寡能及之。故希言是也。罕言非絕口不言。但希及之耳。三千之徒。唯顏子爲能知十。曾子能悟一貫。雖子貢猶自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則夫羣弟子之中。可與言極而語至者。蓋已少矣。性命之事。宜子言之罕也。然其於仁利。亦復罕言者。何哉。蓋利有二。有便利之利。

有利欲之利。二者雖不同。而莫逃於聖人之至道。仁有二。有愛人之仁。有克己之仁。二者雖不同。而莫外於聖人之至德。子罕言利與仁者。非罕言利與仁也。正罕言其道德云爾。而說者乃曰。利謂利益萬物。仁謂愛人及物。則夫利與仁者。一而已矣。安得而爲二事乎。因知利者欲利周於天下。易所謂顯道。仁者克己復禮。以爲萬善之長。易所謂神德行。

晉書天文志說天徑者凡數家。皆言不及三十六萬里。而又有云。日徑千里。夫以天體之廣。不應東西相直。不能容三百六十日也。考之度數。足知說者之妄。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四

孔安國尚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此家語所謂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也。然予讀史記孔子世家。及班固漢書。則有少疑焉。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子慎。子慎生鮒。及子襄。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西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生更衆。且子襄藏書於壁屋。爲歲已久。亦曷嘗一日而不欲復大耀於世哉。自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則此時已可以發。顧國家萬事草創。日不暇給。而挾書之禁猶存焉。則不敢以輕舉者。良有以也。逮孝惠時。挾書之律既除矣。學校庠序既興矣。天下名士既聘矣。身而既爲博士矣。子襄自合出其所藏之書。就使子襄未及是而死。則繼之爲文景之世。口雅莘莘。天下文明。又非孝惠時比。其爲子襄之子孫者。亦合出之。何待景帝之子魯恭王餘壞孔子宅。然後有傳也。豈藏書之時。雖其子孫亦不使之知耶。豈子孫雖復知之。時移代換。恐爲勢家所有。不敢以自陳耶。豈以歲月綿邈。不敢必其有無。而故不言耶。抑懲秦禍難。姑欲存書壁中。庶幾得以傳遠。故不發也。夫爲聖人之子孫。幸遇文治煽興之時。埋沒祖先之光澤。使帝王之遺書。泯泯焉而莫之卹者。豈人之情也哉。予竊疑焉。博洽君子。當有以辨之。

又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穎達解前叟籍云。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謂之典籍。然則經籍者。其六經之籍歟。漢書言尺籍通籍。籍以竹爲之。蓋簡之類。穎達謂爲古書之大名。亦隨文解之耳。用不復以聞。用字與前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同用。由也。言由此也。

復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王輔嗣云。陽氣始剝。至來時凡七日。王解至甚簡徑。而孔穎達復引鄭康成所取易緯六日七分之說。以謂陽氣剝復。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故云七日來復。又云。以六十卦當六日外餘有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合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謂每卦得六日七分。易固象數之學。然亦不必如此其拘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其五日四分之一。亦自略而不言。則六十卦分期之日。是每卦只得六日也。始爲純乾之體。䷀陽氣漸消。陰氣漸長。一變而爲遘䷫再變而爲遯䷠三變而爲否䷋四變而爲觀䷓五變而爲剝䷖六變而爲坤䷁七變則復爲䷗也。由是而言。則輔嗣之解。豈不至甚簡徑乎。又何必傍取易緯之數。以附會之也。易緯猶不足取。若褚氏莊氏改日爲日。謂欲見陽長須速者。尤可笑也。疏又謂觀注之意。亦用易緯。細究王旨。實與易緯不同。穎達此意。政爲鄭康成所挽而不覺從其說耳。康成深於數者也。然過泥算數。每每如此。故其說多不能通。

爾雅釋詁云。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是皆一字爲一義。自初至落。固不必論。夫所謂權輿者。何爲而爲始也。蓋五量皆生於權衡。故謂權爲始。若輿則載也。運行莫先於此。故謂輿亦爲始。孟子云。

朕載自毫意出於此。然考之經史。必權輿二字雙舉者。以初哉。俶落等。皆見始意。而權輿外無所發。故連屬以命之。

鄰韻而叶者。詩家間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謂自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然爲律詩。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笋徑。苔色拂桑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酥釅今日醉。紬帙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則其兩疊者也。

晁迥法藏碎金。秦人帶劍。彼人相笑。人當作楚口口。

楚郊敖。左氏則名之麇。公穀則名之卷。司馬遷則名之員。其名之也且如是。其跡安可信哉。

李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魯直和和甫得竹云。陰雨打葉時。曲肱自宴息。心遊萬物初。何處尋轍迹。竹雖一草一木。而二公賞詠乃如此。因知不可一日無此君。非徒一時語也。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娓娓不盡。予嘗欲學作一篇。自顧淺陋。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陶弼詩。冬日喜許陟見過云。扁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南皆洞庭。案五嶺橫列於虔林桂道之間。北望洞

庭甚遠。弼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耶。大抵詩家立意貴縱奪。造語貴激昂。弼之此意。亦見一時相慕戀云耳。

晦庵語錄。或問大學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則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李子曰。知止則所謂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則所謂物格而后知至。兩者意不得以相通。不惟意不相通。其語亦不相類。蓋知止者。謂知其所止也。若知至。則吾之所當知者自至耳。且知止云者。猶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格物之辭也。知至云者。猶物格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之辭也。比其語又安得以一類推之。大抵晦菴之論。佳處極多。然窒礙處亦不可以毛舉也。學者正當反覆與奪之。若論乾卦之知至。則又別矣。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李善引鄭玄周禮注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齊宗室傳。衡陽傳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或者以爲舉子以小本文字著巾幘中。謂以巾幘如箱篋然。非也。

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翰說非是。弦則月半之時也。望則月滿之時也。逆則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日雖相別。各出之言。安知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之弦望有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遠久耳。故下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方將。猶方來。及將來也。謂不自以爲不敢妄

欺方來。必期後世追議今日之事。使言賓主風流。賢於昔日也。而張銑以爲所述不作誣誑。庶使後代以我今日爲賢。誤矣。

衞國風碩人手如柔荑。音啼。毛傳云。如荑之新生。正義曰。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又邶風靜女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毛傳云。牧田官也。荑茅之始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共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又文選郭景純游仙詩云。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善曰。掇。拾也。丹荑。亦芝也。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又顏延年和謝靈運云。倚岩聽緒風。攀林結留荑。尙曰。留荑。香草。緒風。相續不斷之風。善曰。楚辭。畦留荑與揭車。王逸曰。留荑。香草也。又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云。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荄。銑曰。荑荄初生草也。又梁邱遲希範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云。輕荑承玉輦。細草錯龍騎。良曰。荑草之初生者。又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心契九秋幹。目翫三秋荑。銑曰。九秋幹。松之類。荑草之類。又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云。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銑曰。荑。嫩枝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荑與稊音義同。又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王輔嗣云。稊者。楊之秀也。疏云。稊者。楊柳之穗。已上諸說。大抵以爲草木之始生者。皆得謂之荑。而應劭風俗通乃云。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近世淸上翁蕭亷卿辨之。以爲荑者芽生纖嫩可愛。手指纖柔。亦如荑之初生可愛。非取荑之脆折而不柔也。應說爲非。然細考之。應固爲非。而蕭亦未爲純是也。手如柔荑。本謂如初生之草。而應以

爲茅始熟中穰似無所據而蕭謂非取萇之脆折而不柔則是過論也應說曷嘗有取脆折之意乎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楊倞注云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貴而能盡其欲也楊說非是荀卿本勸學者使純一而無雜言其致好之者謂其好學之極者也致好之則譬如目之於五色耳之於五聲口之於五味心之有天下之富所以承上使目非是無欲見也等語故其下文繼云是故權利不能傾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如倞所釋則前後之文舉不類矣倞又云學成之後必受貴而盡其欲也此尤害理覽者自當見之

蕭氏公論載魏書郭祚謂李彪曰爾與宋弁心交豈能饒爾而獨怨我乎此則今人所云饒你饒人之所出也饒優也李子曰饒者相寬假之意今世俚謂假寬前人則爲與墜田地此甚有理

子貢方人或云以他人比方人或云以己比方人又人者或今人或古人皆得言之

李賀雲裾數幅踏雁沙謂裾似雲步似踏涉之雁也或云沙當作紗衹言裾之長也

張平子二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豕陊多注云陁崩也壞也陊落也賦又云河渭爲之波盪吳獄爲之陁雉堵注云陁堵崩落也賦又云既定且甯焉知傾陁雉左思吳都賦云其於珍

賂則云精曜潛頹。古迺切物列隊直氏山谷劉達注云。晢者。言其有如晢攡而隊落山谷者。然則陁字。或音豕。或音雉。隊字。或音豕。或直氏反。皆崩壞墮落之謂也。

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日不知疲。應瑒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燕集詩。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左太沖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縲。對圭甯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縲。對圭甯肯分。案魏志云。文帝爲五官中郎將。瑒爲文學。瑒爲不文學。則必非碌碌者。而靈運之文章。沈約稱美。以爲江左莫及。二君製作。必不剿掠前人。然瑒則全用子建語。靈運則全用太沖語。何也。當是愛賞之極。時時諷詠。不覺誤爲己有耳。謝詩復云。惠物靡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之中。押兩人字。在古雖有此體。終不免爲疵類。此豈率爾而爲之耶。陳述祖德。固無率爾之理。是又何哉。

左太沖詠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自葉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詩又云。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鄭玄禮記注之曰。負之言背也。李善以負爲背。其義良是。然亦不必援引鄭玄語也。負郭。大槩言其靠城郭爾。

孫子荊陟陽侯亭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又左太沖詠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李善同注云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啐蒼憒切然則咄嗟者驚嘆之謂也或改石崇傳咄嗟而辦爲啐嗟而辦者強爲說耳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伫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謝靈運與從弟惠連詩云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悄汀曲舟已隱東坡既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文章氣焰天機所到雖云古今一轍至其寫手足之愛道遠離之苦千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鼻此豈眞有物以觸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者人易爲之感動耳

顏延年荅鄭尚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古人之文類此者不可以枚舉大概古人爲文主意而不主辭辭散漾意至則已今人之文專以辭爲主少不緊密則其嗤點立決太苛求備太甚是以文彩煥發觀之可愛而氣質萎索了無餘味也

謝惠連獻康樂詩云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善曰楚辭陶嘉月兮總駕擥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又靈運酬惠連詩云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濟曰言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然陶之一字本出檀弓子游之語子游曰人喜則陶陶斯咏陶自暢說之意而康成之注以爲鬱陶非也

陸士衡赴洛詩云親友贈予遒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擁手咏嘆結遺音以陸詩言之則解當音佳賈反自爲從己字也或音胡買反其義雖通然終不若前音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壤漏山河。絲泪毀金骨。蓋謂事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而李善指邪讒之人。似不類也。案家語。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此詩當云含滿覆。而謂滿欹者。又明遠之誤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闌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闌風二字無出處。偶讀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遘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翰曰。闌暑夏末暑氣闌也。闌風當此語。謂風闌盡。將變而爲涼也。一本闌作闌。古字通用。

杜牧皇風詩。迮(音嘖)蹊巢穴盡窒塞。禮樂刑政皆弛張。弛當作施。

古人文字多實口。後世不可援以爲例。古人胸中有全學。筆意所到。隨即發見。故無奇無俗。舉皆混然。吾學未力。吾業未精。苟復曰古之作者。尚未免淺陋之病。其在吾輩。何所不可。有若然者。眞所謂不知本者矣。張平子南都賦。其說廚膳則曰。酸甜滋味。百種千名。退之之詩。亦有蝦蟆跳過僻兒落。及偶上城南士骨堆之句。諸若此類。又豈可以爲例哉。

草亦稱林。楚辭曰。游蘭皋與蕙林。又陸士衡招隱詩云。結風伊蘭林。蘭蕙皆草也。

阮嗣宗有詠懷詩十七首。宋顏延年梁沈約爲之注。三百五篇之後。詩之有注者。當始於此。

國風方秉簡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爲外籍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既以盡其交結往來之歡。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棄掾逸

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謝靈運越嶺溪行詩云。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又南樓遲客云。瑤華未堪折。蘭苕亦萎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凡此一本於詩人之意。乃知後世折柳寄梅。未必眞有實事也。

詩采苓篇云。其義以爲吾將采苓於首陽之巓。人或爲言此山之有苓也。當遽往之。亦無苟信。斯人之言。爲有苓而遽往之。必審其實有。而後往之可也。人或爲言此山之無苓也。當舍之哉。舍之哉。亦無苟然。斯人之言。爲無苓而遽舍之。必審其實無。而後舍之可也。如是則人之爲無實之言者。何得而至於前乎。苟猥也。人之爲言。復言之者。上句通言言有無者。下句言爲無實之言者。此詩指切晉獻公聽人之言。虛亦信之。實亦信之。故序謂好聽讒言。鄭以苓之有無爲似是而非。乃贅辭也。於本旨甚不緻密。

班孟堅論六經曰。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原。考之班氏之說。俱爲未允。獨以春秋爲信之符。似可附著。然其意亦未能盡。大抵詩之教主於溫柔敦厚。則詩近於仁也。書長於政。爲政者惟斷乃克。則近於義也。樂的爲物也。廣博易良。而入人也深。則樂近於智也。春秋屬辭比事。可筆則筆。可削則削。所以明示萬世而無惑。則春秋有近於信也。今固以樂爲仁。以詩爲義。以書爲智。而又以春秋斷事爲信之符。則俱誤矣。

曹彬伐江南還。人見以牓子進曰。句當江南公事迴。此舊說也。宋實錄避高宗諱。遂改句當爲幹當。而東

都事略則曰但奉敕江南幹辦然句當則本語也新唐盧文藻盜庫財高宗以職主幹當自盜罪死諫議大夫蕭鈞諫上詔原死予以職主幹當語亦止是句當字子京喜新奇故改之耳

書皋陶謨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孔氏以爲翕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史記夏本紀亦載此言曰翕受普施然則敷當訓普不當訓布

自反而縮吾不惴焉吾不惴焉者謂不使之恐懼我也古人爲文有此等語今詎能容爾耶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侅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猶侅也侅九委反鄭以費爲侅侅即違拂之意謂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過庭錄說費即顯也讀如惠而不費之費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爲闇然而日章意口雖隱而能顯云爾康成則全屬上文故獨明隱操而改其字過庭則兩屬上下故推廣隱德而倒其語費實費用今改讀拂音而訓之爲侅中庸本無此義君子之道費而隱不言隱而費又何以爲闇然而日章乎二說俱不得其實晦菴謂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首下章而爲之說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若晦菴之說是眞得子思子之旨者也易曰神無方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理蓋與此同之

陳師錫詩云溪門寂寞無人到只有清風獨自來楊萬里詩云越王歌舞春風處今日春風獨自來皆本

於李白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宋齊邱化書德化中說聰明曰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善本出於人皆作出於一人止較一字意思迥異今俗本皆脫此字

老杜詩自高古後人求之過當往往反爲所累如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謂爲藩鎭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謂爲縱橫由婦人曲直在小兒如此等類豈足與言詩耶

王淳南先生謂韓退之送李愿序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多卻於字予思之此亦不妨前史多書其爲人云云大抵爲人云者謂其平生行事耳下於字其字自不必校文至於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況文章之工拙初不在此乎

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云以此四獸爲軍陣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疏云招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蓋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又云知招搖在北斗標端者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案此搖光卽招搖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爲首標以下爲端也又云急

繕其怒者。此兵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李子曰。案諸星經。無有招搖爲搖光之文。但云。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欲與天棟。梗河北斗相直。則胡當來受命於中國。入氐三度。去北辰四十一度。又云。梗河三星。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然則斗杓主所建之方。梗河主天子之鋒。而招搖在北斗梗河兩間。又主四夷受命之象。則是北斗一座七星。招搖一座一星。梗河一座三星。三座併以書於一旗之上。而高張於四獸之中也。所繪者三。所呼者一。何也。招搖一星。不能單書。梗河三星。雖單書亦難邊曉。而三座之名。又不能以併舉。故併繪三座。以詳其狀。獨稱招搖。以略其名也。不然。則招搖必搖光之誤云耳。鄭求其說而不能得。乃徑以招搖爲搖光。是亦未足憑也。又以急繕其怒。爲堅勁士卒之怒。是又誤之甚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以行爲行軍。則其說良是。然以怒繫士卒。則過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此安可以士卒當之。蓋怒者威也。事有儀則。故曰威儀。神明其德。故曰威靈。是故天子之事也。夫所謂急繕者。在夫一動一舉之間。常居有所警戒。急繕威猛之容。務使進退悉法度。左右無口於部分耳。言急則不敢慢也。言繕則若繕修然。則訓急爲堅。改繕作勁。此果何等語耶。

晉書天文志。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又七曜中引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又雜星氣中說妖星。其三曰天棓。謂爲天子先驅者。恆星也。謂爲歲星之精者。歲星主福德。流而爲天棓。則吉凶特未

定也。謂爲妖星。則專主災異矣。夫爲星者一。而爲說者三。豈星家各自爲名。而各自爲占耶。不應天星一座。而善惡如是之頓乖也。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之五

李白詩。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媟矣。至云。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若此等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孫。

詩人多用王粲依劉事。案傳記所載。粲避亂依荊州劉表。表以兒寢。不甚禮焉。是其於賓主。俱不得爲美事。然後人承用不改。可笑。

司馬温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雨不成遊。布路歸。逢花植柳倍依依。於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誤。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無人校讎。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爲誤也。

阮籍詠懷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謂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壽春。善曰。孟康漢書注云。舊名江陵爲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東坡論三楚。亦據孟氏爲正。案史記。楚之先熊繹。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至文王熊貲立。始都郢。其後昭王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最後考烈王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今翰以楚三徙都。謂其所都爲三楚。似可通。然數之以三者。非指其都。蓋主其地也。翰捨地取都。又不論東西南之別。則大與孟說左矣。又稱昭王北徙都。而翰謂北徙鄂。豈謂鄀卽鄂耶。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理考之。則孟說良是。

太白詩寄遠云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又云念此送短書願同雙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爲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代內云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寄內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笑絕瑤華音答元丹邱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與我忽飛去酬岑勛云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禽鳥寄書見意其原出于蘇子卿上林鴈及漢武帝故事蓋以爲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鳥之疾願託勁翮猶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是故詩人性情言嘆不足之餘旨也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石林先生引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察當爲殺字之誤此說非是孟子之意以不能其大而謹其小謂之不知務非以論隆殺也禮之隆殺自各有所宜當隆而殺固禮之失當殺而隆又豈禮之得歟察之爲言正類而問無齒決之問不煩更改本字

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沈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爲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而石林乃云今歷家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說左矣沈詩止述南北風俗之異及夫遠客思歸之意今以爲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見之僻耶

柳公權與文宗聯句。文宗云。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以爲君臣用心太偏。俱爲未得。乃續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及四方。則其意足矣。一本云。一爲居氣移。苦樂永相忘。願言施此心。清陰及四方。此其所傳。視前本劣矣。

過庭錄云。孟子辨孔子於衞非主癰疽。是矣。而引彌子謂子路曰至有命。不知此語亦好事者之爲之也。孔子不以衞卿之故。而主彌子。雖三尺童子。其猶知之。子路乃聞其言以告。是疑孔子之或從也。孰謂子路不知孔子乃如是乎。李子曰。子路以所聞告孔子。直以其言告之耳。非以有疑而卜其從與否也。今夫人因其所遇。以彼言而語此者多矣。其聞亦自有以卜之。亦自有以直之。豈必其皆有以卜之歟。過矣此論。置之可也。

天池田氏室呂。病寒。日昔率取十數石以燔之。迭著懷中。少選須臾易。不爾即內疔絞不可任。平定趙氏室尙。病熱。日昔取十數石以冰之。迭著懷中。少選須臾易。不爾即內煩慘不可任。田氏子姻婭。趙氏子往還。人之稟賦。既自千萬。所感所變。遂至如此。醫家者流。診候之際。苟一切以同之。則中間天閼者。曷勝數耶。

子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坐。坐客談詩。或曰。必經此境。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在中下言之。彼其能者。則異於是。不一舉武。六合之外。無不至。到不一捩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謂之才。才也者。猶之三才之才。蓋人所以與天地並也。使必經此境。能到此語。用其爲才也陋矣。子美詠馬。則云。所向無空

闊。眞堪託死生。子美未必曾跨此馬也。長吉狀李憑箜篌。則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惟其不經此境。能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爲子美。長吉所以爲長吉。一坐爲之嘿然。

李白留別宋十六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齊眉字必別有所出。若用孟光事。則全不成語。

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疏云。它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晦庵曰。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晦庵語錄又曰。何有於我哉。此語難說。是聖人自謙我不曾有此數者。南軒曰。汳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於文義爲順。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疏與述而同。更無別說。晦庵曰。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錄又曰。問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此說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說語。一以爲上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聞之南軒曰。此章觀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克實則聖矣。李子曰。於我何有哉一句。凡有四說。其一鄭說。淺陋不足論。其二晦庵云。謙而又謙之辭也。說似顯而幽。且如前三事。夫子過謙以爲不敢當。已涉迂疏。如不爲酒困。夫子曷嘗爲酒所困。而自謂不敢當乎。又於子罕篇言事愈卑而意愈切。如事公卿。勉喪事。猶不得卑之。如父與兄。庸安得謂之卑乎。

晦庵自量其說不宏。故於問答之際。既謂此語難說。又云。義皆未得。熹今聞之。其三語錄最後說云。於我何有。此說似純而駁。所謂於我何有者。猶云於我何難耳。意者謂不爲酒困等。皆所當行之事。吾行所當行之事。則於我又何有哉。此似有理。然施之於子罕篇或可通。若施之於默而識之。則理又相違矣。其四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似是而非。據呂氏意。當謂孔子謂我祇此是耳。南軒既從呂說。於述而篇。略爲解釋。復於子罕篇。深致其意。晦庵語錄所舉第二說。卽呂說也。晦庵舉之。而不與之者。亦以與己頗異故也。以予觀之。呂說雖云近理。其實不能盡理。朱先生謂此爲過謙之辭。詳呂意。亦以此爲謙辭。過爲謙退。自聖人之常事。但於謙退之中。言動各自有主。初不敢以一切論也。據此雖主謙辭。亦主諸弟子有之。蓋謂有人能爲此等數事足矣。在我更復何求。猶俚語曰。恁麼儘得。我更要甚。夫聖人之道。如登天然。於此數者之外。大有可爲之事。而孔子謂如此足矣者。疾時人於數者。皆不能以行之也。

聃。字。韻注他酣切。耳漫無輪。又老氏名也。耽字。韻注丁含切。耳垂也。又好也。樂也。今畫塑家作老子像。輒長其耳。或以過項。或以被肩。甚則至有爲數尺。而以兩手承之者。是則不得號爲老耽也。然古今傳聞。並作聃而無爲耽者。獨畫家爲之長耳。垂至以兩手承之。蓋世俗無知。喜爲怪誕。以老子上聖。當有此奇表云爾。按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則此說又異矣。古人以謚易名。取其平生所謂善惡以爲目。必不取其相表妍媸短長也。今老子謚之爲聃。不知謚法果主何義。豈非謚法不專於善惡而

又兼以狀貌目之耶。史載老子名耳。韻注老子名聃。吾意老子或名耳。或名聃。而聃之名行於世。當時史書所錄。不見聃名。唯見耳名。故司馬遷定名爲耳。而以行於世者爲之證也。

王羲之蘭亭詩。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須參差。適我無非親。陶淵明雜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趣。欲辨已忘言。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作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決。差訪季子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瀟灑。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柳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云。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眞源了無取。忘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予謂四詩同一機杼。予所謂機者。非章之機。直天機耳。

于令升晉武革命論云。內禪體文德。外禪順大名。內禪一出於心。外禪勢不得已云耳。而謝靈運以無兵戈有翦伐當之。義雖相近。亦自不必兵戈翦伐論也。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二先生解養音去聲。誤也。上言無野人莫養君子。養固去聲。此言同養公田。公田何待野人供養乎。止合作上聲讀之。養則種蒔也。今人謂治田爲養種。未聞有供養云者。

後漢杜林傳論曰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人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誤矣順字當作信此非范誤後人傳寫者之誤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辯等成身則貴乎美稱辯等則貴乎易別漢賈徽字元伯而其子逵字景伯晉王羲之生五之父子之嚴而如是其瀆則亦偪乎近世縉紳之家多用一單一複使昭穆互見雖年世寖遠不相糅雜法似拘而意則通事似疏而理則密誠爲得也或者有以名繼姓若管鮑牛斗馬晞驥殷獻臣之類如倡優家兒此殊爲可鄙也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台卬我吾五者一也而於一二句之內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身心從異輕重之辭

蘇子瞻紀游五百言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蜀人趙次公字彥材注云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廣韻音鹿朗而茫字則上聲之莽去聲之漭皆不收不知先生用之所出以俟博聞案莊子適茫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茫蒼並仄聲前人詩句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蒼茫蓋本莽蒼但以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何足致疑

前漢董仲舒傳制曰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廊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案後漢百官志武帝選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掌宿衛侍從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文穎以巖廊爲殿下小屋必牽於此殿陛巖室而爲之說也因殿陛巖下作室自是武帝

時事堯舜豈復有此。且殿下小屋何與於巖穴。說誠誤至於晉灼謂爲巖峻之廊。亦未爲得也。堯舜時茅茨不翦。土階三尺。亦豈有所謂巖廊者哉。然師古以晉說爲是者。特以其隨文解釋爲近之耳。其實於義爲乖。吾意漢制巖廊之語。當從爲堯舜之時。世質文淳。雖三尺之階。已得謂之高明。故云巖廊也。東坡詩。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單飛。蓋出於阮嗣宗詠懷云。寧與燕雀辯。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莊子至樂。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謂條達而福持。福當作幅。木之有餘。其氣足以達之。布帛有幅。在人足以持之。

褚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尙巴西公主。王儉母武康公主。又尙陽羨公主。齊高帝既受禪于宋。淵儉以佐命功。進爵增戶。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邨國家。詳點大意。遑邨國家。當作遑邨婦家。然後上下意完。直云國家。不惟意斷。語亦太露。必後人傳寫之誤。

宋武大明六年。策秀才於中堂。揚州秀才顏法對策曰。源清則流絜。神聖則形全。神聖當作神勝。

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釋文行如字。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己。則音下孟反。二字旨意果同音否。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先王之遺文。能行已上諸事。卽在身之行去聲也。治以爲論。孟。此三字。皆當從下孟反。

靜言庸違。靜言安靜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庸用也。書中庸字皆爲用義。言則甚美。及用之則常自違之。

後漢光武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南頓君名欽。雖見於光武紀。而此論初無有也。此論方敍南頓君事。而遽以稱欽。則欽謂誰乎。止云君異焉可也。

葛稚川西京雜記。或問揚子雲欲爲賦。何如。子雲曰。賦讀千首。乃能之。以予思之。亦不待如是之多也。果擇其古今健筆。可以爲法則者。得百。能熟誦之。足矣。古今之學者。每相與語曰。賦百詩千。若謂讀賦千首乃能爲之。則學者當云賦千詩萬。文章雖難事。那有此理。

元稹苦樂相倚曲云。漢皇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喻旁人。緝綴疵瑕遣讒說。後云。自首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揮解。苦樂相尋晝夜閒。燈光那得天明在。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爲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爲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限人。詩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雖借班姬以命意。褒貶初不主姬。然謂姬曾排擯無限人。則誣亦甚矣。案漢書。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倢伃力辭。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又嘗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倢伃。又趙飛燕姊弟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呪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廢黜。昭臺宮。後姊謁等

皆誅死。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婦人中爲人如倢伃者。古今罕儔。曷嘗有排擯之事哉。文人貪爲誇辭。執此忘彼。救一失一。若是者不可勝數。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

退之詩。和盧雲夫云。閉門長安三日雪。推詩撲筆歌慷慨。王昌齡詩。秋山寄陳讜言云。感激不能寐。中宵時慨慷。慨口蓋切。慷音康。二字見文選。云。中矯厲而慨慷。

公孫丑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者。親比之比。比化。謂親其死者。口釋爲及亦通。謂比及變化銷鑠。晦庵解比爲爲。竊所未喻。

荀子正論篇。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又非十二子云。飭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裒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裒與譊同。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狂險之行也。瑣謂姦細之行也。說文。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大司樂云。大傀異哉去樂。鄭云。傀猶性也。晏子春秋曰。誇言傀行。自謹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嵬當爲傀。義同五每反。口彼反。李子曰。嵬固爲高不平。然以嵬配瑣言之。乃細碎之義。故謂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嵬正當同猥讀之。案韻。嵬五罪反。猥。烏賄反。其在十賄中同也。古人用字寬。雖它韻猶得叶。況一韻乎。且朱象。非有過高之行。不當以險爲譏。謂猥瑣蓋得其實。猥瑣者。鄙猥瑣屑云耳。故至今謂人蹇淺卑汚而不

能自立者皆爲之猥瑣。楊倞又引周禮傀字說之贅矣。又一說。嵬太高。瑣太卑。義亦通。然非朱象所得言。

温公詩。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飄然一烘塵。山川究如舊。多少未來人。舊傳云。多少未歸人。然公又有逍遙四章。其三云。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似舊。萬物各爭新。詳後詩意。則前詩作未來人爲正。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如規所言。則利害在於羣臣。而無繫於其君。正當云。國者舟也。君者乘舟者也。民者水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羣臣其檝棹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於其君矣。不然。止當削去羣臣乘舟一句。語意自通。

筆談云。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於乘除。惟增乘一法稍異。其術多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除欲九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予因存中此說。乃悟算術無窮。存中去今尚未遠。特著此術於筆談中。是必前未有以爲新奇而纂之耳。然今之算家。自以此法爲九訣。則不以爲增乘也。若增乘者。尋常唯求如積則用之。其左右上下。各宜位以相繼乘耳。與九歸絕不相類。

孟子。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蓋時子因陳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孟子無以語之。或陳子適不在側。既而陳子又以時子之言告孟子也。觀其文勢義自可見。趙氏謂時子因陳子使告孟子。其意固顯。但其文謂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則是自告之也。非使告之也。若使陳子告之。當

云。時子因陳子使以告孟子。今直云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其爲先已自告。無可疑者。

又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趙說謂自不隱其賢。意旨頗乖。祇是不蔽賢才耳。惟欲其進也。能不蔽賢。故於其退也。能不怨不憫。

史記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又云。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應劭曰。眩相詐惑。從應說。則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之亦通。張平子西京賦云。奇幻儵忽。易兒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此正指眩人之屬。列子稱四極之國。有化人來。亦此類也。

李長吉詩編金銅僊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五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奉露盤僊人。欲立置前殿。案通鑑云。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鐘簴駝銅人承露盤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灞城。二說年載不同者。青龍止有四年。無五年。其五年。卽景初元年也。長吉言五年。當是據未改元時言之。長吉又云。宮官既折盤。僊人臨載。乃潸然泪下。此未必實。設其事實。亦無它利害。祇爲異事耳。通鑑不取。良爲得體。

蜀志。劉焉傳評曰。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相者事本傳及全書俱不載。而遂以引論。似疏。

檀弓上。孔子合葬于防云云。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石林先生疑此事云。墓之崇纔四尺。葬之日雨至而崩。何如是之簡也。既

崩而不得修。將遂仍之可乎。又謂葬不旋踵而崩。崩又不得修。其何能久而識之乎石林之疑。誠有由來。然其墓新封。遇甚雨而崩。初亦不足訝也。本不足訝。而孔子爲之流涕者。其意必以爲葬貴堅固。窀窆甫畢。而有所摧剝。中心戚焉。故不得不爲之泫然也。且弟子所謂崩者。夫豈謂陷壞而無餘哉。但舉其土封少少摧落耳。孔子所謂古不修墓者。夫豈謂墓壞而不許重修哉。但謂窀穸之事。欲其安穩一定。毋或苟簡。而使至於重修耳。後人因其弟子有墓崩之語。便爲防墓墮壞而無餘。因孔子繼有古不修墓之語。便以爲古者墓壞則不得重修也。誠使防墓大崩崩而不許再修。則是孔子非孝子。而古人教人之忘其親也。無乃悖理甚歟。庾蔚又以爲防守其墓。備擬其崩。孔穎達雖破蔚。終執舊聞。皆昧夫雨甚土落之義。而強爲辭也。余悉不取。

莊子曰。道術之爲天下裂。又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道術云者。謂衆人之所由也。故從所由言之。則道卽術。術卽道也。若從大小言之。則道固不得以爲術。術固不得以爲道也。趙岐序孟子云。治儒之道。似不成語。

莊子山木篇。少私而寡欲。或思字誤。少思寡欲。固老子語。然私之一字。亦不爲無理。

馬季長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季長謂龍吟水中。不見羌人。羌人故得截竹吹之。以效其聲。而文選音注。大與此別。不見之見。音胡鍊反。張銑注云。龍吟水中。不見其身。李善注云。已謂龍也。皆謂在水中不顯現其身。實違馬旨。

離爲火爲日爲電自是文明之象皇極經世不取附著之說當矣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文彩著見之意王以附著爲主蓋古說

東坡云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以四萬斤開楚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爲何往者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其復歸山澤也耶李子曰人雖號爲大聰明者亦必有所蔽夫金古多而今少自是今世糜耗者衆東坡乃謂寶貨神變復歸山澤此亦與顧愷之謂妙畫通靈何以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敬齋古今黈

附拾遺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李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C六二九四

張